

China
Spring

No. 29 NOV. 1985

中國之春

十一月號

總 29 期

未來十年 留蘇派與留美派的搏鬥



李鵬 留蘇派 掌權
是中國最大的災難



黨代會：兌掉車馬的鄧、陳殘棋

鄧小平與里根的第二次革命
鄧小平：我死之後再放魏京生！

● 回憶傅申奇
統戰密件的震盪

《人物專訪》

■ 台灣清華大學理工學院院長
沈君山 要學吳文嘉
談—— 莫只捧胡娜

《本期專題》

多元民主
社會的思潮
與政體 (三)



●重要預告●重要預告●

下期公佈徐文立的獄中手稿

下期中國之春將公佈徐文立獄中所著的「我的申辯」。當年，劉青的「獄中手記」震動西方；今天，徐文立鐵窗內的「我的申辯」將震動整個世界！

徐文立是北京之春和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著名民運領袖，被無辜判刑十五年，今年，是他鐵窗生活的第五個年頭。

在極為艱苦、危險的條件下，徐文立在獄中寫成了十一萬字的「我的申辯」。「申辯」句句控訴，字字鏗鏘！經過北京市公安系統同情民運的人士冒險協助，徐文立的手稿最近轉到了中國之春編輯部。

「我的申辯」使您撥開北京的宣傳迷霧、洞察社會的深層和法治的現狀；

「我的申辯」助您了解新一代民運人士的成長歷程和被捕民運戰士的思想情操及鐵窗生活；

「我的申辯」喚起您變革專制制度的激情。

「我的申辯」是不可多得的寶貴文獻，請您一讀！

鐵窗內的珍貴文獻請您必讀

●重要預告●重要預告●

☞ 迎接中國民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 ☞

大會籌備處募捐呼籲書

親愛的僑胞、讀者們：

中國民聯在艱苦的條件下已堅持了兩年，現已發展成有數十個分部、支部、小組、聯絡站的、遍及全世界的民主團體。今年年底，中國民聯將召開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總結民運的經驗教訓、制訂新的民運策略，健全民運團體。

出席中國民聯世界代表大會的代表很多是留學生，旅費和食宿費全賴各界捐款協助。為順利召開這次大會，我們呼籲各界解囊相助。

您的捐款，可獲減稅。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亦歡迎您與我們聯絡。

凡捐助者，我們將致以感謝狀，歷史將記錄下您對中國民運的貢獻。

中國民聯二大籌備處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專門鞭笞社會黑暗面、為民請命的中國大陸著名作家劉賓雁，七月十五日在人民日報記者部的例行會議上，正式宣佈退出文壇。

劉賓雁封筆的消息，像一顆炸彈，震驚了中外文壇。寫作就是作家的生命，這位有「劉青天」之稱的作家之所以作出罷筆的痛心決定，乃因他的作品最近連遭封殺。面對這種局面，他控訴般地說：「豈止是失望，簡直是絕望了！」

去年年底，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強調了創作自由。作協副主席王蒙在閉幕式上更大膽地預言：「社會主義文學的黃金時代到來了！」一時間，海內外北京控制的宣傳機器開足馬力，歌頌「



要爭的是發表自由，不是創作自由 ——論劉賓雁退出文壇

英明」的黨中央，歡呼「黃金時代」的來臨。但喧鬧歡呼聲尚未消失，劉賓雁退出文壇的聲明，就宣告了「黃金時代」胎死腹中。

為什麼劉賓雁悲憤地退出文壇？讀一讀胡耀邦今年二月「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就會找到真正答案了。胡耀邦在該篇講話中，宣佈了一條對作家來說簡直是致命的絞索：可有創作自由，但無發表自由。聽聽胡耀邦的話吧：「作家當然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我們的刊物、報紙、出版社的編輯部也可以有所選擇，有權決定發表或者不發表某部作品。」讀到這段妙論，再回味一下作協四大上皇恩浩蕩的「創作自由」，頭腦清醒的作家能不感到被愚弄嗎？

自古至今，哪怕是在四人幫當道的最黑暗的年月裡，作家和人民都是享受着創作自由的。人們可以自由地寫，什麼都可以寫，但寫完鎖到抽屜裡就是了。創作自由，本來就是用不着恩賜的。

作家需要的，不是創作自由，而是發表和出版的自由，是允許作品與讀者見面的自由。劉賓雁的幾部作品，就是在「有創作自由，但無發表自由」的殺手鐮下，慘遭封禁的。今年三月，劉賓雁在「開拓」雜誌創刊號上，發表了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該文描寫兩個直言敢諫的政治狂人，一個是一九六三年上書批評毛澤東的陳世忠，一個是文革中兩次炮打張春橋的倪育賢。劉賓雁在文中，對這兩位

政治狂人有別於雷鋒的「第二種忠誠」，進行了肯定。此文遭到主管宣傳的黨官僚的非議。「第二種忠誠」的續篇，尚未印好，即遭明令查禁。刊有其目錄的「開拓」雜誌第三期封面，也全部成了廢紙。曾在作協四大上高興得不能自己而到處握手言歡的「劉青天」，又怎能不繼失望而絕望呢？

劉賓雁封筆的事件說明，作家真正需要的，是不受干涉的發表自由。歷史的教訓使我們認識到，要保障發表自由，文藝界必須實行法治，結束人治和黨治。實行法治，作家和當政者都會受到法律的保護。首先，國家應完善關於誹謗罪的法律條款，要求作家對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負有法律上的責任。捏造事實、故作

誹謗者，被害人可循法律途徑起訴，違法者判罪。如此，量作家不敢任意「攻擊黨的領導。」另一方面，國家也應制訂懲罰破壞「出版自由、言論自由」的法律。說來奇怪，儘管我國憲法中素來列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條款，但從未見任何人因侵犯這一條款而受罰。反之，違循了「言論自由」的原則，說了幾句公道話而被打入牢獄的，却不計其數。為此，有必要制訂相應法律，對踐踏「出版、言論自由」者，繩之以法。還應指出，文藝界要實行法治，則必須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必須獨立於黨的領導和行政部門。

如果不結束文藝界人治和黨治的狀況，「黃金時代」是永遠不會到來的。

最後，我們也願向作家們進一言。建國以來，中國沒有產生「靜靜的頓河」、「古拉格群島」那樣劃時代的作品。專制制度固然為其主因，但中國作家們亦不能完全推卸責任。中國作家中，像劉賓雁和蘇聯索爾仁尼琴那樣有骨氣的漢子太少了。劉賓雁有一句名言：「高壓可以使某些人變成粉末，却使另一些人成為鑽石。」悲慘的事實是：在專制的高壓下，多數作家成了粉末，更有少數人成了專制者的附庸，變成鑽石者却寥寥無幾。索爾仁尼琴也有一句名言：「偉大的作家是第二政府。」他就是用這種責任感從事創作的。但中國的作家中有幾個敢獨立於現在的政權呢？作家們，是挺起脊樑骨、爭取發表自由的時候了！

廿九年前，年輕的共產黨員劉賓雁，為了愛護黨、糾正黨的缺點，發表了「本報內部消息」一文，獻上了他對共產黨的「第二種忠誠」。因此而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廿九年後的今天，當他獲得平反，提筆謳歌這「第二種忠誠」時，又遭到冷酷的戒嚴。一個諱疾忌醫的黨，其前途可悲矣！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雜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二十九期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總二十九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ending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社論

3 ■要爭的是發表自由，不是創作自由

——論劉賓雁退出文壇

讀者·作者·編者

6 ■一語中的·勿尋求政治庇護·致王思蜀先生·敬答于中強·無

獨有偶·難兄難弟·走得最近·致登安先生·等(大陸留學生)·高康等

特別報導

10 ■中國未來留蘇派與留美派的大搏鬥

——論李鵬留蘇派接權是中國最大的災難(國內)董旭生

特別專題

對中共統戰密件的迴響

17 ■姜敬寬博士談：「中共應該言行一致」

19 ■司馬璐先生談：「滅頑打民、拉國孤蔣、聯外爭美」

22 ■陳慶教授談：「中共密件不足為奇、台灣朝野應建共識」

(本刊記者·中國大陸留學生)柯力思

24 ■和談要有誠意(旅美台灣作家)劉添財

26 ■你們這樣做不利於黨外(台灣留學生)黃祥文

26 ■應該譴責誰?(中國大陸留美研究生)龐水濤

民運報導

27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31 ■中國民聯內布拉斯加州暨林肯市聯絡站成立聲明

31 ■中國民聯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成立聲明

31 ■中國民聯費城聯絡站成立聲明

32 ■誓要跑到終點的人——我所認識的傅申奇(上海)顏汝平

36 ■鄧小平的情緒，魏京生的命運？

——鄧小平拒絕釋放民運人士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呂東萱

30 ■北京官方對中國民聯的新政策：「二不一上交」

改革論壇

37 ■從里根和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看法治和人治下的改革

(中國民聯)王炳章

本期專題

多元民主社會的思潮與政體

41 ■「中國式的民主」辯

(中國民聯)王炳章

42 ■瑞士民主制度簡介

(台灣研究生·美國)黃曉桃

44 ■加拿大的民主政體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李椿

編者的話

一般政論性雜誌多緊追國內的形勢，中國之春亦不例外。最近國內的同志們轉出建議：不要只是跟着中共的輿論走，要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在中國未來走向的問題上多下些功夫。做為民運喉舌，要敢于觸及共產黨有意迴避的一些問題，要敢于闖禁區。本刊認為，這項意見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期所載董旭生評論李鵬留蘇派的文章，指出留蘇派企圖「蘇」化中國的危險，就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大問題。本刊歡迎作者們多寫類似的稿件。

中共黨代會開完了。在北京控制的宣傳機器一片歡呼聲之餘，靜想一下就會察覺，中共權力轉移并未完成，權力仍抓在鄧、陳的第一梯隊手裏。對於黨代會形勢的分析，「兌掉車馬炮的鄧、陳殘棋」一文，有獨到見解。

上期公佈的中共統戰密件，引起激烈迴響。本刊專訪了數位中共問題專家，并選登了一些反映不同意見的來稿。

台灣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沈君山教授的談話，使我們了解到台灣非官方開明人士的某些觀念，值得一讀。

下期預告

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中國之春創刊三周年紀念日。為紀念本刊創刊三周年，下期（卅期）將出紀念專輯特大號。

在紀念專輯上，我們將刊登歷盡艱辛、最近剛從國內轉出來的著名民運戰士徐文立在獄中書寫的申辯書，還有徐文立戰友回憶他的文章以及徐文立在獄中寫給妻子、女兒的部份信件。

下期特大號的其它精彩文章使您目不暇顧，請您儘快訂閱本刊。

46 ■ 英國民主政體簡介（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李兆陽

50 ■ 現代兩大社會制度的對比（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呂頌

51 ■ 聯邦制與民主化（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

人物專訪

56 ■ 「且學吳文嘉 莫只捧胡娜」

——沈君山教授清風兩袖話兩岸（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柯力思

國內快訊·時評

60 ■ 外匯儲備跌至卅億（中國大陸研究生·美洲）魯迪

61 ■ 從于浩成被點看大陸法治現狀（香港留學生·美國）周旋

62 ■ 特區——中共權力開爭的重要法碼——從海南案件談起（中國之春駐歐記者）耿晨

70 ■ 逆時代的創新（國內）包致雲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68 ■ 黨代會：兌掉車馬炮的鄧、陳殘棋（中國大陸留學生）羅百林

報導

71 ■ 張信命案的最新發現（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范杰斯

72 ■ 球場內外的沉思

——中國青年女子壘球隊訪美側記（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林芳

統一論壇

74 ■ 中共在統一問題上對台灣的策略（美國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約翰遜

台灣專欄

30 ■ 台灣投資意願低落初探（台灣留學生·美國）中國強

留學生園地

78 ■ 小評罷工（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汪岷

80 ■ 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趙淮海

86 ■ 茉莉在中國——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的經驗（中國大陸留學生）徐若言

文藝園地

89 ■ 「西遊記」新續編（中國民聯）耿晨

18 ■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詩）（國內）嚴情

21 ■ 新劍恨（詩）（國內）蕭風

77 ■ 從比較中認識自己——中國人（雜文）（香港新移民）陳炯奇

96 ■ 公佈應徵草案·繼續徵求盟徽（中國民聯總部）

97 ■ 優秀作品獲獎·感謝譚純先生（中國之春編輯部）

封面

注意留蘇派的領袖——李鵬



「一語中的」

我是由南京來此的留學生，在我認識的由國內來美而申請政治庇護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不多不少，共是十三人。太吉祥了！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受過無邊迫害的知識份子。套句話說，他們對共產黨真是「苦大仇深」。但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敢像王思蜀般的，起來反抗，只希望默默的在美國留下來算了。但他們每一個人都被駁回，有的一次，有的兩次。我就把訪問王思蜀的這篇文章拿給他們看，並影印下來寄給我所得的每一個中國大陸來的人士。希望他們能由此得到省悟。

在文章裡我用紅筆把下面這段問答圈出來，因為我覺得此真是一針見血之談。

問：「很多人對中共不滿，又什麼都不敢說，什麼都不敢做，只是要求通過政治庇護悄悄留下來，他們在申請書上把共產黨控訴

了一通，以為這樣就可以被批准，你看如何？」

答：「這種人不可能獲得批准，要我是美國政府，也不會批准他們。一是你拿不出將遭到迫害的證據。二是胆小怕事，沒有胆量反抗專制，沒有勇氣爭取人權和自由。他們只想享受由別人爭取來的人權、自由。這種人，就像列寧所說的，知道自己的奴隸地位而不反抗，甘心做奴才，活該受罪，自由和人權不會由天上掉下來。」

高 康於加州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一日

勿尋求政治庇護

我是去年由上海來這裡的自費留學生。前些日子，領事館召集我們開會，會上告訴我們如果想在美國留下來是可以的，甚至暗示公費生也可以留下來。用什麼方法留下來悉聽尊便，但千萬不要走政治庇護這條路，因為這樣子，太丟國家的面子了！

想一想，國家這幾年來搞成這個樣子，領導人不但專制獨裁，而且還內鬥不已，搞得學國民不聊生，到底是我們不給國家面子還是執政者不給國家面子？現在你越不要我們走政治庇護這條路，走這條路的人也就越多。止謗莫如自修，如果中共領導人還不反省，人民遲早會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王大成於紐約八五年八月二十日

致王思蜀先生

由「中國之春」第二十七期看到你打贏了控告美國國務院的官司，成功的取得了美國的居留權。但是，您有沒有想到這樣做對您的祖國造成了多大的損害？使祖國蒙受了多大的羞辱？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是十全十美的？祖國雖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上犯了一些錯誤，使人民蒙受了一些痛苦，但，現在不是已經在改了嗎？如果不改，像您這種人又是如何會獲准出國呢？不錯，今天您拿到了美國的居留權，可以在美安居樂業，但祖國却因您而蒙到了無比的羞辱。

于中強於華盛頓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敬答于中強先生

于中強先生：

「中國之春」編輯部轉來了你的信。首先我要謝謝你的來信，也謝謝這個民主國家給我們提供了爭論不同政見的園地，這在我們的祖國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熱愛祖國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祖國和共產黨不能混為一談。三十多年來，我們的祖國受到史無前例的損害，蒙受了巨大的羞辱。這是誰造成的？你回顧一下：反右鬥爭，上百萬人打成右派和右傾份子，多少知識份子淚灑山河；三年災害，幾億人民飢寒交迫，餓殍遍野；文化大革命，整個祖國和人民遭到慘無人道的浩劫和蹂躪；「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剛開放的民主之花又被當權者無情鎮壓。你作為一個愛國青年，你心中的熱血是否沸騰？你胸中正義的烈火可曾燃燒？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應如何從共產黨的作威作福中拯救自己的祖國？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和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因為我們人類本身就不是十全十美的聖物。人類社會永遠有真善美和假惡醜的差距，世界也才能進步。但是，共產黨給祖國人民帶來的傷害，已不是一般的錯誤所造成，而是其殘酷的專制本性所造成。我不在乎一個黨派的名稱，但是一個至今不敢實行民主，不願放棄「四個堅持」的政黨，怎有希望把祖國搞好！

我雖然拿到了居留權，但却不可能安居樂業，漢代霍去病說得好：「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如果共產黨公開表示我回國從事民主運動不受迫害，保證我來去自由，我立刻會動身返回祖國去，我相信遲早有一天我會回去的。美國再好，但它終究不是我自己的家，俗語說：「兒不嫌母醜，狗不厭家貧。」我控訴的對象只是讓祖國蒙受了無盡羞辱的共產黨，我相信在我們這一代愛國青年的努力下，祖國有一天一定會重煥青春。

久托異國，昔人所悲。能和你談談心裡話，也算給了我一些安慰和體會到同胞關切之情，所言不妥和謬誤之處，還望賜正。

王思蜀九月十五日於紐約

匪夷所思

看完了貴刊在二十七期上訪問王思蜀的文章，真是大為驚奇。我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還沒聽過老百姓控告政府的事，更奇怪的是老百姓居然打贏了官司，真是匪夷所思。美國這種國家那有王法？不但是亂邦，簡直是危邦。古人云：「危邦不居」，還是趁早離開為妙，但是到那兒去？中國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天堂我已領教過了，我父親在五〇年被鬥死，母

親在六二年餓死，愛人在文革時自殺，我自己的遭遇就更馬尾提豆腐，不提也罷。

台灣這個文化復興基地的「大有為」政府，我的一個堂叔在五〇年代被警總請去約談，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談完，他的家人在社會上飽受欺凌，一個女兒還當了舞女。就是受到如此的待遇，我和我堂叔的家人們都未曾動過反抗的念頭，更別說控告政府了！因為我們都秉承著中華文化的固有精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堅決做一個統治者麾下的好順民。

兩年前，輾轉的帶了一雙兒女到美國這個「危邦」來依親。這個國家雖然沒有王法，但有一個大家都遵守的法律。只要不超越這個法律，每個人都可以做皇帝。如果超越了這個法律，皇帝也得被拉下馬。在這個危邦住久了，社會主義「天堂」和「大有為」政府我都不屑一顧了，就算我是犯賤吧！

隨信附上十元算是我對你們的捐助，希望你们能早日把美國這個「危邦」的法治精神推行到海峽兩岸。我一生沒造過反，支持你們算是破例吧！

凌吳名於加州八五年八月十五日

「讚江南與攻中共」

看完了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崔陳所寫的「江南先生印象記」，有些感想不得不發。

歷史告訴我們，具有多年政治鬥爭經驗的中共當局，在政治宣傳戰線上，是絕對不會輕易稱頌一個人或攻擊一個人的。要這樣做，他必先考慮了特定的政治目的，精心選擇好稱頌

或攻擊的對象，然後才行事的。這次，中共選擇了「中國之春」作為攻擊的對象，同時選擇了江南作為稱頌的對象，這決不是偶然的。

江南被稱為：「是個正直的愛國者」、「對共產黨寄予厚望」、「對新中國產生了感情」、「對我黨中央心悅誠服」，又說江南有「真知灼見」、「同我們是自覺地保持著一致的朋友」、「對台灣的特務統治深惡痛絕」。他「聰敏過人」、「為海外華僑做了好樣子」！代表中共官方立場的人民日報，可謂對江南讚不絕口。為什麼？原來是想借用他來：一、做華僑的統戰工作；二、要國內人民安於「寒窗式」、「有豐富充實精神」的生活；三、抨擊國民黨和台灣；四、首次在官方報紙上借他人之口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進行仇恨的「嘲諷」攻擊。

前面，中共當局說江南是如何的好。後面，中共合著江南一起說中國之春是如何的壞。兩者成對比，好叫讀者們信以為真。故此，什麼話也就說得出口。甚至連「江湖騙子」和「政治娼妓」也上了台盤。

然而近幾年來，中國人民已不再對中共的宣傳一味地盲信盲從了，因為幾十年來中共自己的所作所為深刻地教育了人民。人民從被愚弄的紗帳中覺醒出來，開始用自己獨立的頭腦反省昔日的問題，認識今日的問題，因此人民不會再被人民日報文章蒙騙，反而在自己的腦海裏，憑添一個馬尾般的「？」。

因此，本來未聽到過有關中國之春消息的國內人民，經中共這麼一罵，現在知道了她的存在，並且希望了解她在國內外究竟做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為誰做事？為誰說話？

試問，中共敢讓中國之春與國內人民見面嗎？如敢，人民就會藉對中國之春的真正了解而識破人民日報的謊言，否則，人民日報的謊言和謾罵就會不攻自破。二者之中，中共將何

所取之？

大陸留學生宗瑩八五年五月於美國

感謝陳覺文先生

我是去年出國的公費研究生。出國前，我在北京的集訓處知道了王炳章先生及以他爲首的民運人士所創辦的「中國之春」雜誌。出國後也會在唐人街翻閱過貴刊，但由於怕領館知道，一直不敢訂閱。近一年的海外生活，使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了中國實行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之迫切和必要，同時也更加理解到了你們致力於民運的舉動。今天，我從一位才結識的朋友那兒借到了一本本期的貴刊，其載文之切題與深刻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決定從現在起成爲貴刊的讀者和訂戶。

本期貴刊上登載了華僑陳覺文先生願幫助五十名大陸公費留學生、研究生及訪問學者免費訂閱貴刊的義舉。我們感謝陳覺文先生，我希望成爲這幸運的五十名中的一個。

中國大陸研究生 南佐華

八五年八月於北美

無獨有偶·難兄難弟

貴刊二十四期刊出的「中國人何時享受新聞自由」中說到，凡是任何有關中國大陸或中國共產黨的大事，都是由中共領導人先透過外國記者的口和筆，或由外國訪客透露出來。它的「喉舌」人民日報、新華社幹什麼去了？滿清政府是「寧與洋人，不給家奴」，一般百姓是崇洋媚外。想不到到了二十世紀末期，中共領導人在發佈新聞時，還不能免除「挾洋自重

」的心態。

無獨有偶，在海峽的另一邊——台灣，也是一樣。蔣經國在輿論滔滔中表態，表示不傳位給下一代。這樣的大事，却竟然先透露給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主任仙特拉·波頓聽。「中央日報」「中央社」幹嘛去了？

海峽兩岸，難兄難弟。給這般人治理，中國人的尊嚴永遠無法抬頭！

讀者劉 艾八五年八月三十日

走得很近

從近幾期雜誌來看，你們現在似乎和台灣的黨外及台獨走得最近。希望你們多注意一點。你們和他們是不同的，你們較有理性，包容量大，而且主張和立論較難擊倒，大多數人都擁護你們的。而他們則不同，我敢說十個中國人裡面有八個都是反對他們的。而貴刊經理林樵清也在「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事實」（二十五期九十三頁）一文中反對他們，並認爲他們的主張是無法實現的。既然如此，爲什麼又和他們走得那麼近？

陳登安於芝加哥八五年八月廿二日

致登安先生

登安先生大鑒：

我們尊重黨外和台獨是一股追求民主的力量。我們和台獨及黨外在很多方面可能不一致，但在追求民主這方面是沒有異議的。我曾和許多台獨及黨外人士交談過，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反對民主的。在我們和西藏的交往中，甚至達賴喇嘛本人都是贊同民主的。只要我們

在追求民主這一點上沒有異議，就可以合作。

人們常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人難以合作。一群日本人在十件事中，有九件事意見不同，但有一件事意見相同，日本人就會齊心合力去做好那件事。但一群中國人在一起，十件事中有九件事意見相同，有一件意見不同，就會整個砸了鍋，這也就是中國人難以成事的原因。別人成功之處我們要學習。如果我們處處都要求別人跟我們一致，則我們只會越搞越小，談不上包容，談不上度量，更談不上民主了！

還有，我在「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事實」一文中，並沒有提及是贊同或反對台灣獨立、台獨是對還是錯的問題。我根本沒有表態，您爲什麼幫我表態？在整篇行文中，我一直避開了這個問題。因爲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民主的問題，要表態只能由整個台灣人民表態，我們或黨外和台獨，都不能越俎代庖。我在文中只是證明台灣獨立在現階段的不現實性和不可行性而已！對和錯、贊同與反對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本刊編輯林樵清謹上八五年九月三日

葉飛建議與中春主張

貴刊廿七和廿八期社論提出了地區承包的建議，這項建議實在太好了。巧合得很，前幾天北京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人大華僑委員會主任葉飛向人民日報記者提出了建造「深圳特區華僑城」的構想，以吸引僑資、引進先進技術（見八月廿六日人民日報）。可見，中國民聯的某些建議符合中共改革派的口味。既然如此，北京沒有理由拒絕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出版、發行。但我們留學人員希望，深圳特區華

僑城不要搞什麼共產黨黨委，也不要隸屬於中共深圳市委的領導，而應像中國之春建議的那樣，把整個華僑城承包或出租出去。

大陸訪問學者王東宛九月四日于紐約

兩次流淚看「春」片

剛讀完大陸訪問學者康喬的《訪白楊有感》一文（載中春廿七期），我有幸在紐約重看了白楊女士主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一片（以下簡稱《春》片）。

我第一次看此片是在解放前夕。那時年輕，一邊看，一邊流淚，為素芬的悲慘遭遇難過，也為國民黨的腐化墮落感到無比的憤怒。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在紐約看《春》片時，也是一直流淚，但我這次並不是為素芬流淚，而是為扮演素芬的白楊流淚，為扮演王麗珍表姐的演員上官雲珠流淚。白楊和上官雲珠都是中國的頂尖明星，演《春》片時，都是同情共產黨的左派演員。然而，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又如何對待她們呢？白楊被共產黨無辜關了五年，上官雲珠在政治運動中被共產黨逼得跳樓自殺。共產黨的殘忍，甚于國民黨矣！

《春》片雖然很反國民黨，但尚能在國民黨統治區拍攝和上演，可是，共產黨給了大陸的電影工作者什麼自由呢？有幾個名演員、名導演沒挨過門，沒挨過整？

解放前夕第一次看《春》片時，我和很多年輕人的感覺是，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定要推翻的。的確，我們後來參加了反對國民黨、迎接共產黨的活動。

今日重看《春》片，我和很多從大陸流落出來的人一樣，深深感到：共產黨的極權制度

一定要改變，如果不改變，共產黨的結局可能比當年的國民黨更慘。

中國大陸新移民丁志霞八月廿五日

風雨聲催留學生

先憂天下後自樂

近幾期中國之春發表了一些探討中國問題的文章。這些文章已擺脫單純地報導內幕的傾向，並能由表及裡，針對社會及政治等問題作一些質的分析和建設性的探討，這是一大進步。你們又能轉載國內報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無疑有利于克服探討的片面性。有些中國留學生告訴我，現在中國之春更有看頭了。

說起留學生，不禁令人想起留學生的歷史和使命。從庚子賠款伊始，詹天佑等留美學生致力於實業救國救民；稍後孫中山等留日學生為振興中華而奔波于東洋列島；其後又有周恩來等留歐學生共謀富國強兵之道；近幾十年來更有李政道等留美學生在學術方面作出光耀中華之舉。可見歷代中國留學生雖身處異國，但仍憂國憂民慮華夏。念及先人之功德，今日我等留學生更應以神州為家業，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重吟這膾炙人口的詩句。翹望綿連神州的漫漫秋空，真是不勝感嘆啊！

十億之眾的中華民族，何時才能拋棄「睡獅」的稱號？

中國留學生方庸魯八五年九月十五日

書生造反

看了最近幾期的中國之春，覺得你們的理論太多了，打開來都是枯燥的通篇大論。日本讀者今井欣之助的那篇小文「中國人，小心心理論中毒！」（廿七期）真是深獲我心。你們只要把專制獨裁的政權打倒就完了，搞那麼多空的理論幹嘛？真是書生造反，三年不成。

讀者高紀平八五年八月十日

答紀平先生

紀平讀者大鑒：

很多事情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有行動沒有理論和有理論沒有行動同樣的不易成事。最好的辦法是兩者互相結合，我們現在正朝着這個方向去做。

至於說我們發空論之事，我只能以明朝顧憲林的那首詩來回答：

「莫謂書生空議論；

頭顱擲處血斑斑。」

本刊編輯林樵清謹上八五年九月五日

正是我們的真心話

我的幾個同學和朋友讀了近幾期中國之春後，一致興奮地稱中國之春文章寫得真好！你們講的正是我們在大陸無法講的真心話。二十八期中春社論「人民不是天竺鼠」寫得非常精彩，寥寥數語道盡了試驗者的荒謬和強暴，道盡了人民無可奈何任人試驗的苦處。相信它必能使更多的人覺醒起來。堅決地支持你們！

讀者漢星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這才是真正的鬭爭!!

中國未來： 留蘇派與留美派的大搏鬥



作者簡介：董旭生，是中國民聯一個北京小組的集體筆名。中國之春雜誌創刊時，董旭生為國內編輯之一，當時僅一人。後逐漸發展成一個小組，其成員多為國家青年幹部和知識份子。

論李鵬留蘇派

接權是中國

最大的災難

(國內)董旭生

下屆總理就難定了。

「田紀雲最近挨批挨得厲害，壓力很大，當總理恐怕是沒戲了。」

「總理爭奪戰還有兩年，有看頭！」
這是從計委和經委傳出的議論。

幾家歡樂幾家愁

在北京東城區的一個「留蘇同學俱樂部」裡，正舉行着週末舞會。一群五十上下（多數已五十出頭）、穿着講究的男女學者們，正在跳着嫵熟的華爾茲舞——這是他們三十年前在蘇聯留學時學會的。雖然跳舞在中國大陸被禁了二十多年，他們對往日的舞步還清清楚楚地記得。這批老留蘇學生，每次聚在一起跳舞、歡樂時，就猛烈攻擊狄司可，他們看不起狄司可，他們認為狄司可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惟

獨他們的華爾茲和探戈，才是上流社會的享用品。

的確，這班人已進入了上流社會。今晚來參加舞會的二十一名留蘇學生中，一名已當上了部長助理，十名是司局長，六名是研究所所長和副所長，剩下最差的四名，也是教研組主任和研究室主任級了。今天的聚會，就是來慶祝二人新近被提升的。

在休息時，他們喝着香檳，興高采烈地談論着。

「聽說了嗎？李鵬快當總理了。」

「老楊，你留蘇時在莫斯科動力學院，和李鵬是前後期同學，這回你又要高升了。」

「哪裡？李鵬和我僅有幾面之緣，今天人家又是副總理，攀不上嘍！」儘管這麼說，大口喝着香檳酒的老楊還是樂滋滋的。畢竟，他這兩三年連升三級，誰也不知道李鵬給他使了勁沒有。

「舒嫻，妳前年就是教研組主任了，今年怎麼沒調調？」

這是另一小堆人的聲音，多半是女的。

「你不是和鄭光迪（交通部長——編者）認識嗎？聽說你們出國時一起在俄專集訓的，何不找找她？還呆在那個受氣的大學，也該挪動挪動了，人挪活樹挪死嘛！那麼死心眼！

「李鵬就要當總理啦！」

「中央已內定，李鵬後年接替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被架空做國家主席。」

「總理的養子做總理，比『你辦事，我放心』還放心！」

這是最近從中南海頻頻傳出的聲音。

「李鵬若是在九月份黨的特別會議進入政治局，而田紀雲只進入書記處，李鵬的總理準沒跑！如果反過來，田紀雲進入政治局，誰是

「另一個女的也朝着叫舒嫻的進言。

「用不着找鄭光迪，你老公不就在眼前嗎？他跟部長美言兩句不就行了？唉，咱們這班同學，數我窩囊！」叫舒嫻的回敬了一句。

不一會兒，藍色多惱河的舞曲響了起來，他（她）們又翩翩起舞了。

可能是在同一個周末，在北京市西城區的一個小胡同裡，五、六個四十歲上下的人聚在一起，他們沒有舞會，沒有香檳，只有幾瓶北京啤酒和幾包香煙。屋內的氣氛是嚴肅的。

「老陳叫我告訴你們，老田（指田紀雲）心情很不好，他叫大家想想辦法。李鵬那伙子人幸災樂禍，火上加油，總揪住海南和物價的問題不放。」一個掌握「會場」的人說。

「海南問題不是中紀委作了結論了嗎？還揪住它幹什麼？」

「幹什麼？這叫窮追猛打，不揪出雷宇（剛被罷官的海南行政區主任——編者）的後台誓不罷休！那伙留蘇派，你看他們最近有多樂！他們可抓住趙紫陽、田紀雲的辮子嘍！」

「他們認為趙紫陽、田紀雲是雷宇的後台嗎？」

那個掌握會場、看上去四十出頭的人回答說：「李鵬一伙人就是把矛頭對準趙紫陽、田紀雲，他們眼盯著總理的寶座。」

在這個小房間裡聚會的，都是沒有上過報、沒有什麼權、沒有什麼高職的年青人。他們

多半都在研究社會科學的一些研究機構工作，有的是尚未畢業的研究生，有的是助理研究員。只有一個剛剛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姓齊，可能會獲得副研究員的頭銜。目前，他正忙於尋找合適的工作單位。大家都稱他為「留美派」。今天的聚會，就是為歡迎他返國而特意安排的。

這幫人，別看他們名不見經傳，他們都是經濟改革的真正關心者。他們也常聚會，但不像留蘇派那樣經常跳舞，他們多半是交換情況，分析形勢，討論問題，策劃方案。他們有時爭論得很起勁。他們幹勁十足，因為，他們這一小圈子當中，有人和趙紫陽、田紀雲有間接的聯繫，他們的某些高見，可間接地傳到田紀雲、趙紫陽那裡去。

「哎，『留美派』，今天的會是歡迎你的，你發表點高論吧！」有人在哄那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人。

「留美派」咳嗽了兩聲，清了清嗓子，嚴肅地說：「我認為，我們的真正對手不是陳雲、胡喬木、鄧力群這班恢復派，而是李鵬這班留蘇派。這才是真正的鬭爭……。」

李鵬的留蘇派班底

李鵬今年五十六歲，中共早年烈士李碩助

李鵬的崛起，伴隨着一批留蘇派人士的升遷，他們在「專業化、年輕化」的口號下，理直氣壯地走進了「第三梯隊」。

之子，周恩來的養子，曾留學於莫斯科動力學院。回國後一直在電力部門做技術工作。近幾年，由中共元老陳雲和鄧穎超大力推荐，成為第三梯隊的重要代表，一下子由基層技術人員提到副部長、部長和副總理。其上升之速，使人聯想到四人幫時代的副總理孫健，孫原來是天津的一個工人，被四人幫看中，迅速地提拔為副總理。其實，孫健和李鵬都是樣版，孫健是「工人當家作主」的樣版；李鵬是第三梯隊的樣版。

李鵬的崛起，伴隨着一批留蘇派人士的升遷，他們在「專業化、年輕化」的口號下，理直氣壯地走進了「第三梯隊」。

李鵬為首的留蘇派現已控制了眾多的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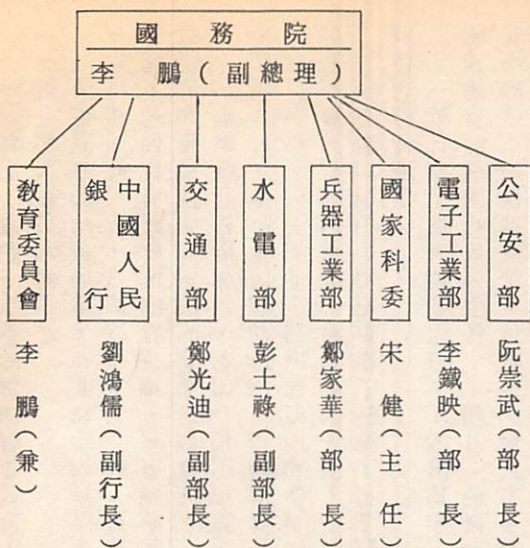
一、國務院各部委。現已有七個部委的頭頭是留蘇派。另外，各個部委的總工程師職務和司局長職務，留蘇派佔據了一大批。可以這麼說，國務院現在最有實權的是留蘇派，其首領就是李鵬，見圖一。李鵬留蘇派在中央各部委的實力已遠遠大於胡啟立、胡耀邦的共青團派，此點，比較圖一和圖二即可得知。

二、地方政權。李鵬留蘇派的人馬已有四人坐上了省長、副省長的寶座。在地方政權上，李鵬留蘇派尚不能與胡耀邦的共青團派平分秋色。李鵬的留蘇派地方勢力與胡耀邦、胡啟立共青團派的地方勢力，分別見圖三和圖四。

三、學術團體。李鵬留蘇派都是科技人才，所以，由科技人員組成的各種學術團體，相當一部份已由留蘇派控制。比如：航空學會、醫學會、冶金學會、地質學會、各種工程學會等。這些學會、協會等學術團體，雖然沒有什麼行政權，但控制着各種學術刊物、學會的會

長、秘書長、理事長等，常兼某學科雜誌的主編，對學術著作有生殺大權。另有一點值得一提：各種學會中的活躍份子，常被晉級到對口的部委中做行政幹部的跳板之一。前些年，學術團體多由解放前留美、留日、留歐的老權威們把持着。現在，他們多已七、八十歲，退了休。接棒的一批，正是留蘇派人馬。圖五為留蘇派的權力結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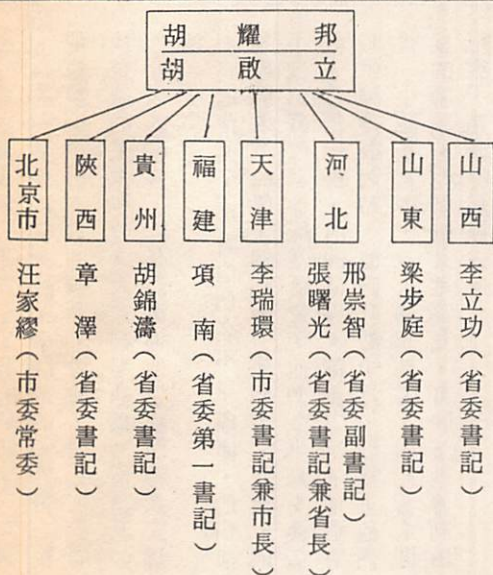
圖一：留蘇派控制的國務院各部委（圖中人物均為留蘇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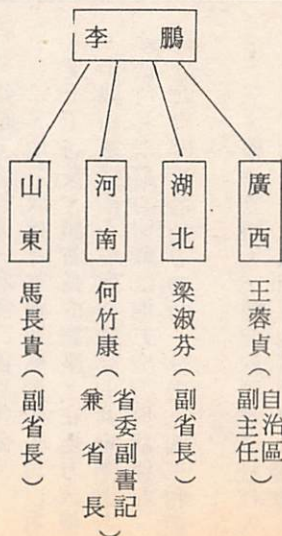
圖二：胡耀邦、胡啓立共青團派控制的地區國務院各部委（圖中人物均出身團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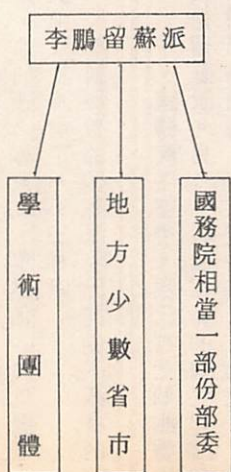
圖四：胡耀邦、胡啓立共青團派系的地方勢力（該圖中人物均為團中央幹部出身）



圖三：留蘇派的地方勢力（圖中人物均為留蘇人員）



圖五：李鵬留蘇派目前的控制區



李鵬所代表的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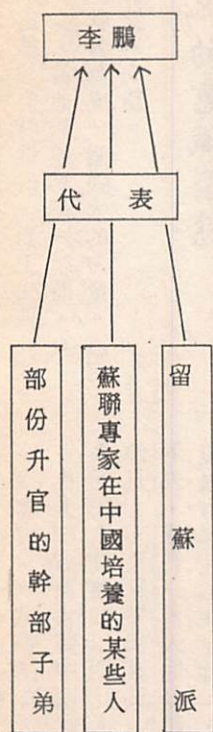
李鵬代表着好幾股勢力：
第一股：建國前後留蘇派的勢力。這點，前面已有清晰的分析；
第二股：「蘇留派」。建國初期至六〇年，

很多蘇聯專家在中國服務，這些蘇聯專家培養了一批人才，他們在思想方法上接受了蘇聯專

家的模式，與留蘇派的人有不少相似之處。他們當中的不少人也已進入第三梯隊。這部份人，有人稱之為「蘇留派」，即蘇聯專家留下來的徒弟。「蘇留派」與「留蘇派」滙合在一起，大大加強了留蘇派的勢力。李鵬也是「蘇留派」的代表（雖然不能代表全部）。

第三股：部份升官的幹部子弟。李鵬出身革命烈士，其父若活到建國後，至少是部長級幹部。李鵬又是周恩來、鄧穎超的養子，真可謂「根紅苗正」。目前，中共高層正大力提拔幹部子弟接班。鄧小平明確指示：「幹部子弟接班，至少不會把我們的骨灰從八寶山請出去。」這批幹部子弟中，包括如下代表人物：

- 廖暉：僑辦主任，廖承志之子；
 - 陳元：北京市委副書記，陳雲之子；
 - 陳昊蘇：北京市副市長，陳毅元帥之子
 - 丁衡高：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之女婿；
 - 葉選平：廣東省省長，葉劍英元帥之子
 - 李鐵映：電子工業部長，李維漢之子。
- 這只是一些代表人物，此處不一一列舉。這批幹部子弟中，職務最高的就是李鵬。



附圖：李鵬代表的勢力。

幹部子弟有抱團的現象，每一個圈子中，都有一個領頭的。李鵬就是這批獲得提升的幹部子弟的領頭人。雖然幹部子弟的思想傾向不見得都與李鵬的相同，但李鵬代表着他們出身背景的利益。

要害的是，李鵬所代表這些勢力都在向權力核心移動，從「第三梯」向「第二梯」、「第一梯」上升。

研究一下留蘇派與「蘇留派」的出身背景就會發現，他們當中大部份出身於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或貧下中農。只有極少數人出身於知識份子。在中共建國之初，大講階級路線時，這樣挑選他們的培養對象，是順理成章的。如上面列舉的李鐵映、丁衡高等人，都是革幹子弟留蘇的例子。毛澤東就親自送子留學蘇聯。像李鐵映這樣出身又好，又有留蘇學歷的人，正是中共標榜的「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接班資本十分雄厚。不久將來，「高幹子弟」兼「留蘇派」或「蘇留派」的人，可能都會進入中央委員會。

李鵬代表的勢力見附圖。當然，這並不是說，被提升的幹部子弟都擁護李鵬，據我所知，有一些幹部子弟對李鵬

並不「感冒」，更有些思想解放的幹部子弟與李鵬的意識型態格格不入。但我們也不得不指出，李鵬畢竟代表着一些非常看重權力的人。在李鵬所代表的幾股勢力中，留蘇派無疑是最主要的。「蘇留派」基本上沒什麼抱團現象，也不像留蘇派那樣，有經常的聚會與聯絡。「蘇留派」當中，只有那些與留蘇派拉上關係的人，才會在組織上支持李鵬。

留蘇派的幾大特點

留蘇派是在蘇聯式的極權專制制度下形成的世界觀的。根據我們與留蘇派的接觸，我們可以總結出留蘇派的幾個特點：

- 第一、黨性強。所謂黨性強，其實就是奴性強，就是馴服工具的味十足。這種特性的形成，與青少年時期的奴化教育有關。蘇聯在這方面，做得要比中國成功。奴化教育的結果，造就了一批「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把一生交給黨安排」的馴服工具。留蘇派人士是這批馴服工具中的優秀者。
- 第二、善於迎合上司的意願；
- 第三、思想較缺乏創意，對固有的一套比較習慣，較少去思考如何開創新的局面；
- 第四、較有理性，也較容易和同事們合作相處，不常動怒。總之，「共產黨員的修養」較深；
- 第五、對新事物反應遲鈍，處人處事較圓滑。
- 第六、集體觀念強，留蘇派有抱團現象。如果你和留蘇派人士交往，你會發覺他們大都彬彬有禮，但面部缺乏個性表情；他們大都踏實肯幹，但都是在既定的範圍內工作，不會出「圈兒」。

有人形容說，留蘇派的人好像都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看見這個就想到了那個。

不要小看這些沒有特性的、看上去彼此相似的「火車皮」，當他們連結在一起時，有一個車頭帶動，就會匯成一個強大的力量。這個火車頭，當前就是李鵬。

留蘇派的意識型態

留蘇派的意識型態相當固定，是俄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在二十歲上下，正當世界觀形成時，被黨和國家送到人人羨慕的「社會主義天堂」去深造，受到特殊的禮遇。與中國內戰後一片廢墟比較，蘇聯的條件的確是「天堂」了。他們經過學習，獲得的結論是：「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由於一開始就抱着「蘇聯一切都是好的」先入為主的觀念，留蘇人員對蘇聯教授、專家所灌輸的一切無保留地吸收過來。他們在蘇聯學習、生活和工作期間，參加黨團生活，介入蘇聯社會，不知不覺地跟着蘇聯的專制機器旋轉着。蘇聯專制機器的運轉方式，在他們腦際

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他們已經習慣了蘇聯社會的運轉方式。

當時，中國並沒有向西方開放，留蘇的那一代人沒有機會將中國社會、蘇聯社會與西方多元民主社會加以對比。他們所接收的官方宣傳是：「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地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地好起來」、「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資本主義危機四伏、必然滅亡」。對於這些宣傳，在那個時代，很少有人懷疑過。

中蘇官方的刻意宣傳、缺乏對比、在蘇聯社會機器中不自主地運轉、蘇聯官方及教育界的有意灌輸，諸多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留蘇派的思想意識：

政治上：「對人民要實行民主、對階級敵人要實行專政」，「人民是分為階級的、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必須通過領袖來領導」，這些社會觀念根深蒂固地扎在腦中。他們很熟悉「一黨專制」、「強化無產階級專政」、「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群眾運動」等治國安邦的方法。

單元思維是留蘇派的特點，「一黨專政」——「計劃經濟」——

「唯物辯證法」，是留蘇派意識形態的主線。中國在經過文革的動盪後，已開始有步向多元民主社會的趨勢。如果留蘇派們有意無意地扭轉這一趨勢，將中國重新穩定在一個類似蘇聯的專制架構下，那將大大延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將是中國的最大災難。

經濟上：他們都讀過以蘇聯教科書為藍本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計劃經濟理論上的完美性所陶醉。蘇聯和中國建國初期，計劃經濟所促成的短暫的經濟快速恢復和成長，更使留蘇派對計劃經濟深信不移。直至今日，李鵬留蘇派仍迷信計劃經濟的原則，他們把中國經濟的難癒歸結為四人幫對計劃經濟的破壞，歸結為中國過去沒有嚴格按照計劃經濟的原則辦事。

思想方法：馬、恩、列、斯、毛的語錄充斥他們的言談、報告和著作之中。文革後，他們或許對馬列毛的階級鬥爭學說有過疑問，但對唯物辯證法的信念卻從未動搖過。

總而言之，單元思維是留蘇派的特徵，「一黨專制」——「計劃經濟」——「唯物辯證法」，是留蘇派意識形態的主線。中國沒搞好，他們多認為是沒有真正地執行馬克思主義，他們大多要求中國回到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那裡去。

不自主地滑向蘇聯道路

留蘇派對蘇聯的態度分兩種：一種認為蘇聯不錯，對蘇聯不反感，甚至有好感；第二種認為蘇聯霸氣十足，對蘇聯有一定反感。第一種人不用說，有自發地向蘇聯靠攏的傾向；第二種人雖然對蘇聯有一定反感，但反感的不是蘇聯的制度，不是它的治國方法和思維方法，而是蘇聯的霸氣和傲氣。這種反感，與歐洲人反感美國人的自大相類似。反感歸反感，留蘇派的思維方式和治國方法，還是蘇聯人那一套。

留蘇派治國，會自覺不自覺地將中國帶上蘇聯的道路，歸根結底，是因為留蘇派對西方

多元民主社會的實質和運作方式一無所知。有人會說：「北京師傅燒不出四川菜。」這句話的意思是，你不了解那套方式，在做事時，即使你主觀上想按着那種方式作，也不一定能作好，因為你已不自主地按照熟悉的方式行事了。

蘇聯推崇李鵬

蘇聯現領導戈爾巴喬夫等人，十分看重李鵬。在今年三月份契爾年科逝世、戈爾巴喬夫接權時，中國領導人爲了向蘇聯示好，派了留學蘇聯的李鵬副總理前往蘇聯，向戈爾巴喬夫祝賀。戈爾巴喬夫抓住機會，亦大大地拉了李鵬一把。戈爾巴喬夫單獨與李鵬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戈氏顯然想利用李鵬的留蘇背景，想勾起李鵬對當年留蘇美好生活的回憶，以便使中國向蘇聯靠攏。戈氏和李鵬都互稱同志，李鵬之行，的確打破了中蘇之間的僵局。值得一提的是，李鵬俄語說得十分流利，他的年紀（五十六歲）與戈爾巴喬夫（五十四歲）又相仿，沒有代溝，交流起來自然方便。戈氏期待李鵬掌權的心情自然是迫切的。

今年，中國某些領導人，爲了加強李鵬的政治地位，又派李鵬出訪東歐各國，與東歐各國黨政首要建立了聯繫。

美國希望李鵬上台嗎？

今年七月，李鵬隨李先念出訪美國。美國政要和企业界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副總理李鵬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這兩個新秀身上，李先念受到明顯的冷落。

美國人對李鵬的熱情，顯然是有意的，因

爲美國政要獲得的情報顯示：李鵬將是趙紫陽之後的第四任總理。在聯華抗俄的總體策略下，拉住即將成爲總理的李鵬，當然十分必要。問題是，美國這麼捧李鵬，是真心希望李鵬上台嗎？

多數對美國深有研究的人認爲，有些美國政要是希望李鵬上台、主掌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近年來，日本民主制度造成的經濟起飛，嚴重地危害着美國利益。如果中國真的走上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很快就會變成經濟巨人，那麼，美國將受到更大的經濟挑戰。使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的最好辦法，就是讓中國繼續搞極權專制，繼續搞計劃經濟。在搞計劃經濟這方面，李鵬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基於懼怕「黃禍」的心理和維持美國世界第一強國的心態，有的美國政要不願意中國走上民主政體和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

最可怕的改革前景

——蘇化傾向

應該承認，中國目前的經濟改革受到了極大的挫折。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有兩種前途：(1)硬着頭皮走下去，闖過當前的難關，哪怕再經歷一些風險，把中國經濟帶向市場經濟的道路；(2)改革逐漸轉向，滑向蘇聯或較蘇聯稍微放鬆的經濟模式。陳雲一派人是後一種前途的極力主張者。陳雲很欣賞李鵬，提名李鵬做副總理，原因之一是陳雲認爲李鵬的經濟思想和他的較爲接近。

有着強烈政治慾望的李鵬留蘇派，已在製造輿論，認爲趙紫陽、田紀雲的改革行不通，必須由留蘇派們執經濟改革之牛耳。這種論調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科委中頗爲流行

。將中國經濟拉回到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的親蘇模式，對李鵬留蘇派來說，是探囊取物的事。原因是：

一、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計劃是五十年代由蘇聯專家制訂的；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領導體制（計委、經委、各工業部）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

三、中國的重工業基礎，具體說，一些大工礦企業，是蘇聯貸款資助，並由蘇聯專家幫助建成的。比如鞍鋼、武鋼和包鋼，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洛陽拖拉機製造廠及一些兵工廠等。這些工業系統的管理方式和生產方式也是蘇聯的那一套；

四、目前中國經濟的主要管理人才是留蘇派和「蘇留派」，對蘇聯那一套熟悉得很；

五、克里姆林宮已表示，如果中國需要，蘇聯可考慮再度派遣專家赴華，幫助調整中國的經濟。

陳雲及李鵬留蘇派們希望中國在改良的蘇聯模式下穩定下來，然後求得穩步的發展。

中國在經過文革的動盪後，已開始有步向多元民主社會的趨勢。如果留蘇派們有意無意地扭轉這一趨勢，將中國重新穩定在一個類似蘇聯的專制架構下，那將大大推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也將是中國的最大災難。

留美、留日、留歐學生的特點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門戶重新開放以來，已派遣了大批留學生赴美、日、歐洲及澳洲學習。由於這些人都是留學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暫且以留美派一詞概括，這樣稱呼乃爲了方便起見，完全沒有排斥留日、留歐、留澳學生之意。

如果中國不發生大規模的內亂，隨着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李鵬留蘇派和留美派的矛盾將會日益突出，其鬥爭大約持續十年至十五年，成為中國未來政局發展的一條重要脈絡。

留美派已有不少人陸續返國，雖然留美派有些人已進入第三梯隊，但尚沒有達到部長級的高官，他們只掌握到一小部份基層的權力，而且權力尚不穩固。更重要的是，他們尚未像留蘇派那樣，形成一個有領袖、有骨幹力量的集團。

較年輕的留美派的特點是：

第一，思想活躍，框框少，很多人接受了多元和民主的思想。可以說，他們多數屬於青年民主派；

第二，在經濟上，多數留美派主張自由市場經濟。據一位在美國學習經濟、剛剛返國不久的人講，在美國學習經濟的五十多位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在今年五月份曾在紐約中國領事館召開了一個經濟討論會，皆主張中國應發展私有制，沒有一個人主張中國要繼續搞計劃經濟。他們的結論是：只有市場經濟，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樣的討論會竟然得到中國駐紐約領事館的支持。留學美國、學習經濟專業的留學生們，還組織了一個團體——留美學生經濟研究會。可見，留美派在中國經濟體制走向上，與留蘇派是針鋒相對的；

第三，留美派多數支持趙紫陽和田紀雲，對李鵬存有戒心；

第四，留美派大都揚棄了馬克思主義，不

重視意識型態。

這才是真正的鬥爭

當前，人們的眼光集中在陳雲恢復派與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改革派的鬥爭上。我們不否認這種鬥爭，但是，這只是短暫的鬥爭。真正嚴肅而長期的鬥爭是李鵬留蘇派和留美派之間的鬥爭。

隨着留美、留日、留歐和留澳學生返國人數逐漸增加，他們和留蘇派之間的衝突就會逐漸增大，兩派的搏鬥就會日益激烈。

李鵬目前也號稱改革派，因此，潛伏的鬥爭正在改革派內部發生，在陳雲等老一代共產黨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之後，李鵬留蘇派冒牌的「改革派」面目就會充分暴露出來。

如果中國不發生大規模的內亂（這種可能性無人可以完全排除），隨着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李鵬留蘇派和留美派的矛盾將會日益突出，其鬥爭大約持續十年至十五年，成為中國未來政局發展的一條重要脈絡。

事實上，在當前，李鵬留蘇派與留美派的搏鬥已在展開，只不過一般人並未注意到罷了。趙紫陽、田紀雲的周圍，聚集了一批青年的改革家們，他們當中就有留美者，他們和留美、

留歐的學者更有廣泛的聯絡。國內改革的先鋒、中國科技大學的溫元凱，就是留學歐洲的，他也訪問過美國。溫元凱不但支持趙紫陽，在組織上，也是屬於趙紫陽圈子裡面的人。趙紫陽、田紀雲周圍的這批敢闖敢幹的青年改革家們，為什麼不能在組織上獲得有實權的職務？為什麼常常受壓？說穿了，李鵬留蘇派就是在有意地壓制他們。趙紫陽、田紀雲周圍的青年改革家們（不少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極力主張將中國導向自由的市場經濟，極力主張現階段在中國發展私有制，如果他們的計劃成功，還有留蘇派掌握的份嗎？留蘇派能不竭地壓制他們嗎？

兩種命運的抉擇

在北京東城區舉辦的「留蘇同學俱樂部」的舞會仍在喧鬧地進行，留蘇派們跳着舞、碰着杯，為他們已經掌握到和即將奪取到的權力而歡呼……

在北京西城區一個小胡同裡舉行的討論會還在緊張地進行，他們傾聽着那個從美國留學回去的人，向他們做戰略形勢的分析，他們會把討論的意見集中起來，通過關係報到田紀雲、趙紫陽那裡去……

中國往哪兒去？是滑到相對穩定的蘇聯架構上去，還是步向多元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社會？親愛的讀者，正在海外的留學生們，你們思考過這個嚴肅的問題嗎？

窗外的天變了，黑雲滾滾而來，遠處雷電交加。東城區的留蘇派舞會和西城區的歡迎留美學生返國的形勢分析會，都已結束。他們走出屋，望着天，都意識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了。

中共 應該

言行一致



姜敬寬先生手持中共中央秘件原件在 Time 雜誌社辦公室內接受訪問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本刊記者·柯力思

被訪問者：姜敬寬先生
訪問時間：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下午
訪問地點：Time 雜誌社辦公室。美國紐約

被訪問者簡介：姜敬寬先生，美國紐約聖若望大學英文系博士，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現任美國時代 (Time) 雜誌資深研究記者。
文中「中」代表中國之春記者，「姜」代表姜敬寬先生。

中：您看到這文件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姜：看完這份文件後，我並不感到驚奇。中共的統戰，面非常廣，採取的方式也非常多。這份文件證明了，中共不僅在國際上大搞宣傳攻勢；同時，還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如統戰部、對台辦等負責做台灣的工作。鄧小平提過，當前中國兩大問題，一是改革，一是統一。香港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可是解決台灣問題似乎還遙遙無期，中共當然非常焦急。在這種情況下，哪一種方式可以達到目的，他們就想盡辦法來達到。文件所提的各種手段，是和他們的政策相配合的。

中：中共一向主張「革命的兩手」政策，這麼

說，您認為這份文件與中共一貫的手法是吻合的？

姜：是吻合的。中共特別會搞宣傳，對台灣的宣傳攻勢，除了動用國內各種報刊外，還發動並支持、鼓勵海外的一些外圍宣傳機構，像在美國的一些中文左派報刊。除了這些，如果能利用台灣黨外刊物來反對國民黨，這是最好不過的，中共當然要想盡辦法利用。

中：有人認為中共既提出「一國兩制」及種種寬大政策，就不可能採取這份文件所談的方式；如果這樣，不是和他所宣稱的政策相矛盾了嗎？您能不能談談這方面的看法。

姜：從國內戰歷史來看，中共一直是採取「打打談談」的策略。戰略上對他們有利時就打，不利時就談。既然，他表面宣稱的「一國兩制」、「三通四流」等策略達不到絲毫成效，那麼就需要更積極的手段，採取像文件所說的「創造革命條件」那種方式，來達到他統一的目的。

中：您認為台灣黨外或海外台灣民主力量針對文件披露的統戰手法應如何自處？

姜：文件所披露的手法對台灣黨外刊物是非常不利的。不論黨外和中共有無聯繫，都將提供國民黨壓制黨外的藉口。應當指出，台灣黨外反對國民黨，絕不等於黨外贊成中共。黨外爭取的是民主，當然更會反對中共的專制行徑。黨外應站穩自己的民主立場，不在國民黨的壓制下退却，也不在中共的引誘下上當。黨外贊不贊成「一國兩制」，應公開表明，並加以批判，這樣讀者就會了解黨外的立場，不至於誤會他

們被中共利用。

中：您認為國民黨怎樣看待中共對黨外的統戰及怎樣對待這份文件所說的手段？

姜：國民黨應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國民黨不要過份敏感，認為凡是批評他的都是敵人，在批評裡應加以研究，看其動機，分辨其是否為共產黨同路人。同時，黨外應表明他們是否認清及反對共產黨的本質。如中共的經濟改革，對人民有利，可以贊成；但「四個堅持」應反對。如果黨外不表明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我認為對他們是很危險的。

中：我們接觸過的黨外人士，如康寧祥、謝三升、費希平等先生，他們都很清楚中共的本質，絕不會作中共的統戰工具。黨外爭取台灣的民主和中共的統戰完全是兩碼事。沒有人會懷疑中共想利用黨外，就像國民黨想利用我們箝制中共，我們所處的地位和台灣黨外頗類似；但我們該怎麼作還是怎麼作。國民黨好的，我們肯定；壞的，我們批評。有人認為披露這文件給黨外造成一些困擾，您對這有何看法？

姜：站在你們的立場，這文件是應該披露的。文件的披露可以讓人們清楚的認識中共實際作的一套和表面說的一套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由此，大家對中共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這是有好處的。對你們的誤會是有可能的。因為國民黨宣傳所達不到的效果，你們替他達到了。但就像你們說的，應該就事論事；不僅應在大體上分辨是非，而且應分辨每一行動是否和言語一致。如台灣說是施行民主憲政，但有不民主的地方，應指出這種矛盾。對中共也一樣，言行不一的矛盾，也應指出。一個人言行不

一，人們對他無法信任；政府更是如此。把文件披露，從積極方面講，被披露的人，應反省他的作為，是否言行一致。在資訊這麼發達的時代，不應凡事都有底下秘密的一套，表面說的又是另外一套。

中：中共一直宣傳「觀其言、察其行」，但實際上却是言行不一；就如毛澤東，說的、寫的，非常好聽，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姜：不僅僅是毛澤東，甚至整個社會都有這種通病。尤其在國內報業工作的人，深有這種感覺。報上報的是一回事，字裡行間隱藏的意義又是另一回事。為什麼中文報在海外也好在國內也好，發表的東西，別人總是懷疑？很多領導人將重要的消息由外國人透露；這完全是自己不能信任自己的行為。我覺得中國人自尊心很強，但信心不足，對民族無信心，對自己發行的報章也無信心。究其原因，是言行不一造成的惡果。所以對披露文件一事積極的反應是應該反省是否言行如一。以中國人整體和長遠的利益看，有人認為你們不應披露此文件的，那就不妥當了。

中：我們披露這文件的目的就是讓人們認清楚中共統戰的手法，不要為其表面「形象」所騙。值得欣慰的是，雖然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都刊登了這則消息，但並沒大肆渲染；而國民黨到目前也沒有利用這文件來壓制黨外。

姜：在這份文件披露前，國民黨已在台灣加緊查禁黨外刊物。

中：「中春」早在二十六期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對國民黨掀起的這一「檢肅文化污染」提出批評。我們也不同意國民黨對黨外刊物的查禁。最後，謝謝您接受我們訪問。■

● 文藝園地 ●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人會盡情地笑，
花會盡情地開，
水會盡情地流。
(國內)
嚴情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人會問，花會猜，水會想；
爲了奪回這一天，
有多少生命曾在風雪中搏鬥！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我將作爲歷史的證人，
登上祖國最神聖的講台，
把我滴血的歌，唱遍九州。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我將把花受的蹂躪，
把水受的折磨，
告訴給陽光下的百卉和輕舟。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或許我已經躺在地下，
但我要告訴你們，
別在我的坟上灑下眼淚和憂愁。

當春風歸來的時候，
如果你們爲了表示悼念，
就請把我對春風的渴望，
寫在碑上，立在我的坟頭！

中共手段，常人難測

中：您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能不能從這方面和我們談談您看到這份文件的感想？

司馬：從文件的遣詞用字，即使不看真文件，也可判斷這確是中共內部的文件，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但僅僅從這份文件還看不到中共對台政策的全部。看了這份文件後，我有幾點感想。一、高雄事件雖是因不滿國民黨而發生的，却說不上和中共掛鉤，中共故意將高雄事件扣上紅帽子，用心惡毒，意在陷害台灣黨外人士。二、中共目前對台工作的策略基本是長期潛伏、單綫領導、準備決戰。這是採取地下工作的方式，一人對一人負責，甚至無小組、支部等組織形式。三、就中共觀點來說，高雄事件是冒進主義；在各種條件未成熟時，中共只是利用其外圍組織，不會出動主力的。四、用盡一切手段從內外孤立國民黨；一方面偽裝民主派接近黨外，擴大其團結面；另一方面又利用潛伏在國民黨內的人來鎮壓民主派，把罪責推諉到國民黨身上。在中共黨史上，犧牲小共產黨員來培養大共產黨員，以便長期潛伏，作決戰時的準備，屢見不鮮。如張友漁，公開身份為民主人士，黃一峯是國民黨蘇魯戰區特派員，宦鄉是顧祝同機要秘書，李克農在軍委會處理最機密的電報密碼，可是他們實際上都是共產黨員。五、目前中共還是以國民黨為談判對象，處處給國民黨留些餘地。但中共却大耍兩面手法，大作好人，甚至稱蔣經國為蔣先生，「惡人」則讓黨外去作。私底下又支持「惡人」，手法

很多，真是神也是他，鬼也是他。六、對台獨人士，中共頂多客氣的稱為革命民主派，但中共清楚台獨的政治傾向對他的威脅更大，所以不可能真正和他們合作，信任他們，讓台獨人士來領導解決台灣問題；只是利用他們對付國民黨，給些小甜頭而已。七、不僅利用台獨，還可能利用幫會、土匪、有野心的軍人。曾有正式決議，對以上各種力量，只可利用他們一時，步驟是第一爭取頭頭，第二爭取群眾孤立頭頭，第三改造成正式武裝力量。例如中共在井崗山對土匪頭頭王佐、袁文才的從利用到消滅。最初，中共初成立時為求生存，先找吳佩孚，吳失敗，又找陳炯明，陳失敗，才有國共合作。八、凡是動亂的時候，各種政治、社會力量都會利用時機起來活動。高雄事件的背景就很複雜，有的有政治理想，想自治、想獨立，有的則是趁火打劫、興風作浪。中共要與高雄事件掛鉤，自然是種政治陰謀。九、假如再掀起另一個高雄事件，中共的策略當是表面上支持，同時孤立其領導人，把這次事件，引導到中共所要求的道路上去。但還是利用其外圍組織出面，不到決戰時，主力是不輕易出動的。十、可以利用高雄事件作為反國民黨的宣傳藉口。

對中共來說，高雄事件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模式。我想象的中共對台方案有兩個。一為利用外圍組織擴大活動，隱蔽主力長期潛伏，等待台灣內部革命高潮。對一般人而言，他們是不輕易參加革命的，只有當經濟崩潰，生活發生問題或領導層分化產生政治危機時，才會爆發革命。台灣目前的經濟有困難，領導層也有問題，但離危機都很遠；所以中共只有等待。另一方案是，值此台灣人醞釀組黨的時候，中共給予支持，輸送組織人材，一如當年鮑羅庭幫助國民黨那樣。台灣人搞組織的人才終究不如中共這一方面的人才多，中共什麼人才都缺，但搞組織的却比比皆是。中共可以一、提供組織經驗；二、直接和台灣的組織掛鉤；三、使台灣黨外組織和中共對台政策掛鉤，把黨外初步引導到中共的策略裡。這兩個方案或者擇其一，或者兩者交相使用。

我總結中共對台政策，用十二個字來形容：滅頑打民、拉國孤蔣、聯外爭美。即是消滅頑固派，打擊民主派；拉攏國民黨，孤立以蔣經國為核心的黨政要員；聯合黨外，爭取美國，聯合其實只是手段，目的却是反對真正的民主派，美國在中共心目中是處理台灣問題的關鍵，中共希望通過美國輿論、說客幫忙解決。這份文件最大的目的是加緊分化國民黨和黨外人士的關係。我希望雙方都能提高警惕，不要上當。國民黨要以真民主打擊假民主；黨外人士也應認清，他們在台灣享受的自由，在中共政權下是享受不到的。

台灣朝野，慎莫上當

中：您對我們披露這份文件有什麼看法？某些黨外人士認為這對黨外很不利，您怎麼看這問題？

司馬：讓一般人了解中共統戰的真象、背景，更深入的研究問題，披露這份文件是有建設性意義的。可能會有誤會，不易為黨外接受；但應排除這種顧慮，發表並不是陷

害，陰謀出在中共。打擊、分化國民黨和黨外的並不是你們，而是中共。希望雙方都不要上了中共的當。國民黨如果拿這作藉口壓制黨外，使黨外和國民黨的隔閡更大，這不反而正中中共下懷嗎？黨外會有誤會是可以理解的。我起初也覺得這不是令黨外的處境更艱難嗎？但看了林樵清「台灣！台灣！」一文，把披露文件的原因、背景、願望都交待得很清楚，覺得披露文件很合情合理。這是篇很有情感，而不動感情，分析得也很有理性的文章。應給黨外鼓勵，鼓勵他們堅持民主的道路，鼓勵他們在爭取民主方面有更積極的態度。一時半會沒成功，不要緊，只要是根據民主原則的，我們都應支持。誤會我想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解釋清楚，如可以請他們發表文章，大家互相交流。說起來很巧合，大陸、台灣最近都在收緊。我有個願望：希望海峽兩邊能在民主的路上和平競賽。但現在却有一個不能說穿的心願，即雙方都希望對方採取極權手段，因為對方的極權對另一方的威脅成了極權專斷彼此的藉口，對方的存在於自己有利。

中：你認為台灣有沒有人想利用中共來反對國民黨？

司馬：這是很個別、很少數的，而且不能公開的提出來；否則，會遭到很大的阻力。有些人和中共接近，那是與中共互相摸底。中共請了一些反國民黨人士去大陸討論台灣問題，他們提出：應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中共對這也不能接受。

國民黨應進一步實行民主

中：您認為面對中共這種兩面派的統戰手法，國民黨的「三不」是不是應有所改變？

司馬：國民黨太被動了，但求無過不求有功，非常謹慎小心，完全是苟安的心理。我很替他們着急。其實國民黨能發揮很大作用的。國民黨最大的資本是真民主。我相信國民黨比共產黨較民主，例如台灣有黨外刊物，對他們或查禁、停刊、罰款，但並沒立即抓人，這與大陸不一樣。我希望國民黨更進一步，不要因中壘事件、高雄事件，不要因過去在大陸的挫敗，而停止不前，對民主失去信心。國民黨和黨外雙方要顧到整體，互相合作，把台灣搞好，建設台灣成為大陸的榜樣，成為人民的希望、人民的燈塔，來號召大陸人民。不要強調用什麼主義統一，把所有主義擺在一邊，多從問題着手。胡適說的「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還是適用的。我訪問西德時，問他們：「你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東德人把你們看成希望，冒生命危險跑到西德來？」他們說：「很簡單。我們從來不罵東德人，我們對他們很關心，盡力解決他們的困難，我們鼓勵同胞間互相照顧，他們跑出來後，我們立刻給他們找工作。人民之間互不敵對，文化、經濟、親情需要交流。我們不怕東德人。」

國民黨對「中國之春」披露這文件應仔細研究，長期消極等待不是辦法，應發揮作用，把海外民心團結起來，積極主動爭取時間。

中：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文藝園地

新劍恨

十年爐火只剩下一劍冷水，
誰能記得皮鞘中三尺雄心，
掛在屋壁永世沉默，
沒人記憶被塵封的劍影。

(國內)
蕭風

它想不起甚麼時候發出過鏗鏘，
只聽見門外馬蹄踏一聲碎響。
月光帶給它鍍一段幽夢，
正在月下閃一道清霜。

它想拂着守關老將的銀髮，
在冬夜掛幾片塞外的雪花。
更想在英雄手裏嚼一聲折斷，
永遠地，永遠地埋在地下。

可憐再沒有壯士初出寒宅，
只有在淒涼中披一層墓土般的銹色，
如今天下真無人是他知心——
冷冷的劍鞘最渴望熱血！

陳慶

中共密件不足為奇

台灣朝野應建共識

●本刊記者●黃仕中

被訪問者：陳慶教授

訪問時間：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三日

訪問地點：美國新澤西州陳教授寓所

被訪問者簡介：陳慶先生，美國賓州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新澤西州州立大學（Rutgers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陳教授著有一九六九年紐約出版的「越南與中國」和一九七二年紐約出版的「中共外交」等書。

本文發表前，曾經陳教授過目。文中「中」代表中國之春，「陳」代表陳慶教授。

中共慣用兩面手法

中：您作為長期研究中共統戰問題的專家，看到這份文件後，是否感到驚奇？

陳：我並不感到驚奇。這是預料中的事，雖然這種機密文件何時發出我不能估計。但它裡面包涵的對台政策我以為不足為怪。

中：您是否可以根據您對中共統戰政策一貫的研究，來談一下為什麼您不感到驚奇？

陳：中共對任何敵人，或者想爭取的團體、個人，一向都是採用兩面手法。一面在桌上（ON THE TABLE），另一面是看不見的，在桌下（UNDER THE TABLE）。在表面上是冠冕堂皇，符合一般的人心。一些人回大陸開會回來表示相信鄧穎超的誠意，就是只看見桌上的一面，而桌下的一面，中共只對它自己內部講，像今天你們公佈的文件，使人們認清了中共真正的意圖



陳慶教授在其家中接受訪問，桌上為中共中央密件原件。

。中共自建黨到抗戰、內戰以及到建國，都是把兩手政策運用在自己的行動中，這個文件可說是桌下面的政策。

共產黨宣傳，不可輕信

中：我們從國內出來，深知中共對國民黨、對國內民主黨派，都是採用拉攏利用和鬭爭整肅的兩面手法。如果對台政策沒有這樣的文件，那才真正奇怪。根據您的理解，為什麼海外有的人不相信這個文件的真實性，認為違背了中共一貫提倡的「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政策？

陳：有的人或不了解共產黨的政策，或沒有親身體驗過共產黨給的苦頭，他們認為這個文件同中共的「三通四流」、「一國兩制」不相符合。其實早在抗戰時期中共就一再宣傳國民黨不抗日，沒有打仗，只有共

產黨才抗日，才打了仗。現在才承認，國民黨打正面戰場，共產黨打側面戰場，國共合作抗日等等。一些美國學者研究了日本的資料，知道日本人只承認平型關中共有一個師在打，以後的百團會戰就與史實不符，中共根本沒有一百個團嘛。像這種宣傳會騙了一些研究中共與蘇聯的美國人前時，哥倫比亞大學的布熱津斯基所主持的共產主義研究所，請了不少從蘇聯和東歐，像波蘭等國家出來的學者演講，他們都說，不要相信蘇聯公佈的政策和數字。而沒有在蘇聯住久的美國學者就很容易輕信和上當。再說抗日戰爭，上海「八一三」空戰後國民政府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增派一、二個師到上海去作戰，而毛澤東於同時（八月底）在洛川召開會議時，就曾經設計想使日本和國民黨兩敗俱傷，好從中取利。張國燾當時反對毛澤東的兩手政策不是沒有道理的。現在對台灣的和平統一政策，也是為將來的取得台灣作準備，這一點我們一定要警惕。

台灣朝野，應互溝通

中：我們在公佈這一文件後，有的人議論說我們不應該公佈，因為會對台灣的黨外人士不利，請問您是如何看這一問題？

陳：我認為台灣的黨外運動應該有高度的警覺性和成熟性，要充分認識中共，如果只知道對付國民黨，而不提防共產黨的策略，那他們只是知道了百分之五十。因為台灣黨外的前途必須寄托在台灣的安危上。如果台灣一下子沒有了，那台灣的黨外只會像現在大陸的所謂民主團體的命運一樣。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台灣黨外應在顧及台灣安全前提下加強台灣的民主運動，但不能有危害顛覆政府的行為，如搞武裝暴動，不但會變成自殺性的行為，而且會引致中共武力攻台。

中：根據我們的了解，共產黨的政策把收回台灣當成一個目的，不管誰在台灣當權它都得收回。共產黨從來沒有把黨外看作朋友，只是當成利用的工具，從這個文件來看，沒有一處提到民主，只有陰謀詭計。您覺得國民黨當局看到這份文件後，應當怎麼做？應不應該將這份文件當作壓制黨外的藉口？

陳：在假設這文件是真實的前提下，國民黨可分三方面來做。第一，應根據「中國之春曉」的報導，全文在報上發表，做到家喻戶曉，使大家認識中共對台政策的真面目。第二，對黨外運動，不但不應壓制，反而要很誠懇而有耐心的與之溝通。第三，要健步地加強推行民主運動，使黨外人士多參與。

中：我們認為文件中並沒有黨外與中共已經結合或已被利用的把柄，只是暴露了中共一廂情願的企圖。因此，國民黨也不用不上這個文件去壓制黨外。這份文件反而會讓黨內外和海內外人士形成對中共的共識。

陳：對！我有一點想法。中共現提倡愛國統一戰線和三通四流，而國民黨決定不談判、不接觸，它使中共很頭痛。鄧穎超對海外人士說，我們已經仁至義盡，而他們沒有半點表示。其實，中共又在搞小統一戰線，就是拉攏黨外人士和海外人士，以孤立國民黨，像四九年一樣，毛澤東拉香港的一切社會賢達去北京。一些海內外人士和

黨外人士目前還不知覺，其實這是中共利用他們在搞另一個層次的統一戰線。

中共應先建設經濟和實行民主

中：您長期研究中共的統戰政策，在中共目前統戰收效甚微的情況下，您認為他們應該汲取什麼樣的教訓，以改善他們的統戰工作？

陳：中共統戰也有一點收效，有的海外人士也與鄧穎超唱一個調子，空談統一而忽略了民主和人民生活的改進。中共應注意到，目前時代已和抗戰時不同，如果光用打江山的方式而不顧及人民生活的改善，是行不通的。中共要讓自己統戰收效，最高明的辦法是埋頭苦幹幾十年，力求改進國民經濟和人民的生活，實行民主與法治，不要去考慮統戰和武力統一，甚至製造第二個高橋事件。這樣，也許二、三十年後情勢就會改觀。想用大吃小的方式去統一，這種老辦法已落伍了。

中：中共想處理好香港問題來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樣板，但中共最近的所作所為已使香港人感到憂慮，您有什麼看法？

陳：前幾天香港有朋友來信，談到香港的發展使人就心，認為光談「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是不夠的，應該聲明確保香港原有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和司法的獨立。同時，必須更加開放對香港的政策，使之符合香港人民的需要。否則，中共的「一國兩制」和「香港模式」是不能達到中共對台統戰目的的。

中：謝謝陳教授接受我們的訪問。

和談 要有誠意

(台灣作家·美國)劉添財



一、明和暗戰

從最近「中國之春」公佈的中共辦公廳密件「關於抓緊新形勢加強對台工作和對台宣傳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可以看到，中共要對台灣黨外下功夫，建立友好關係，提供支援，給予經貿特別優惠。中共如此給予黨外甜頭，目的是要黨外輿論逐步定向到兩岸唱合，使國民黨當局受到更大的壓力，擴大國民黨同群眾的對立面，掀起另一次高雄事件來製造島內革命。

近年來，中共對台統戰步步緊逼，葉九條、鄧六點，三通四流，一國兩制，等等以國民黨為對象是明的手段。這次的密件，以台灣黨外為對象是暗的手段。明的手段是擺出一付寬大和平的笑臉，暗的手段是利用台灣黨外對國民黨施加壓力，逼使國民黨和談。或者加深兩

作者簡介：劉添財先生，生於寧波，畢業於台大農學院，筆名阿修，著有「台獨」、「修正屠隨筆」等書。

者的對立，造成台灣革命內亂，中共就可乘機下手動武。這是中共明和暗戰的兩手策略。

從密件的附件：「關於台灣國民黨黨外刊物的認識」中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共，確實下了功夫研究台灣情勢，以便「見縫插針，遇洞灌水」，來達成其「統一祖國」的神聖大業。但中共對台灣黨外的了解終究還是不足。基本上，台灣黨外雖然反對國民黨，但絕對不會喜歡共產黨。他們最怕的就是國民黨與共和黨和談，而出賣了「台灣人」。本來，黨外也頗有激烈人士，不待中共的煽動就想來個獨立革命和武裝起義。但在看了中共這個密件後，黨外人士似乎應該冷靜一下，慎重思量一番了。推翻了國民黨，在台灣一片破壞、流血混亂的仇殺中，黨外台獨人士到底有多大力量有多少把握能阻止中共的出兵平亂？世界列強基於「國際道義」到底能給台獨人士多大助力、不惜與中共兵戎相見來保護台灣？算清了這筆帳，行動就應該慎重了。因為，不論如何，共產黨還是要比國民黨可怕得多。

二、器小量窄

這份文件發表之後，可能發生的壞影響是：國民黨會利用它做為箝制台灣黨外輿論，壓制台灣民主的藉口。國民黨若真因此更加查禁黨外刊物，製造政治冤獄，將黨外人士逮捕判刑，黨外激進人士憤而抗爭，造成大衝突大內亂，那麼則正好達成中共這份密件的目的。國民黨與黨外鷓蚌相爭，同歸於盡。中共坐收漁翁之利，樂得笑呵呵。我們並不珍惜台灣國民黨和黨外，但我們應該珍惜人民。這樣演變的結果，由中共出兵平亂統一中國，要損失多少生命財產？而目前的中共還是那麼封建專制，

官僚獨裁，黑暗落後，完成「大一統」之後必然更加志得意滿。勝利沖昏頭腦之餘，少不得又會做些倒行逆施之事。那時將沒有任何力量能對它加以制衡，也沒有任何對手能使它借鏡，中華民族的苦難要到何時才能終止呢？

世界上是沒有什麼絕對的好和絕對有利的事情的。我們衡量利害輕重時也只能比較的相對的選其較好較利而行之。目前國共分裂固然是民族的不幸，但反過來看却又是大不幸中之大幸。就因為國共分裂，才給了雙方一個互相比較的機會，也使得雙方不敢唯我獨尊任意胡為。這樣的分裂實在也不算壞事。只有兩種情況下，筆者才贊成中共要不顧一切的統一台灣。第一是：台灣窮困破蔽，民不聊生，需要中共來「解民倒懸」。第二是：台灣勾結帝國主義威脅中共的安全。目前台灣人民生活得比大陸人民舒服得多，又不會做外國的馬前卒來危害中共，實在沒有理由非急着統一不可。中共急燥得不擇手段的統戰策略，充份顯示其器小量窄，充份顯示其沒有自信。

三、檢驗真假

過去許多年來，中共口是心非，玩弄兩面手法的行爲很多。前幾天在紐約「華僑日報」上，筆者看到中共要在東北興建大型「遼瀋戰役紀念館」的報導。遼瀋戰役是國共內戰，是骨肉兄弟的不幸，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今天還把它拿出來宣揚紀念，到底是何居心？年輕力壯的弟弟把腐朽的老哥打得頭破血流又有什麼光榮可言？今天正在鼓吹和平和談，製造親善和諧的氣氛都還來不及，反而把舊的仇怨拿出來展覽，這不是言行不一，邏輯混亂，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嗎？這不又是口是心非玩弄



一九四八年九月，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這是解放軍進攻錦州。國共內戰中不知死傷了多少中國老百姓。

兩面手法嗎？中共搞統戰的人真是走火入魔了矣！國民黨只要以這件事為藉口，就可充份證明中共沒有和談誠意，台灣又怎麼會坐下來和你談？配合前述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一起看，真令人對中共愈來愈不敢信任。

此一文件公開發表後，可以預測的是中共必然會極力否認。因為這文件充份證實了中共要與國民黨和談，根本就沒有誠意。海內外同胞們都要對中共小心戒備，提高警惕。

四、誠信互諒

面對中共層出不窮的統戰手法，國民黨一直以不變應萬變，逃避退縮。國民黨不准人民回大陸探親，實行戒嚴令，黨禁，報禁，限制自由，壓制民主，其情況雖不若中共之嚴重，但已明顯大大敗北。如果繼續這樣以「不變」應萬變，對內對外僵持到底，終將達到臨界點而崩潰。而今之計，應一方面揭穿中共的兩面手法，使居台同胞，不分黨內外和在朝在野，共體時艱，同顧大局，同舟共濟；一方面堅持走民主自由之路，擬定政黨法，開放政黨，開放言論自由，廢除戒嚴令，由執政黨主動造成一種開放和諧氣氛。

台灣黨外台獨人士自己也要掂掂自己的斤兩，真的把當前國府搞垮，憑你們那兩招把式能抵得了中共的手段嗎？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正確的，但手段一定要用和平的。黨外台獨把台灣全體居民分類分化，提倡「台灣意識」對抗「中國意識」更將促成台灣內亂，也是自作孽不可活矣，要痛改前非！

今天中共如果真有和平統一的誠意，就應該更加寬宏讓步妥協，對台灣國民黨要用誠信互諒平等相待的口氣，不能以一種中央對地方，上級對下級，強大對弱小的口氣：「允許台灣保留軍隊……：允許台灣如何如何……：中共應該關心台灣人民的福祉，不應該使用陰謀詭計，只以併吞台灣的土地為目的。更重要的是中共自己要有良好表現，要達成一個起碼的初步的基本的民主，那就是放棄「四大堅持」，放棄一黨專政，實施全民普選，准許人民辦報，言論自由，這樣才能爭取國內民心，才會爭取台灣人民的向心力，古語云：「君子坦蕩蕩」表裏一致，言行一致，態度誠懇，實實在在，筆者以為這才是對待骨肉同胞之正途正道，不知天下人以為如何？

你們這樣做不利於黨外

台灣留學生黃祥文

編輯先生：

貴刊廿八期披露了中共中央的一份機密文件，引起了我們的憂慮。這份文件，對台灣黨外運動很不利。你們應該曉得，國民黨目前正在大力掃蕩黨外刊物。五月份，國民黨員在台北開了一個會，台灣警備司令陳守山、新聞局長張京育等人，在會上竭力主張要嚴禁違法的黨外雜誌。這一點，你們中國之春也在廿六期上報導過，並加以反對。既然你們了解這個情況，為什麼又要透露這份中共中央機密文件呢？中共中央機密文件談的是中共要影響、主導台灣黨外的輿論，你們披露這樣一份文件，不是給國民黨當局掃蕩黨外雜誌火上加油嗎？不是給國民黨鎮壓黨外運動提供口實嗎？

台灣黨外運動本來力量就薄弱，一直處在受壓狀態。做為大陸黨外和民運的你們，應該積極支援台灣黨外、打擊國民黨才是，為什麼你們做不利於台灣黨外的事情呢？我真懷疑你們即將投入到國民黨的懷抱了。

做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刊物，你們應該慎重從事，不能只從新聞眼光看問題，你們的言行是要對歷史負責的！

台灣與大陸的民主運動應該互相聲援、互相支持才對。這一點，你們意識到了嗎？敬請指正。

應該譴責誰？

中國大陸留美研究生 龐水

中國之春雜誌廿八期披露了一份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機密文件，此事在我校留學生中引起了一些爭論。

一位台灣外省籍的留學生看了很高興，說「中共的尾巴終於抓到了」。幾位台灣本省籍的留學生（可能他們是黨外吧？），却有些譴責中國之春，說這份文件會給台灣黨外民主運動造成被動，指責中國之春不應配合國民黨壓制黨外。

我和他們爭論了半天，覺得有些觀點應該寫成文字，以引起廣大讀者的討論。

中共的一廂情願

中共想利用台灣黨外去搞亂國民黨，這是很平常的策略。然而，「想利用」和「能不能利用得上」，完全是兩碼事。

中共密件中，滿紙都是「要」、「更要」利用台灣黨外達到製造台灣混亂的計劃，但并未提供出任何台灣黨外已被中共利用的證據。中共在文件中表達的，僅是一廂情願而已。台灣黨外運動已有多年歷史，較大陸民主運動還要成熟，他們應該對中共抱有足夠的戒心。我毫不懷疑，中共對台灣黨外及台獨已打了多年的主意，作了很多拉攏工作，花了不少本錢，但直至今日，除極個別別人被中共「統」過去之外，整個台灣黨外運動是清醒的。中共在這份密件中，提不出半點台灣黨外已被中共操縱的證據。這說明，中共對黨外下了那麼大功夫，收效甚微矣。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台灣國民黨雖然表面強大，實際上病入膏肓，黨外力量雖小，但朝氣蓬勃，台灣建立民主政體的希望是很大的，而且會在中國大陸之前。

問題是，台灣黨外這隻「螳螂」在向國民黨這隻「老蟬」進攻時，有一個黃雀——中共正在窺視着它們。不管是蟬、還是螳螂，黃雀統統要吃，這一點，不知台灣黨外和國民黨注意到了沒有？

中國之春揭露這個文件，告訴了蟬和螳螂，它們身後有一個更厲害的公敵——黃雀，要備加小心！中國之春起了一個通風報信的作用，怎麼應該受譴責呢？

台灣黨外應理直氣壯

台灣黨外看到這個文件應該怎麼辦？是不應該罵中國之春呢？剛才我已分析，這是不應該的。如果大罵中國之春給黨外運動帶來被動，豈不是承認自己已被中共利用了嗎？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黨外人士在這份文件披露後是否應該畏首畏尾、怕被國民黨扣上「通匪」的帽子而不敢大力推展民主運動呢？我看大可不必。中國有句俗話：「心中沒有鬼，不怕鬼叫門。」黨外人士既然對中共的兩面手法有清醒的認識，對中共抱有警覺，就應該臉不紅、心不跳地挺身而出，理直氣壯地斥責中共的陰謀，表明反對國民黨不等於認同共產黨的鮮明立場。這才是明智之舉。

陰謀的製造者是中共，受譴責的當然是中共，怎麼能責怪陰謀的揭露者呢？



九月十一日，訪問加拿大的中國人大代表團出席在溫哥華中國城大酒家舉行的招待會。中國民聯成員(右二)向人大代表團成員散發中國之春雜誌。

暑期回國工作的留學生

平安返校

今年暑假，一些留學生帶着中國民聯的委託，在回國探親休假期間，聯絡國內民運人士，建立新的民運據點，了解國內政經形勢。他們還攜帶了中國之春雜誌及中國之春簡訊回國，以便在國內傳播民運火種。這些接受重託的留學生們，以極大的熱情，完成了大部份預期的工作。

現在，暑假已過，留學生們紛紛返回國外，接受中國民聯委託的全部留學生，最近都平安地回到原學校就讀。

●民運報導●

海內外民運發展

及中國民聯

近期活動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溫哥華聯絡站歡迎

人大代表團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代表團於九月份訪問加拿大和美國。九月九日，代表團應加拿大國會邀請，抵達溫哥華，開始對加拿大進行訪問。

在人大代表團訪問溫哥華期間，中國民聯溫哥華聯絡站積極展開活動，通過各種可能的機會，與人大代表團接觸，以便能通過他們讓全國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國民聯的宗旨和近期任務。

九月十一日晚，人大代表團出席在溫哥華中國城大酒家舉行的迎賓宴會。傍晚六時半，當代表團團長、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任重、副團長、人大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王漢斌、副團長宦鄉及團員丁光訓、劉念智等步入中國城大酒家時，等候在大廳內自動扶梯的四名中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最近擴大營業，這是新擴張的書屋內景，各類圖書玲瓏滿目。



國民聯成員，手捧近期「中國之春」雜誌，迎上前去，將一本本嶄新的、印刷精美的「中國之春」月刊，送給王任重團長、王漢斌、宦鄉副團長及代表團的每一個成員。雜誌外套上還印有歡迎中國人大代表團的字樣。除三人將雜誌當場丟棄外，其餘十四本雜誌，包括王任重接受的一本，都被收下。

中國民聯的成員，還買票參加了歡迎酒會，與各界僑胞代表廣泛交換了意見。

中國民聯溫哥華聯絡站，希望中國人大代表團訪問成功，充分利用在美加的時間，深深體會自由民主社會，學習美國、加拿大的國會如何尊重民意，如何實行民主政治。溫哥華聯絡站希望中國人大早日結束橡皮圖章的角色。

中國民聯舉行記者會

公佈中共統戰密件

八月廿七日，中國民聯總部在紐約舉行記者會，公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一份機密文件「關於抓緊新形勢加強對台工作和對台宣傳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中國民聯總部常委林樵清主持了記者會，總部公共關係秘書范杰斯、「中國之春」雜誌記者柯力思參加了記者會。中外新聞記者多人出席了記者會。

在記者會上，林樵清、范杰斯等向記者展示了中共統戰密件的原件，解釋了文件中的要點，並回答了記者的問題。

舊金山支部與大陸留學生座談

中國民聯舊金山支部郭平、雪城等，與留學加州大學的某些中國大陸留學生，於九月廿日舉行了一次座談。舊金山支部向留學生們，徵求對中國民聯活動及對「中國之春」雜誌的意見，和留學生們廣泛交換了對中國時局的看法。出席座談的大陸留學生，對「中國之春」雜誌發表了如下看法：

一、辦好這份雜誌是必要的，中國之春雜誌上的多數文章觀點持平，留學生們一般較喜歡閱讀；

二、有些文章觀點偏激（如散佈民族虛無主義情緒），不易接受；

三、希望「中國之春」雜誌上刊登更多的、富有建設性的文章。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擴張營業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最近擴大業務，除負責印刷、批發「中國之春」雜誌外，還兼賣各種圖書、文具，並做影印、洗相等業務。中國民聯香港分部的成員們，在擴大「中國之春

書屋」的經營範圍活動中，群策群力，表示了極大的熱忱。

香港「中國之春書屋」準備通過擴展業務，為中國民聯香港分部的活動，積累一些經費。香港「中國之春書屋」的地址為：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二七二號閣樓。（31667665）

外出人員服務組的

活動深受歡迎

中國民聯總部組織的中國大陸外出人員服務組每週兩次前往紐約肯尼迪機場，迎接中國民航班機。凡到美東訪問的中國大陸各種代表團、到美東地區學習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多半乘坐中國民航班機。外出人員服務組，向來到美東中國大陸外出人員散發「中國外出人員旅美指南」，「指南」包括雜誌、中國民聯簡介、紐約市地鐵圖、在美申請入學須知和紐約地區大學及遊覽區簡介等資料。

外出人員服務組的上述活動很受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歡迎。有的留學生來信說，一下飛機就拿到了有價值的資料，深深感到了同胞愛。更有的外出人員按照「中國之春」雜誌上的通訊地址和電話，與中國民聯總部聯絡，要求為民主運動貢獻力量。還有些外出人員遇到困難，與中國民聯總部聯絡，要求予以協助。對於他們的要求，服務組總是盡力而為。

外出人員服務組的活動使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負責人十分惱火。他們有時去機場迎接來訪的中國大陸高級官員，與中國民聯服務組的人員碰到一起。一次，領事館的官員，向中國民聯服務組的人員要了一份「中國外出人員旅美指南」，竟然用手把「指南」高高的舉起

，向正在走出機場的中國大陸赴美人員高喊：「大家不要拿這份資料！大家不要拿這份資料！」充份表現出中共官方對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雜誌的懼怕。然而，這種阻撓是徒勞的，很多中國大陸出來的人都樂於接受這份「旅美指南」。服務組每月在機場散發的「旅美指南」達五、六百份。

中國民聯服務組的接機工作，甚至驚動了北京高層。最近，北京高層對外出的中共官方代表團明令：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採取「二不」政策。「二不」是：對中國民聯不理睬，對「中國之春」雜誌不閱讀；「一上交」是：凡接到的中國民聯宣傳品，一律上交。中國民聯服務組的活動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民聯總部為張信事件

再次致函美國國會和政府

中國山東濟南柴油機廠外出工程師張信，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被發現死於紐約領事館內。對於此事，「中國之春」曾在廿期上有詳細報導。中國民聯總部還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函美國國會和政府有關部門，要求徹底查明張信死因。

最近，張信的驗屍報告被揭露出來。驗屍報告稱，張信血液中有大麻（一種毒品）的成分，鼻腔中有（可能是強行塞入的）劇毒品古柯鹼。這使張信死因更加撲朔迷離。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於九月廿日致函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司法委員會、部份國會議員和美國司法部，強烈要求美國政府採取措施，把張信案搞個水落石出。

中國民聯為香港吳亞倫事件 發表聲明

中國大陸赴香港的幹部吳亞倫，在九月三日外出赴港期間，曾在住所自殺未遂，並要求西方國家政治庇護。醫院搶救脫險後，親台灣的我愛自由香港委員會「秘書長陳冠華將吳接出，並擬將吳送往台灣。吳在該親台組織接待期間，還書寫了反共聲明。之後，吳亞倫不知何故突然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出現，稱書寫反共聲明是被迫的，並要求回到大陸。吳亞倫出事後，國、共兩黨的宣傳機器互相指控對方對吳亞倫實行迫害。吳亞倫成了國共相爭的又一犧牲品。

九月十日，中國民聯在港成員散發了一份中國民聯的聲明，要求尊重吳亞倫的人權，要求香港政府在決定吳亞倫的去向時，本着人道主義，充分看重其本人的意願。

北京大學生「九·一八」 示威顯示要求政治參與

九月十八日，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北京大學學生會自動組織數百名學生，在北京大學示威並前往天安門廣場遊行。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們，響應了北京大學學生的行動。學生們高呼：「莫忘國耻！」「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愛國無罪！」遊行隊伍曾受到警察的攔阻、盤問，但在交涉後被允許放行。

北京大學校園內同時貼出了很多大字報，除激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內容外，有的還提出自由、民主的要求。此次大規模示威遊行，並非由官方策動。

官方會一度關閉北大校門，企圖阻止示威者外出。但大批學生還是成功地抵達了天安門廣場。

據北京大學部份參加遊行的學生們反映，這次示威的原因和意義有：

(一)學生們認為北京當局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態度過份軟弱，已達到為吸引日資而喪失原則的程度；

(二)官方過份崇洋媚外的態度引起學生們反感；

(三)嚴重通貨膨脹等改革失控現象引起學生們的憂慮和不安；

(四)青年學生關心國是和政治參與的意願，長期受到壓抑，學生們總想尋求途徑向當局顯示力量。

雖然一些人認為這次大學生遊行示威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表現，但知悉內情的人說，大學生要求自由和政治參與權力的因素不容忽視。在北京大學校園內的大字報上，曾有這樣的鏗鏘語句：「我們要安定、要四化，但是我們不能為了這些而犧牲自由。」

中國民聯二大正在籌備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第二次世界代表會正在積極籌備之中，訂於本年底舉行。中國民聯總部近期向各分部、支部、小組、聯絡站和盟員們發出通知，請各地選出代表，預備資料，為開好「二大」作好準備。同時，大會籌備處加緊展開募捐工作。

中國民聯二大的主要內容有：(一)總結交流二年來民運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二)討論國內形勢、制訂新的民運策略和方針；(三)修改、增補中國民聯章程；(四)短期培訓民運骨幹；(五)選舉

新的總部協調機構。

中國民聯就李亞頻被捕 發表聲明

中國民聯總部在獲悉了洛杉磯「國際日報」發行人李亞頻女士遭到國民黨當局逮捕後，乃聯合了東亞人權協會及中華人權協會，共同發表了聲明，除要求國民黨當局公佈詳情外，如李亞頻是因言論獲罪，要求國民黨當局立即釋放李亞頻，聲明於九月二十四日發表，全文如下：

●關於李亞頻在台被捕事件的聲明●

據台灣當局稱，在美國出版發行的中文報紙「國際日報」發行人李亞頻女士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七日以「散發有利於敵人之宣傳品」「為匪宣傳」，違反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的罪名，在台灣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

李亞頻女士，現年六十二歲，為中華民國公民，於去年底返台，並將部份國際日報帶進台灣。國際日報在一九八二年曾刊登李亞頻女士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大使的訪問全文，並曾多次刊登贊成國共和談文章。

言論及出版自由是當今世界普遍認同的基本人權之一。我們強烈反對任何政府違反這項基本人權。

在此，我們強烈呼籲台灣國民黨當局：

一、將「李亞頻事件」詳情公佈於眾。
二、如果是言論治罪，我們要求立即釋放李亞頻女士。

三、除非現役軍人，任何公民不應受軍法審判。

四、海峽兩岸公民均有權利在任何地方談論並出版任何有關解決海峽兩岸問題的言論。

北京官方對中國民聯的

新政策：「二不一上交」

(中國大陸研究生·加拿大) 翟東平

據最近訪問美國、加拿大的中國人大代表團透露，他們出國前，明確接到中央指示：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政策是「二不一上交」。

「二不」是：對中國民聯不理睬；對「中國之春」雜誌不閱讀；「一上交」是：代表團凡接到的中國民聯宣傳品，一律要上交。

北京官方制訂這個新政策，顯然是爲了應付中國民聯派員在紐約國際機場向中國外出人散發「中國之春」雜誌及其它宣傳品的行動。這一新政策的制訂，說明中國民聯派人接待中國民航班機的活動已引起北京官方的恐慌。

以前，我們留學生出國時，教育部指示我們：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實行「三不政策」——不過問、不接觸、不介入。現在，政策更上一層樓。

北京過去的「三不政策」和現在的「二不一上交」政策，是極爲不明智的。三十多年來，我們在國內養成了一種習慣：官方越阻止我們看什麼，我們就越想看它。對待「中國之春」雜誌也是如此，很多留學生出國後，都想儘快讀到「中國之春」。

其次，北京官方的「二不一上交」政策說明了它的軟弱和心虛。在國共對壘中，台灣國民黨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妥協、不

談判，中共認爲是不現實和怯弱的表現。但是，爲什麼中共又拾起這種政策對付中國民聯呢？這不正說明中共膽怯嗎？

另外，據我們所知，北京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並非真的不理睬。一位國家安全部的幹部對我們說過，國安部設有中國民聯的專案。前些日子，國安部將教育部和外交部收集

台灣專欄

台灣投資意願低落初探

(台灣留學生·美國) 中國強

投資對一個正開發中的國家是非常重要的。沒有投資，就沒有事業。沒有事業，那來工作機會？對於台灣來說，尤其重要。因爲每年總有數十萬人畢業，此不僅關乎就業機會，而且還有關社會的穩定。

台灣自尹仲容擔任經濟部長時，就走向勞力密集型的加工業，雖然勞工待遇不高，但至少做到了提供充分就業機會，給社會帶來了相當的穩定。

隨着時代的演進，台灣面臨着挑戰，即最近幾個月以來，不僅景氣低迷，而且還發生嚴重的投資意願低落。

投資意願低落的原因相當複雜，約可歸納成下列幾點：

一、台灣正面臨着經濟結構的轉型期。加工型的工業已因工資普遍提高，再加上印度、中國大陸、泰國、南韓等的競爭，已無對外競爭能力；要工業升級，却又困難重重，這是一項尷尬的兩難局面。

二、比較利益的困擾。爲什麼商人要投資？道理很簡單，因爲有利可圖。爲什麼今天台灣的投資意願低落呢？那是無利可圖。商人固然看重未來，但更重要的是重視目前。有什麼

到中國民聯的資料要了過去，統一歸檔處理。國安部還指示它的駐外人員嚴密監視中國民聯的活動，並伺機予以打擊和破壞。這難道是真正的「不理睬」嗎？

北京當局對台灣國民黨那麼「寬宏大量」，對中國民聯却予以封殺，這不得不使人爲其對台灣的統戰誠意打上一百個問號。

可以證明呢？去年台灣的出口雖然旺盛，然而，賺錢的並不多，問題是台灣的任何一家工廠，即使是無利可圖，甚至略有虧本，也要維持開工的局面。因如真正停工的話，問題更大。譬如說：大家可能懷疑工廠老闆信用的破產，銀行自然接踵而來，迅速索還債務。

三、對於台灣前途缺乏信心。對台灣的信心缺乏過去雖然存在，但以最近轉趨嚴重。其理甚明，從台灣內部而言：蔣經國先生的健康大不如昔。而其法定繼承人李登輝先生的接班程序尚未建立，使人覺得台灣局勢的不穩；另外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步伐太過緩慢，不能與目前的台灣社會、民智進展相配合；再從外部來說：香港問題已告一段落，中共自可全付精神注意到台灣情勢，尤其中共最近也表明「和平統一」的方法並不排除使用武力。這些多少帶給台灣不安。

四、投資環境日漸沒落。過去優良的台灣投資環境一天天的喪失，台灣百姓對公害、環境污染的問題顯得比過去敏感多了；工資的高漲比率很大；罷工的事件仍然時有所聞。換言之，一味壓制工人來滿足大資本的予求予取的時代漸漸過去。

以上四點是較重要的台灣投資意願低落的實際狀況，如何解危紓困，恐怕有賴台灣全體百姓的通力合作吧！

中國民聯費城聯絡站成立聲明

中國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發生的變化，與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我們中間，有很多是年輕的學生。中國的明天，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明天。

民主，不是什麼世界大同、滿天飄着雷鋒、王杰的「最高理想」。民主，是一個不完善的人類共同生活的一種將衝突降至最小，最為現實的安排。民主，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我們認識到，一個將幾個文弱書生因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而判十五年徒刑的政權，是一個不可信任的政權。我們看見了已經取得的進步，我們歡迎這些進步。但我們還是要說，講真話的人，還關在牢裏；權，還攪在共產黨少數高層領導人手裏。只要這些一日不變，我們就要大聲告訴所有的人們；共產黨的政權，仍舊是一個不可信任的政權。這出於正義感、出於公民的責任心，也出於對我們所有的人切身利益的關切。

我們之所以對我們尚且弱小的事業抱無比樂觀的態度，是因為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在當今中國的青年一代中，公然反對我們的觀點的，是少數，極少數；贊同或基本贊同我們，但因各種理由不敢、不願出聲的是多數、大多數。然而，老的和腐朽的畢竟來日無多，中國的明天，世界的明天，是屬於青年一代的。

我們是來自費城的幾個普通的中國人，基于上述的考慮，我們決定加入吶喊的行列。願聽見我們聲音的中國人，請與我們聯繫。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若不願加入，請傳播我們的聲音，為了良心，為了你們自己，你們的親屬，你們的子孫後代。

中國民聯費城聯絡站地址如下：

Li Ming P.O. Box 340 Wallingford Station Media PA 19066

中國民聯費城聯絡站一九八五、九、廿

中國民聯內布拉斯加州暨林肯市

聯絡站成立聲明

我們愛中國，但不愛現在中國的兩個政府。

我們中有人曾深信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但三十年的徹底實踐證明

了我們是受騙了。共產黨的專制統治，扼殺了人的尊嚴，阻礙了經濟發展，將中國搞得落後先進國家數十年。

我們中有人深信三民主義的理想和目標，但國民黨在台灣施政的政績，離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目標仍有很大差距，尤其在民權主義方面。戒嚴法的存在，使多黨的民主政治上不了軌道。

對國共兩黨的失望，使我們聚集在「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旗幟之下，決心投入到改變中國專制制度的行動行列。

今天，我們鄭重宣告：由中國大陸和台灣留學生共同組成的中國民聯內布拉斯加州暨林肯市聯絡站正式成立，海峽兩岸留學生的聯手操作，將推動兩岸的民主進程，也是中國和平統一的第一聲。

中國民聯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暨林肯市聯絡站的聯絡地址如下：

P.O. Box 80082 Lincoln NE 68501

中國民聯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暨林肯市聯絡站

一九八五年九月

中國民聯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成立聲明

中國民聯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成立了。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國大陸留學生發起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震動了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一年後，來自各大洲的代表舉行了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宣告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海內外配合運作的群眾民主團體——中國民聯的成立。

今天，中國民聯路易斯安那州的聯絡站的建立，是中國民運又一顆種子的萌發。在路易斯安那州就讀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推動了聯絡站的成立。從長江、黃河之濱來到密西西比河畔的中華兒女們，在勤奮攻讀的同時，也立志肩負起歷史的責任。專制制度不改，中國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時時激勵着我們。我們深知，欲達中國的民主和自由，全靠中國民衆的奮起和聯合。

本聯絡站將推動民運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宣傳和組織工作，聯絡站歡迎當地的中國大陸、台灣、港澳留學生及華僑聯繫，聯絡地址如下：

P.O. 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中國民聯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一九八五年八月

誓要跑到終點的人

——我所認識的傅申奇——

(國內) 顏汝平

初識傅申奇

我最初見到傅申奇是在一位朋友的家裏。那天他來還一本書，我則是碰巧來探望朋友，說了幾句寒暄的話以後，我們就算認識了。我的這個朋友藏書很多，除了嗜書如命的特點外，他的另一個愛好就是廣交朋友。正因為如此，我常常能在他家裏見到小傅。日子一久，我們就漸漸從閒聊到彼此坦誠相見。我和他還在另外一些私下的朋友圈子裏參加各種形式的討論。通過這些交往，我們成了一對學友。那時他比較注重社會問題的具體分析，我則專心於抽象理論的探討。

思考的抽象容易使人感到乏味。我發現自

己就是如此。與人交往，缺乏想像，大部分時間甚至不知道交談者的名姓。除了記住別人的論點以外，其它方面却很少留下什麼鮮明的印象。有一天，一個圈子內的朋友告訴我，傅申奇剛從一個師範學校退學，現在正在和一批學友組織振興學社，並打算出版該社的交流期刊。大概由於那時他開始很忙，我接連幾個月都沒有碰到他，但是卻對他另眼相待了。一有機會，我總想更多地了解他的情況。大約在七八年初夏的時候，我看到了他們出版的雜誌。雜誌刊頭叫《魚圖》，其封面裝幀得很美，魚的古樸造型出自於新石器的裝璜圖案，加上雄深粗拙的北魏書法，在雙色套印下儼然像一幅藝術作品。雜誌很厚，比一般的期刊厚一倍，這是由於紙質較差的緣故。但印刷的質量很好，遒勁有力的鋼板刻字，一看就知道是出於一位

精於此道的好手。總之，這份雜誌在創作上達到的水平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時至今日，我還沒有看到過一本同類的雜誌能和它相媲美。雜誌的內容很廣。文、史、哲、小說、詩歌、雜文、感想，樣樣都有。以後我又看到了第二本、第三本。對我來說雜誌的水平都不錯，文章的质量比較平均。除了其中有一篇談孟德斯鳩政治論的文章以外，其它的文章給我的印象都不深。我想這和我們當時經常的討論有關，因為這份雜誌所包涵的基本觀點和我們大部份人的看法並無二致，再者這份雜誌的知識分子氣很重，文章都寫得很平穩，政治意識強，思想極端的部分很少，這反映出小傅和「振興社」的朋友還處在學習探索的過程中，也反映了這個時期年青人自我反省和認識整個過程的特點。後來有一天的下午，我和小傅、「振興社」的其他兩個成員還有幾個朋友一起去人民公園散步，我記得那天我問了小傅不少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用「魚圖」作為雜誌的名稱？小傅告訴我，這個刊頭得之於一個老人的建議，「魚圖」表示了對自由的贊頌，古人說「天高任鳥飛，海濶憑魚躍。」我們現在飛不起來，就做一條準備騰越的魚好了，「魚圖」另外的一個意思是讓我們在自己的一塊天地裏合作團結、親密無間。小傅還給我解釋了「振興社」的進取目標和打算，他告訴我他們組織「振興社」和辦雜誌，是爲了讓大家都流思想，以文會友。現在年青人的思想雖有所突破，但還不成熟。「振興社」有志於在傳播科學民主思想方面、在促進中國現代的文明方面作一番努力，以達到民族振興的目的。通過那天的談話，小傅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感覺到他身上沒有那種因社會的控制而形成的晦暗心理，也沒有亂世闖蕩的政治野心，與

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相比，小傅有更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濟世報國的獻身精神和理想，與五四初期那種喚起民衆、振興文化的青年民主運動也有一脈相承之處。另外我發現小傅也不是那種內心冷峻、性格多乖的人，他爲人十分坦率、真誠，談話風趣而不世故，思想清晰而不顯簡單，總之他是那種信念明確又知道怎麼去做的人。

上海人民廣場的民主運動

時隔不久，上海人民廣場爆發了民主運動。同年七、八月份的時候，人民廣場從早到晚都是人頭攢動。演講的人、貼大字報的人、辯論的人、湊熱鬧的人、負責盯梢的人，還有稀奇古怪的什麼人都有。大家抱着各自的動機集中在這個廣場上，爲不同的目的努力着。那時期我因爲自己有一些私事，故很少出去走動，但我知道小傅差不多每天都去。有一天晚上我剛吃完飯，小傅來了，他還帶了兩個我未見過的人，小傅對我說那兩位是在廣場新交的朋友，我們客氣了幾句以後，小傅就對我說，現在不是坐在家裏「看經」的時候，現在是走向社會的時候。他勸我去廣場看看，感受一下時代的氣息，我執拗不過，就和小傅一起去了。到了廣場以後，因爲人很多、很擠，我就到邊上去看了一會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很雜，從批判共產黨，揭上層領導人的隱私到個人提出的救國綱領、聲明等等什麼都有，論述性的文章在那裏所見甚少，但有一篇《論人權》的文章，我認爲說理性很強，分析得也很透徹，在所見之中十分突出。過了不久，我回到演講的地方，發現小傅正在和一個演講者爭辯，爭辯的內容現在我已不記得。我只記得那時雙方都

比較激動，我想使他們改變討論的方式。結果我剛一開口，小傅邊上的朋友就在下面拉了我一下，他悄悄地告訴我這裏的密探不少，他們記下每一個發言者，然後常常盯梢他們，小傅前幾天就發現有人跟踪到他家附近的地方。他還指給我廣場對面的商場，他告訴我我在頂樓的窗戶後面，公安局設置了高級攝影設備。爲此他勸我不要拋頭露面，以引起注目。小傅已經是在面上的人，這樣的人有幾個就可以了，大部分的人還是應該在底下做些扎實的工作。這是他給我最後的一個理由。在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知道了他就是《論人權》一文的作者——趙君。

小傅與民主之聲

小傅創辦《民主之聲》的事，我知道的比較晚。那時正值學校考試，我收到了小傅的信，讓我替他們搞些東西。晚上我去送東西，碰到小傅及《民主之聲》編輯部的其他人，正在開會制定編輯計劃。那個地方很小，只有一間房，室內除了床、桌子和幾張椅子之外，再沒有其它的擺設。發言人看起來都挺自信，儘管各個側重不同，但聽起來都比較誇張。辯論加上滿屋子的煙氣使我想起了在書本裏描繪過的那種緊張而又刺激的地下生活。也許由於環境的感染，我也參加了討論。我認爲《民主之聲》一定要辦出理論水準，要在知識分子中間建立讀者群。我這個看法引起了幾個人的反對。他們覺得我的態度學生氣太重，不適合廣場的氣息。傅申奇雖然沒有持一樣的反對態度，但是他贊同在那個形勢下，理論工作固然重要，但更緊迫的任務應該在組織和具體運作方面。他說走出一「象牙塔」和群眾站在一起，我們

才有可能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並開拓民運的新局面。那天大家分手已是凌晨兩點。在我回學校的路上，我思索了很久，我意識到我和小傅之間有某種差異。我不知道這種差異來自何處，但我認爲這種差異代表了不同的進取方向，而且都有自己的價值。在以後的相處中，我和小傅的不同不僅日趨明顯，在《民主之聲》編輯取向上，他們內部也形成了某種的對立。

七八年臨近春節，也正是《民主之聲》臨近問世的時候，學校正放假，我常常跑那個小房間，幫助他們打打雜。小傅則常在外面募錢買所需的紙張和油墨，另外還常常帶來一些新的朋友或者新的稿件，慢慢小傅就成了搞外交和新聞的頭面人物。通過他，你會感覺到社會的氣息，生活的脈絡。大年三十，那天小房間擠了六、七個人，作最後的印刷、裝訂工作。整個過程從下午三點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四點多鐘，我和小傅負責印刷，兩個人輪流推印筒，在這方面小傅是一把好手，我則是外行，幹了不久，手臂就酸得發麻，後來我就乾脆在邊上送送紙張。臨結束的時候，大家雖然手脚已經遲鈍，但心情十分暢快。望着窗上結起的水花，感受着小屋的暖意，再看菜盤裏滿滿的煙蒂，我發現這裏的每個人都是那樣地富于浪漫和理想色彩。小傅打趣地說，大年三十聚在這裏幹活，應該有雙倍的報酬。一個報酬是雜誌出世，另一個報酬是「肚子空了」。初一的早晨，外面熱鬧非凡，我們幾個熬不住的人却擠在床上沉沉睡去。而此刻小傅則把雜誌細扎好，放在自行車架上走了。他要讓人們春節看到這份雜誌，他這樣想；也就這樣做了。

一次遊行請願事件

《民主之聲》第一期出版以後影響很大，緊接着各種油印刊物，討論會也紛紛出現。但是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上海發生了一件事，這件事影響了民運的一部分工作。事情是這樣，有一部分回鄉的待業青年和退伍軍人因工作安排問題遊行、請願。遊行隊伍先是聚集在外灘的市政府門前，要求與市領導談判。但市府對此要求不置可否，在幾個小時的相持以後，失去耐心的示威者便衝進了市府，但仍然一無所獲。最後他們設法打電話與市領導們聯繫，得到的結果則是拒絕讓步。於是憤怒就在示威者中迅速滋長、蔓延，他們領頭人決定要做一件震驚國家的事給市府看顏色。示威隊伍就當天下午封鎖了早橋的鐵路，大批的人坐在路軌上阻止火車運行。小傅他們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開始覺得人心振奮，但不久就意識到了形勢的嚴重。在編輯部的緊急會議上，小傅認為在民運力量不夠強大的時候，採取這樣的極端形式反而會給當局以鎮壓的藉口，並造成「一鍋端」的局面。小傅還提議編輯部人員應到現場去做勸阻工作。那天我正好在，我就和他們幾個人一起趕到了東站。我們到的時候，已是晚上十點左右。鐵路已被中斷近十個小時，國務院已打來兩次電話，要求示威者退出東站。我們站在早橋上面，望着黑壓壓的人群，聽着廣播裏重複播送國務院命令，感到此時已經沒有人能夠控制局面。興奮和不由自主的狂熱已經把這些人淹沒了。在嘗試做一些工作的企圖失敗以後，我們就退居一邊，靜觀事態的發展。十二點的時候，廣播開始發出警告，對繼續肇事者將採取行動。爾後，當局出動了警察排成兩列人牆向示威者逼近，有些人還想堅持不動，結果被拖到人牆中間拳打腳踢，然後馬上被扭進囚車。望着這些暴力場面我不由自主地

對小傅說，這樣的群眾運動未必會帶來民主，在落後的社會，群眾的力量也許只是一種破壞性力量。小傅知道我講這話的用意，他沉默着沒有回答。經過半小時的混戰後，鐵路綫疏通了，一列載着外國遊客的火車徐徐開來，車上很多人都拿着相機準備搶鏡頭。隨着鎂光燈一閃一閃，明天報紙上會出現搶眼的新聞，而我們却默默無語，感到空氣驟冷，夜更深了。

當局進行鎮壓

兩天以後公安局發佈了正式通告，禁止擾亂社會治安的任何舉動。公共場所的集會，已經成立的組織，出版的刊物均被指責為非法。通告以嚴厲的措辭警告在此條例公佈之後，沒有停止的活動將以反革命地下活動論處。看過這個通告，每個人都意識到，根據形勢該是作出自己選擇的時候，或繼續搞或退出。編輯部為此召集了一個擴大會議，除了編輯以外他們還把當時各路有些影響的人也請來一起討論這個問題。會上對形勢不同的看法迅速形成了尖銳的對立。除了小傅以外，編輯部一致主張民運將面臨低潮階段，因此工作的重點要有所轉移，社會規模較大的活動與組織應暫時放棄，特別還要制止任何不理智的有害的衝突。在可能的條件下，應利用合法的形式鬥爭，同時爭取獲得廣泛的民衆支持。來自其它組織的人則認為，如果民運採用低姿態來爭取生存，那麼妥協一方面會使我們失去民心，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被當局排擠掉，他們認為現在的上策是把各方的力量都聚集起來，聯合採取行動。這種行動有一定的針對性但決不採用激烈的手段，造成一個讓當局吃不掉的局面。我當時坐在

邊上沒吭聲，從個人的想法來說，我自然同意編輯部的看法，不過我也覺得照他們的做法，結果必定是不了了之，低姿態固然穩妥，但免不了慢性自殺的命運，但是相反的提議，我直覺上却以為這是更簡捷的自殺。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小傅打破了沉默，他說：在我們所處的社會裏，我們很難知道什麼是合法與不合法的界限。民運所爭取的究竟是什麼？是基本的合法權利，這些權利在憲法上都寫明的，就是如果我們要求在現實生活中兌現這些權利，就被認為不合法，我們要看清這個問題的荒誕性。他還說了一段使人難以忘記的話，他說：參加民主運動，我並沒有抱着救國濟民的理想，我也不想做一個叱咤風雲的英雄，對我來說，從自己開始去認識社會是最基本的，這樣，你可以知道什麼叫權力，什麼叫民主。如果個人連這一點都無法做到，中國不會有民主的將來。在一個不需要領袖的時代，創造領袖只會創造更糟的悲劇。為此我願意繼續我自己的工作，這個工作就是通過對自己權利的鬥爭，去爭取真正的民主。如果這一點也不能成功，那我們就可以知道鄧小平當政的格局和實質。在打破幻想和實現理想之間，第三條路就是愚民。聽完小傅的話，大家沒有繼續爭論，似乎每個人都已經看到了上海民運今後發展的大致情形，而且統一思想也已不可能。當時的默契只能是各走各道，互不拆橋。

從學友到學友

編輯部在那天的晚上，舉行了內部會議。由於大部分人認為目前顯示出來的問題已證明民運缺乏理論基礎與社會條件，而《民主之聲》在思想啓蒙方面暫時也做不出什麼有益的工

作，因此決定該社自行解散，並且聲明《民主之聲》這個雜誌已不復存在，沿用該名又繼續活動的人將自負其責。大家臨分手時，互相約定，由於過去的工作，彼此間將作為朋友永不背叛。需要的時候，每個人都會以朋友之情互相支援。大家還特別對小傅關照了一番，然後這批朋友就分散了，回到自己的角落。我和小傅那天也沒有說什麼，握了握手就算告別。在他跨上自行車駛入寒夜的時候，我很想對他講幾句話，但我不知道應該說什麼。在我們中間，他既然是最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別人又能夠說什麼呢？望着小傅遠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覺到一種茫然，等待這位堅忍者的命運會是什麼呢？會不會像魯迅所說的是一失敗的英雄——「不懈跑到終點的勇士」呢？或者成爲一個落魄的避世者？夜正長，路也正長，我知道在我們不同運行的車轍上，我會永遠注視他的行程。自此以後，我們雖然見面很少，但從那天起，我們從學友變成了一對摯友。我們雖然不同，但相知很深。

淮海路上的衝突

編輯部解散以後，我雖然和很多人都保持着聯繫，但很少參與外面的活動，甚至對那個無拘無束的天地——小屋，也很少光顧。從其他的朋友那裏，我知道小傅開始獨家經營起《民主之聲》，並自己動手寫了不少文章。對此，有些從事過雜誌的人頗有些不滿，他們不希望將來出什麼問題干係到他們，他們要我出去做小傅的工作，讓他放棄採用《民主之聲》的旗號，雖然當時我也覺得小傅這樣做有些不妥，但從小傅一貫的爲人來講，我深知他是個人做事一人當的好漢，我絕不相信他會牽繫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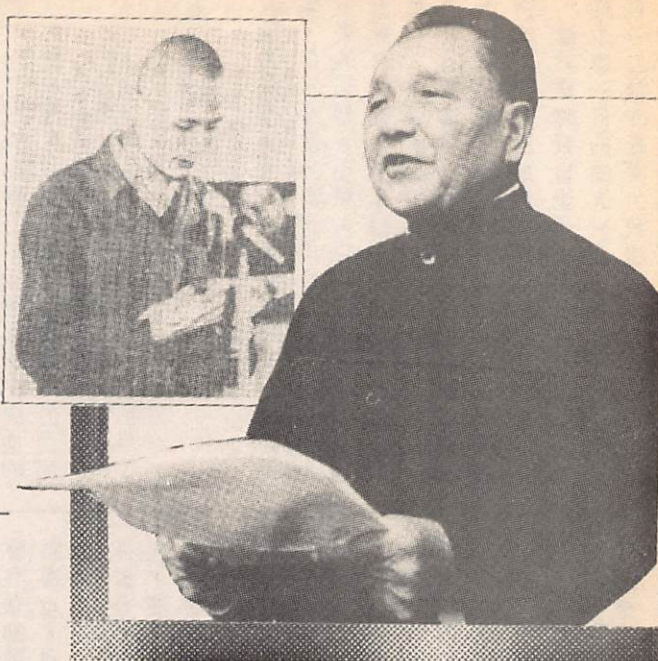
人。於是在給小傅的信上，我沒有談及此事，我覺得在其如此艱難的時候，爲小事吹毛求疵是不太應該的，在此後不久的一個星期天，我約了劉君幾個人去看一個在淮海路上貼大字報而出名的人，這個人寫的東西都和經濟學有關。但那天此人不在，我們就轉到淮海路去看大字報，我們到的時候發現那裏聚的人很多，而且邊上圍着不少的警察。我們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就擠進了人群，在人群裏我發現小傅也在那裏，原來小傅他們正在那裏組織演講，要求官方取消禁令。我還看到在演講者背後有一些退休老人正拿着水桶、刷子準備清除那條街上的大字報。在我還沒來得及招呼小傅的時候，突然一陣尖利的警笛聲從遠方而來，在開來的十幾輛摩托車上走下一個當官模樣的人，他迅速走到警察中低聲講了幾句。然後只見這批警察立刻撥開人群，衝向小傅他們，試圖把他們趕走，同時他們還指揮這些退休工人動手清除大字報。被圍在中間的小傅他們一面試圖抵擋警察的拖扯，一方面對撕大字報的人陳述道理。邊上圍觀的群眾見此場面都十分氣憤，他們開始斥責動手的警察，並排成人牆擋住撕大字報的老人。接着，雙方的呼喝變成了一場混戰，在互相的扭打中，我看到小傅他們雖然挨了一些拳腳，但始終沒有動手。混戰的結果是很多人被打傷，並拖進了囚車。小傅他們則因爲臨場冷靜而沒有發生意外。事後小傅感慨地對我說：我時常爲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困惑，因爲事情的結果往往和開始的預期相反。很多爭取民主的人，常常會在其過程中發生矛盾。今天的例子說明這一點，過去的革命也是這樣。我知道出自小傅內心的這些話，流露出了他的悵然和疑慮，他的意志不可能讓他中途而廢，他在考慮如何平衡社會選擇與個人進取間的矛

盾，避免理想的熱忱導致行爲的極端，民主的目標演成專制的結果。小傅能夠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我認爲十分可貴。正由於他的明智和坦誠在日後的組織全國民刊和參加競選的過程中，他才能贏得那麼多人的推崇及尊敬。

我為小傅驕傲

在淮海路這次的長談以後，我們幾乎難得見面了。一方面是小傅形影不定，常常離開上海，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彼此的心照不宣。他知道我同意他的許多看法，但在行爲方面却更願意在知識啓蒙上用功，而且性格內向，不喜歡拋頭露面。小傅後來給我來了幾次信，每次都談了他簡單的情形。他還告訴了我，他參加競選並非兒戲，也知道競選成功並不解決實際問題，但是他要在實踐中體現每個人應有的權利。從他參加競選到籌備全國民刊，我覺得小傅爲實現自己的信念所作的努力已在深度和廣度上有了新的開拓，同時我也開始爲他的將來擔心，對當局來說小傅已經走得太遠了。

說實在的，以後小傅的被捕，並沒有使我吃驚。不光是我，大部分朋友們對此都是有所準備的，小傅當然也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實現理想和抱負總需要付出代價，中國民主化的實現除了需要有人爲之獻身之外，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對它的追求過程中。民主對小傅不僅是目的，也是手段和過程，兩者不能加以分割。小傅這樣想，也就這樣做了。作爲一個人，我尊重他的選擇，作爲朋友，我爲他驕傲。夜已經深了，春天的夜有時格外寒冷，給人失望，也許只有明天，才會使我們耐住這寂寞，等待着，企望着。（一九八五年二月於上海）



鄧小平的情緒， 魏京生的命運？

——評鄧小平拒絕釋放民運人士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呂東萱

這次回國聽說，中央書記處、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及公安部、北京公安局等中共高層領導部門，都有同情魏京生等民運人士的人，並為假釋民運人士做了很多輿論。

關於釋放魏京生等民運人士的要求，海外一直都有很多輿論。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國際筆會等組織都曾要求探視魏京生等民運人士；中國民聯、海外僑社組織及許多著名的華人學者都在不斷地呼籲中共釋放魏京生等民運人士。然而，當有人把這些提議報告給鄧小平時，全被鄧小平否決了。老鄧說：放魏京生？等我死了再說吧！

今年六月，中共統戰部門花了巨款，邀請了六十多位海外學者，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大陸與台灣學術討論會」。當鄧小平在會上出現時，夏沛然先生首先提出釋放魏京生、王希哲和傅月華的要求。這一要求可激怒了鄧小平，鄧小平惱怒地說：你們不瞭解，魏京生這等人一出來，國家就亂啦！鄧小平的這種家長作風的表現，令與會學人們大感失望。後來有人說：鄧小平這幾天情緒不佳（因改革失控），夏沛然先生恰在此時提釋放要求可謂未擇良時。

在此，筆者不禁要問，鄧小平情緒的好壞，就應當影響魏京生等獄中民運人士的命運嗎？他們何罪之有？再說釋放魏京生等民運人士的提議，屬於司法部門的事情，鄧小平本應轉達給司法部門，由司法部門通過司法程序對提議作出答覆，然而鄧小平却能獨自作出裁判，

並將個人的好惡情緒凌駕於司法的公正之上，這算什麼制度？

十年文革中，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都不會吃過毛澤東及四人幫專政的苦頭了嗎？為什麼至今還不痛定思痛，反過來又對人民實行專政呢？近幾年來，中共為了吸引外資，為了取得香港人民的信任，為了對台灣當局的統戰，釋放了大批國民黨人士、宗教人士等，但就是不肯釋放一些獄中民運人士。中共的這種「政治形象」是個虛象，人們是清楚的。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是至今許多外商不敢到中國大陸投資的原因之一。最後筆者指出，中共只有盡早釋放所有獄中民運人士及持不同政見者，徹底廢除人治，實行法治，才能樹立真正的新形象。願思之再三！

從里根和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

看法治和人治下的改革

(在馬利蘭大學的講演，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中國民聯主席) 王炳章

編者按

一九八五年六月廿九日，中國民聯華盛頓聯絡站在馬利蘭大學舉行了講演會，王炳章先生在講演中，對比了里根和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與會者認為內容新穎，建議整理發表，以饜讀者。編輯部根據錄音作了整理，王炳章先生閱後增刪了部分內容。

很高興到這裡來，這是我第二次到馬利蘭大學講演。第一次是二年前，但那次講演是在巴爾鐵摩的馬大法學院，未到主校園來。

要講的內容很多，昨天有人向我建議專門講國內的經濟改革形勢，因為，留學生們最關心的，是經濟改革，海外報刊報導、評論中國最多的，也是經濟改革。今天的紐約時報上，有一篇發自北京的報導，說中國最近進口

了二十輛美國凱德萊克高級轎車，每輛三萬九千美金，車內有電冰箱、電視和小酒吧。外國記者問榮毅仁，這些轎車供誰享用，榮說：「這要看機會了。」依我看，榮還應補充一句：「當然，權力越大、享用的機會也越大。」可是，榮毅仁沒這麼直說，他講得很技巧。奇怪的是：在用外匯進口這些高級轎車的同時，財政部門却一再指出近來外匯流失太多，造成外匯儲備銳減。外匯應花在「四化」的急需項目上，而這些供高級首長享用的昂貴轎車，是否為急需品呢？我們不知道，購買這些轎車的外匯是否為「計劃外」的外匯，但我們知道，國家外匯儲備的銳減是一個事實。

一些部門呼籲控制外匯，但另一些部門却在揮霍外匯，這種矛盾的現象，說明經濟改革已有失控苗頭。除外匯管制出現漏洞之外，經濟失控跡象還表現在特區政策失誤、幹部經濟犯罪層出不窮以及通貨膨脹控制不住等。

改革為什麼出現失控跡象？大家在着急，我想，鄧小平更着急。鄧小平稱這次經濟改革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以便與毛澤東奪取政權的第一次革命相齊名，其志向，不可謂不大。湊巧得很，美國的里根總統也在發動所謂第二次革命，里根的第二次革命，乃針對華盛頓的第一次革命——獨立戰爭而言。

鄧小平和里根的第二革命，有一個重要的相似點——都是經濟革命，而他們所針對的第一次革命，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都是武裝建國的政治大革命。鄧小平和里根都想在古稀之年，創造出與開國元勳一樣的業績，真可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我密切注視着這兩個第二次革命：它們于八十年代在地球兩側同時展開，遙相呼應；它們都是經濟革命，差別僅是鄧小平從價格體制改革入手，里根則從稅務制度改革入手；它們的目標都是富國強民。

然而，一個重要的區別在於：兩個第二次革命是在完全不同的兩種社會制度下進行的。正是由於這一點，儘管它們的目標相同，但其展開的方式不同，所得到的結果也會不同。

今天，我就兩個第二次革命的進行方式（而不是它們的內容），作一些比較，或可能揭示鄧小平改革失控的某些原因。

方案保密還是公開？

去年十月廿一日，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報亭排着長龍，人們爭相購買當天的人民日報，它登有剛剛獲得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人們渴望盡快讀到它，因為這個《決定》「決定」着億萬中國人的命運，而在他們的命運被「決定」之前，這份文件的內容是絕對保密的。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其它很多中共中央決定一樣，事先僅由少數人拍板定案，然後交由中央委員會形式上通過。一旦公佈，便像聖旨一樣，必須人人遵守。在文件正式公佈之前，如果有人將之洩露出去，必以洩密罪論處；如老百姓想探聽些內容，也將有竊取黨的機密之嫌。這就是鄧小平第二次革命方案的保密性。

與鄧小平方案的保密性形成鮮明對照，里根第二次革命的方案在正式施行前完全公開，做到家喻戶曉。除大眾傳播媒介為報導外，里根夫婦還準備在美國各州進行巡迴演講，推銷他的稅制改革計劃，直接把信息傳達給人民。

差別是多麼的明顯：鄧小平的方案在實施前，他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里根的方案在提交國會討論前，他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威斯康辛州一群婦女舉行上身裸體示威，反對雷根的改稅方案。她們舉的牌子上寫着：「不要坐視，加入我們！」



里根在威斯康辛州推銷他的改革方案，這是支持者送給他的一件工服，上面寫着：「減稅師傅」。

新聞傳播媒介對方案的態度

鄧小平的改革方案——《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公佈後，國內新聞傳播媒介一片「歌德」之聲，沒有一篇文章、一則報導是批評改革方案的——哪怕是一點點的批評。

里根的方案公佈後，美國各大報刊除對其內容詳盡介紹外，還廣泛報導人民大眾、各級政府官員以及議員對方案的反應和評論，當然，新聞媒體本身也可對里根方案品頭論足。我瀏覽過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間派的報刊對里根方案的報導，真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什麼意見都可發表。發行五百萬份的《時代》周刊，用「里根的稅收袋」為封面標題和封面設計進行了評論報導。持自由派立場、發行三百多萬份的《新聞周刊》，用「里根的革命」作為封面標題。《新聞周刊》還進行了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支持里根方案；百分之二十三反對；百分之二十八不確定。持保守立場的《今日美國報》，民意調查得出了類似的結果。

中美新聞媒體的不同表現，乃取決於一個事實：中國大陸的報刊均是胡耀邦所稱的黨的喉舌，黨的喉舌對於黨的決定，當然只能發出贊揚的聲音；美國的主要報刊都是獨立的，又享有有保障的新聞自由。

民衆及各級政府官員的反應

美國各階層民衆對里根方案的反應極為不一，有的堅決擁護，有的極力反對，有的要求部份修正。民衆表達意見的方式有示威、集會、投書和向議員直接聯絡等。一群威斯康辛州

的婦女對里根的改革計劃表示抗議，為吸引新聞媒介和大眾的注意，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竟舉行了上身裸體示威。在美國，人們作任何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事，都是允許的。在我們中國，甬說用裸體示威來抗議領袖，就是穿着漂亮整潔的衣服對鄧小平的方案發表一下公正的、含有善意批評的評論，都會遇到風險。



紐約州長柯莫(左)和紐約市長郭德華(右)公開抨擊里根的稅制改革方案。

在公開場合，人們只能恭維中共中央的決定「英明、偉大」。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即鄧小平改革方案公佈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就在頭版頭條報導，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一致贊同和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的決策」。這是他們的真心話，還是人民日報強姦民意？

看看人家美國州、市級政府官員對里根方案的表態，絕不像我們中國省、市官員那樣異口同聲地擁護領袖的決定，而是旗幟鮮明地表達他們自己的看法。紐約州州長柯莫(MARIO CUOMO)和紐約市市長郭德華(EDWARD KOCH)都直言不諱地反對里根方案，柯莫州長還準備串聯其他州長，聯合抵制里根方案在國會通過。同時，也有州長表示基本上支持里根計劃。這才是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是中國老百姓和各級政府官員對鄧小平的改革方案都輿論一致地表示完全贊同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人認為過了頭，有人認為還不夠，更有人認為沒有改在點子上。可是，人們的真心話不能公開說，只能私下議論。這樣造成了兩個問題：一是人民群眾中蘊藏着豐富的智慧，對如何改革，有不少真知灼見，由於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些智慧無法集中起來；二是人們的不滿無法尋合法途徑宣洩和表達，積壓起來，造成改革的阻力。

儘管里根的方案遭到很多官員及民衆的反對，但是，他的妥協方案（在吸收了反對人士的合理意見之後）一旦獲得國會通過而成為法律，則必須人人遵守。有意見嗎？可以保留。要修改法律，必須經過另一個立法程序。在我們中國，雖然全國上下「一致擁護」鄧小平的改革方案，可是，很多官員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對策」，採取陽奉陰違的手段，破壞和抵制鄧小平的改革。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方案實施前，不允許大家公開對方案表示反對和批評的意見。

國會議員的責任

里根方案公佈後不久，我的美國籍房東就

接到本選區國會眾議員的調查信，徵求他的選民對里根稅制改革方案的看法。國會議員必須隨時與他選區的選民保持聯繫，并尊重選民的民意，否則，他就會失掉選民的支持。里根的稅制改革方案必須在參眾兩院獲得通過後，才能實施，因此，國會議員的責任是十分重大的，對這一關係到全國人民利益的提案，議員們必須慎重從事，并忠實反映本區選民的意見。

反觀我國的國會議員——人大代表們，有幾個是真正民選的？他們多半是上級共產黨黨委欽定的，所以，人大代表只對提名和任命他們的上級黨委負責，談不上對選民負責。中國國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目前也只是起到對黨中央某些政策和決議認可的作用。

法治與人治下的改革

里根與鄧小平的第二次革命的最根本區別在於：里根的改革是法治下的改革，鄧小平的改革是人治或黨治下的改革。

為何稱里根的改革為法治下的改革？且看它的程序：(一)里根總統首先提出方案；(二)民衆及傳播媒介廣泛對方案發表意見；(三)里根將方案提交到國會討論；(四)國會議員根據民意對方案提出修正；(五)各方妥協後，國會投票通過方案，使方案成為法律；(六)公佈法律，大家遵守。違法者，由法庭處置，以保障方案的貫徹。

為何稱鄧小平的改革為人治或黨治下的改革？鄧小平第二次革命的進展程序與里根的截然不同：(一)少數共產黨決策人確定方案；(二)黨中央開會形式上舉手通過方案；(三)以黨中央文件和黨的政策的方式傳達至全國，讓全國各級政府及人民執行。民意及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全國方案制定過程中，不起絲毫

作用；四雖然鄧小平的方案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但非黨員的下級和老百姓若違反了中央政策，仍會被依「法」懲辦，而黨的幹部在執行政策上不合中央的意，往往只會受黨內處分而不是法律制裁。用這種處罰辦法保障黨的政策貫徹，是極不公平的。

再看一看人治和法治下改革的三點區別：

第一點：里根的第二革命方案雖然要通過較為繁瑣的立法程序才能通過實施，但一旦被國會立為法律，就不會被輕易變動，除非再有人提案并經過另一次立法過程。這就是法律的穩定性。相比之下，鄧小平的第二革命以貫徹黨的政策的形式進行，優點是動作迅速，特別是在一個人說了算、一個人的話就代表黨的政策的情況下，更是雷厲風行。但是，這種方式的致命點是它的易變性。政策的尺度大，一會兒緊、一會兒鬆、一會兒收、一會兒放，不但隨形勢而變，甚至有時隨領導者的情緒而變。換了領導人時，政策更容易變。外國投資者為什麼不敢大規模向中國投資？原因之一，就是中共政策易變，沒有法律保障。

第二點：鄧小平的改革政策非常籠統，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也只是個原則，并不具體。這樣，政策被賦予很高的彈性。里根的改革方案因為要經過立法過程，條文十分具體詳盡，達四百六十一頁，連公司請客時每頓飯能減多少稅都有明文規定。這種細緻的規定，便于解釋的準確性，使得漏洞減至最低。

第三點：最重要的是條文的解釋權。在中國，什麼叫符合中央政策？什麼叫違背中央政策？解釋權不在法院，而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政策的彈性越大，漏洞就越多，解釋權就顯得越重要。比如說，中共中央決定指出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可是，什麼是「

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什麼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這些概念并不明確，而解釋權又壟斷在高層領導人手中。對概念的解釋不同，往往導致派系磨擦。里根的方案獲得國會通過成為法律後，解釋權就歸到法院了，由於條文具體，曲解的機會很小。

中美兩國的第二革命，哪個更尊重民意呢？通過上面的比較，每個人都會得出答案。因此，由民意代表的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才能代表人民；而黨的政策，只能代表黨的利益，在中國，有時黨的政策連整個黨的利益的都不能代表，只能代表某一派、某些少數決策人的意志。

前景如何？

兩個第二革命在八十年代地球的兩側同時展開，它們的前景如何呢？

鄧小平的改革已經產生了嚴重的併發症。出現了失控的跡象。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是人治下的改革，不是法治下的改革。我們這裡指的法，至少有三個層次的意義：(一)用經濟立法保障改革措施的執行；(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司法獨立。我們可以預言，如果鄧小平不重視法治的作用，不尊重廣大民衆的民意，其第二次革命的前途，只能像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一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可喜的是，經濟立法的觀念，已被國內愈來愈多的人所接受，包括不少黨內主張改革的人士。然而，僅僅立了法還不行，重要的是要守法，要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保障司法的獨立。

里根的第二革命，尚處於宣傳、準備階段，他的方案，要在參眾兩院通過、獲得法律效用後才能實施。估計其方案的某些條款將在

參眾兩院的激烈辯論中，有所修正。不管最終通過的方案與里根的最初提案相差到什麼程度，新的稅制一旦實行，決不會像我們中國當前的改革那樣，出現那麼多的混亂。

先從開放言論開始

要把中國的人治制度轉變為法治制度，是相當困難的，不能過于着急。然而，必須開創一個向法治社會過渡的起碼環境，這就是要開放言論，讓人們自由講話，允許人們傳播法治的觀念和知識。

鄧小平等人始終不明白這樣一個基本的觀念：開放言論，對改革是利多于弊的。鄧小平們總以為，言論、新聞自由了，局勢就亂了。其實不然。現在，沒有言論、新聞的自由，局勢倒亂了起來。深圳的外幣黑市交易、海南的汽車倒賣、各地官僚的貪污腐化，還不夠亂嗎？新聞、出版及言論的自由，不但不會致亂，反而會止亂。群衆的輿論監督會起到多方面的止亂作用：例如可以揭露貪官污吏、使政府官員置于群衆的輿論監督之下；可以讓大家暢所欲言、提供改革方案、集中群衆的智慧；可以介紹現代先進社會的法治管理觀念；可以打擊恢復派、保守派對改革派的反攻等等。

如果不逐漸開放言論，中國是永遠不會治理好的。

今天，我僅就里根和鄧小平的第二革命的進展形式，作了一些粗淺的比較。如果我的發言能啓發大家對兩種社會制度進行對比的話，我就不虛此行。我願意和諸位一起，繼續密切關注地球兩側遙相呼應、同時展開的第二革命，在它們的對比中，豐富我們的認識。

謝謝大家。

「中國式的民主」辯

(中國民聯)王炳章

中國之春雜誌連續三期介紹多元民主社會的思潮與各種民主政體的運作方式。

一談到在中國搞民主，常有人說：「中國要實行中國式的民主；不要西方式的民主。」可是，究竟什麼叫「中國式的民主」，他也難以說出個所以然。

「中國要實行『中國式的民主』，這一論調在部份人中流行起來，有三個原因。首先，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們有意的向人民灌輸如下邏輯：「你先設計好適用於中國的民主政體方案，我們再來實行民主。否則，只好先維持現行的專制。」此其一。

一些人有一種狹隘的「大中國主義」，認為：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中國不必邯鄲學步。中國要實行民主，一定要實行比西方好的「中國式民主」。此其二。

還有一些中國人，尤其是學者們，崇尚完美主義。他們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某些社會問題，如吸毒和都市犯罪等感到憂慮，想設計出一套完美的「中國式民主」，來防止這些社會問題。此其三。

我認為，我們現在大可不必爭論要「中國式」的還是「西方式」的民主。問題的焦點在於：我們是不是要立刻向民主起步？向專制告別？沒有飯吃的人，是不會為吃西餐或吃中餐而爭論不休的。同樣，如果中國人渴求民主的話，應該持的態度是：不管什麼方式的民主，只要是民主，我們就歡迎。

此時，我之所以想到用吃飯作比喻，乃因人類需要兩大食糧：自然食糧及精神食糧，而自由民主是保護人們能夠享用自己所好的精神食糧的必要條件。人類需要精神食糧，是區別於其它動物的重要標誌之一。

談到吃飯與食糧，確實有中國餐和美國餐之分。中國者：米飯、饅頭、炒菜；美國者：麪包、熱狗、牛排。但不管中餐、美餐在形式上有多大差別，但均含三種要素：澱粉、脂肪、蛋白質。這三種要素為人類生命所必需。如果一種東西三種要素都不含，便不成食物，更稱不上美國餐或中國餐。

由食物再談到民主。民主政治至少也含有三種要素：(一)權力歸於人

民；(二)人人在政治上平等與自由；(三)多數人的意志得以行使，少數人的意志受到尊重。

蛋白、脂肪和澱粉，通常以餐食的形式為人類服務，形成了中國餐、美國餐和法國餐等。同樣，民主政治三要素也必須以外的形式加以體現，它們是：(一)權力分散、互相制衡；(二)多黨制；(三)軍隊不干涉；(四)自由選舉；(五)新聞獨立與自由。由於三權分立和二權分立的不同，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差異，民主政體分為美式、英式和法式等。但是只要叫民主，權力就必須分散，政權就必須民選。至於權力分成二權、三權或四權，並非至關重要，只要能制衡就行了。國會議員和總統是由直接民選，還是由基層議員選出，也並非關鍵，關鍵是執政者是否操縱選舉、是否人人都有平等參選的權利。

一句話，自然食糧的形式並不重要，只要它能提供營養；民主的形式也不重要，只要它能保障人的自由、人權和參政的權力。

如果我們中國人真的渴求民主，就要像餓肚子的人不擇食那樣，不必計較英式、美式或法式的民主，而是拿過來用上再說。

若干年前，英國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建立起殖民統治。英國殖民者撤離時，這些在亞洲、非洲、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地大都採用了英式民主。儘管這些殖民地原來的文化背景、民族習慣、經濟條件都極不相同，但英式民主在這些地方照常運作。如果當年印度人民非要印式的民主，澳洲人民非要澳式的民主，加拿大人民非要加式民主，如果這些民族都堅持「英式民主不適用於本國國情」，那麼，恐怕今天還爭執不休。

有人擔心，美式民主和英式民主不適用於中國人的民族性及文化傳統。可是，事實上，中國人無論是移民到美國，還是英國，抑或澳洲，大都比國內的同胞生活得快樂，多能適應當地各式的民主政體，而且在企業界和學術界頗有建樹。

至於「必須先設計好一整套的中國式民主政體模式，才能開始搞民主」的論調，也是難以站得住腳的。美國並非先訂好憲法才開始獨立革命，而是一群追求民主的人奪得政權後，才設計了整套的美式民主政體。後來，這套政體的運作方式，逐步修正完善。

什麼是中國式民主？答案已經有了：不管什麼形式的民主，拿到中國去實際應用，就成了我們「中國式的民主」。不拿不用，永遠不會有「中國式的民主」。

最後須強調，推展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是言論自由，即大家在國內有討論「中國式民主」的自由。這，就是中國民聯爭取的第一個目標。■

瑞士民主制度簡介

(台灣研究生·美國)黃曉桃

一 國情簡介

1 地理位置：位於中歐；北鄰西德，東接奧地利，南睡義大利，西鄰法國。
2 面積：一五、九三六平方英里。無海岸線。

3 首都：伯恩(Bern)

4 人口：六百四十八萬。

5 文化：德語人口占百分之六十五；法語人口占百分之十八；義大利語人口占百分之十一。教育普及，幾無文盲。

6 每年軍費支出：一九八四年為美金十九億七千萬美元。占全國預算百分之二十點四。

二 瑞士聯邦的國家體制

(一) 一八四八年憲法

現代瑞士聯邦的國家體制奠基於一八四八年的憲法。一八四五年，七個天主教邦為爭取更大的自主權而組成聯盟(Sonderbund)與瑞士聯邦分裂。一八四七年，天主教邦聯盟抗拒聯邦政府的解散命令。內戰因而爆發。內戰打了二十五天，雙方共損失一百二十八人。天主教邦聯盟戰敗。

一八四八年二月，勝敗雙方各派代表組成修憲委員會。同年九月，瑞士國會(Diet)通過新憲法而成為瑞士聯邦的基本法。

一八四八年修憲委員會的中心任務在創立一個聯邦體制，使之既能夠促進聯邦的穩定與統一，又能夠反映各邦傳統的重要地位。然而，小邦主張各邦均有同等的代表權；大邦却堅持應以人口多寡為基礎。修憲委員會從美國的兩院制得到啟示，創立了一套雙峰制度。在聯邦大會(Federal Assembly)裏設立兩個職權相當的議院。一個是代表各邦的邦議院(Council of States)，一個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國民議院(National Council)。這一來，中央集權與地方主義的衝突就得到了調和。

(二) 聯邦國會

1 邦議院：邦議院雖然代表各邦利益，但是邦議院的議員並不受本邦政府的約束。各邦無論大小，均有兩名議員，半邦有一名議員。半邦是從一個全部分成兩部份。瑞士現有六個半邦。

2 國民議院：國民議院議員每四年一次由全國普選選出。起初，每兩萬人中選舉一位。但是後來由於人口增長，逐漸改為每兩萬四千人中推選一位。一九六二年將議員人數固定為兩百名，以利工作效率。

3 聯邦大會職能：聯邦大會會址在瑞士邦聯(Confederation)的首都伯恩(Bern)。

法案須由兩議院多數通過方得成立。兩院舉行聯合會議選舉下列最高行政首長：一、邦聯政府的聯邦委員會(Federal Council)；二、瑞士的全國最高法院——聯邦法庭(Federal Tribunal)；三、政府與聯邦大會秘書處的首長——聯邦首相(Federal Chancellor)；四、三軍總司令(Federal General)。但是祇在緊急時期任命之。

(三) 聯邦政府

聯邦政府由聯邦委員會集體領導。

聯邦委員會是一個很特殊的機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政府大不相同。委員會有委員七名，通常都是富有公共事務經驗的人士。每一委員任期四年，分別由聯邦大會選出。連選得連任。有些委員甚至在位超過廿五年。

重要決策由七位委員共同決定並集體負責。一方面各委員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反映出不同地方和語言的成份；另一方面，委員雖需列席聯邦大會，但他們並非兩院之議員，且他們無需為政策之被否決而像英國內閣那樣提出總辭。這是聯邦政府穩定而持續的一個重要因

素。

聯邦政府內分七部，包括外交、內政、財政、司法與警察、經濟、交通運輸及能源、和軍事。每位聯邦委員會委員各領導一部。聯邦總統由聯邦大會自七位聯邦委員會委員中選出擔任。任期一年，不得連任。通常總統一職均按論資排輩輪流擔任。總統雖為七名委員之首，但地位與其他委員完全平等。

(四) 司法

瑞士司法體系亦如美國，採三級制。瑞士最高聯邦法庭（Swiss Supreme Federal Tribunal）有法官廿六位，由聯邦大會選出，任期六年，連選得連任。（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由總統任命，為終身職。）聯邦法庭無權決定聯邦法律是否違憲，但是，聯邦法庭可以裁決聯邦法律與聯邦法律有否衝突；也可解決邦與邦之間的法律爭執。此外，聯邦法庭亦有憲法所賦予保障人權之責任。

(五) 地方政府

瑞士憲法第三條規定。「凡聯邦憲法未予限制之主權均屬各邦所有，故凡未賦予聯邦之權利均由各邦行使之。」自一八四八年以降，聯邦之權利有增加之勢。首先，外交事務均由聯邦政府執行之。各邦無權與外國訂約。其次，除非聯邦政府批准，各邦不得擁有超過三百人之常備軍。第三，關稅統由聯邦政府征收。各邦之間的關稅全部取消。各邦僅保留直接稅之收入。郵政、電信與廣播均由聯邦統籌辦理。從前的三百多種貨幣也於一八五〇年由聯邦統一，使用瑞士法郎。

雖然各邦放棄了許多既有的權利，但各邦仍保有各自的政府和議會。各邦也自訂邦憲法

，不過須得聯邦政府批准。法律之執行與教育之提供亦專屬各邦。瑞士聯邦之公民權亦以邦和更基層的社區（Communes）為基礎。一個人在成為瑞士公民之前必須是邦的公民，而邦的公民又必須是三千零九十五個社區之一的公民。社區乃是瑞士社會的基石。

三、瑞士民主的成長與趨勢

一八四八年的憲法使瑞士成為一個代議民主的國家。然而，一方面由於瑞士人民要求更高程度的直接參與，一方面瑞士人民也致力於以民主方式解決社會內部的緊張與衝突，使得瑞士的民主政治蒸蒸日上。

鑒於一八四七年的內戰乃導因於舊憲法中缺少有關修憲的規定，終致訴諸武力，一八四八年憲法特別規定了任何時候均可修憲，且人民有最後決定之權。瑞士人民兩個直接民主的工具是強制的憲法複決權和民衆的憲法創制權。

聯邦憲法的任何修訂均必須經由全國複決方能通過。修憲案必須獲得所有選民和邦的多數贊同。雖然修憲案通常多由聯邦委員或聯邦大會提出，但是人民自己也可以提議修憲。這就是民衆的創制權。在行使創制權提案修憲時，必須得到至少五萬已登記投票之選民的簽署請願。民衆可自行起草修憲或委託立法機構代勞，最後經由全國投票表決。

第三個直接民主的工具是立法複決。原則上，聯邦大會所通過的法律和重要的國際條約，民衆都有權對它們提出質疑。只要有三萬名選民和八個邦在法律公佈九十天內簽名請願，就可要求立法複決。只要多數民衆投票反對，即使沒有過半數的邦反對，這項法律就算是被封殺了。

直接民主和憲法的彈性使瑞士聯邦得以應

付各種內外壓力，也使瑞士聯邦更加統一穩定和民主。以下簡單地列舉幾個重要的例證。一、創於一八七〇年的瑞士社會民主黨倡議中央集權，主張：「一個法律，一個軍隊。」在德、義民族國家強盛統一的影響下，瑞士終於一八七四年通過修訂強化聯邦的權力。二、一九一九年以前，聯邦委員會中激進派勢力龐大，控制聯邦政府。一九一九年修憲改循比例代表制以選舉委員之後，終止了激進派的主宰，也給予少數民族更大的發言權，導致了政治上更大的穩定。三、婦女投票權是瑞士民主中進步最慢的一部份。由於男人的反對和作梗，瑞士婦女直到一九七一年才經由修憲而獲得參與全國性投票的權利。

瑞士民主的一個明顯而重要的趨勢就是中央政府權力之加強與社區和各邦主權之減弱。原因有三。第一，工業化使農業人口減少並使人口向都市集中，結果使瑞士原有的城鄉平衡逐漸消失。其次，由於各邦享有甚多自主權利，有時候聯邦的法律竟被棄之不顧，不予執行。一九六三年的澤瑪特鎮（Zernez）傷寒病醜聞案即為一例。澤瑪特鎮為阿爾卑斯山一滑雪勝地。由於地方官員罔顧聯邦法律有關淨化水源、改善下水道之規定；更由於邦政府未負起行政監督之責，結果該鎮水源遭受污染，約有四百人受傷感染，至少四人死亡。最後，由於鄉間人口減少（全國人口約僅四分之一居於鄉間社區），和科技之進步，使得許多問題的解決超出了各邦能力。

瑞士民主已有七個世紀的悠久傳統。然而，展望未來許多新而複雜的問題，保守的瑞士人民將不得不改變直接民主的一些觀念和做法。一九六三年，瑞士公民投票決定放棄他們自己的最後發言權，將是否取得核子武器的最後決定權留給聯邦政府，就是一個十分非傳統的例子。

加拿大的民主政體

作者簡介：李椿，男，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加拿大某大學主修政治學，對西方國家的多元民主政體有深入研究。

（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李椿

加拿大的民主政體是一種介於美國和英國之間的民主政體，因為加拿大的民主政體是英國與法國族裔根據英國和美國的政治經驗創立的。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加拿大還是隸屬於英法的殖民地。美國獨立戰爭以後，一部份願意效忠英王的居民退居到加拿大，以求得英國的保護並保持與英國的聯繫。一八六七年，英國頒佈了大英北美洲法案（BNA），使加拿大成為第一個英聯邦的成員國。從地理上講加拿大是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可是在政治上完全是隸屬英國的。從政治理論上講，加拿大的真正獨立是一九八二年，特魯多政府從英國取回加拿大的憲法，（在以前，加拿大無權力修改和制定憲法）加拿大才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獨立國家。而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加拿大修政憲法必須經過英國政府的同意。

一、加拿大的政黨

目前，加拿大是一個三黨制的國家。可是在六十年代之前，加拿大與美國一樣也是一個兩黨制的國家。三十年代初的經濟蕭條使西部的工人和農夫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因此對保守

和自由黨喪失了信心。新民主黨從此逐漸壯大和發展。如今，加拿大的新民主黨在加拿大西部各省已有雄厚的基礎。勢力也逐漸壯大擴充了。自由黨和保守黨在加拿大已有悠久的歷史。其勢力分佈在加國東部和沿海省份。且地處人口稠密的東部，因此自由黨與保守黨是加拿大的組閣黨，長期以來平分政治秋色。當然隨着新民主黨的發展與壯大。西部省份（如曼尼托巴）的省政府和議會幾乎都是由新民主黨人所組成。

與中國相比較，加拿大的政黨不是以什麼固定的政治信仰爲目標，而是以如何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爲目的。而中共却是以政治理論和政治信仰爲主要目的。至今，鄧小平還多次在各種官方的場合下，強調中國要堅定不移走共產主義道路，要人們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在海峽的另一端，國民黨也有其政治主張和信仰。由於信仰不同，雙方始終爭鬥去，叫罵不息。似乎都以自己爲最正確。這也是中國統一分裂，分裂統一的原因。而西歐民主政體的國家，長期受到自由主義學派的民主政治的影響，不管是兩黨制或是多黨制，政黨參政始終是以和平競爭，彼此監督的方式存在的。因

此，專制與分裂很難出現。

二、加拿大政黨和競選

加拿大的政黨通過全國性的競選，爭取議會的席位。某黨的領袖也通常因獲得多數票而被選爲總理。總理再任命本黨的成員組成內閣（加拿大的內閣通常由二十至三十位部長組成）。因此，內閣的各部長均是由同一黨的人所組成。但也有非本黨人組成的例子。不過，即使如此，少數黨却能在議會佔有部份席位而形成政治上的反對黨。

三、加拿大的議會

加拿大的議會是由兩院所組成的。上院稱爲參議院，下院稱爲眾議院。加拿大的議會形成深受英國傳統的影響。比如，加國的參議院是由總理與內閣根據習慣傳統而選定的，而不是由各省經過選民選舉產生的。此外，加拿大地廣人稀，參議員的名額也是由中央政府分派給各地區的。每個地區各廿四名。（如東部區、沿海省、西部省、約克區、北方領地。）這樣的分配方式與美國由各州選舉二名的功效和結果是不同的。美國參議員是每州兩名，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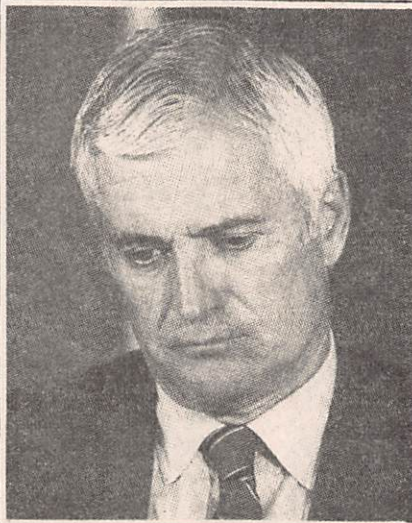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新當選加拿大總理的進步保守黨領袖布賴恩·馬爾洛尼和其夫人在向選民揮手致意。

州的大小或人口多少。

另外，加拿大的議會沒有審批總理各種決議的權力，但是內閣的各種政策，比如財政預算、教育勞工、外交政策等等都必須經過議會的辯論和投票才能通過。如果總理一旦決定某些政策和規劃，議會是無權反駁和干涉的。而美國總統的各種簽約和決策必須經過眾參兩院通過才能正式生效。並且參議院還有絕對的否決權力。從這些方面，人們也可以發現美國聯邦總統制和加拿大議會聯邦制的一些細微差別。總的說來，加拿大的總理和內閣有很大的權



特魯德(上)領導的自由黨控制加拿大十六年後，終以托爾尼(下)于一九八〇年的競選失敗而中斷。



力，但是却沒有人治和專制的條件。因此，政治獨裁很難形成。

與中共相比，中共的黨中央領導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却沒有制衡和約束的方式來阻止。直到目前，鄧小平還是一人精心安排所謂他相信的人為接班人。這樣，人治將繼續下去，獨裁將無休止。而黨內的反對派永遠沒有合法的地位和言論自由。由於中共不會允許黨內的反對派存在，整黨、整風也將經常反覆，由此導致中國的政治鬥爭無休止地進行下去。

四、司法制度

除了加國的政黨和議會，加拿大的司法制度在整個民主政體體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加拿大獨立之前，加拿大還沒有聯邦最高法院。重大的案件還必須由英國上院判決。(因為英國的上院為英國的最高法院)而且加拿大的律師和法官均得由英國培訓和發執照。直到加拿大成立聯邦以後才建立法律學院，培養自己的律師和法官。

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也受到美國三權分立的影響。因此，目前加國的司法體系為三級，即市、地區級、省級和聯邦最高法院。一般的案

件如家庭糾紛，違反交通均由市級的法院裁決；大的案件由省級法院處理；再重大的案子由最高法院處理和表決。當然，初級的法院的裁決，被告如不服的話也可以上訴到中級或最高級。

此外，加國的法院不受某政黨或某政治要人的干涉與影響。司法人員是按照憲法裏的條文履行職務，而不是受政黨的領導。最高法院的法官選任，是由總理和內閣提名批准，而不受議會的約束。省級的法官的任命和審批權也屬中央政府。這種方式與美國的司法官任命有些不同。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需由總統

提名推荐，然後經參議員投票批准才算生效，如果參議院的票數不過三分之二，就無效。

歐美民主政體中的司法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社會公正。例如一九八四年加國西部省份薩斯卡秋(SASKCHWAN)省的能源部長因新的綫索證實他的殺人罪，被判無期徒刑。

中國的司法體系特點是強調黨的統一領導，以黨的利益為目的，司法人員必須是先入黨後才能就職。而黨員必須忠於黨的原則，以黨的目的為最高目的。因此，中共的司法機構等於是政黨的工具有，而不是制衡和監督黨和政府的法律機構。而加拿大、美國的司法制是起到平衡制約政黨功能的。這是民主政體中的分權而治的優點。

最後，加拿大聯邦議會制的另外一個特點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權力分配和行使的關係。通常，在民主聯邦議會制的國家裡，地方政府的權力是很大的。地方(省、州)政府均有獨立的政府、議會、法院。因此，有關交通、教育、能源等重大問題均由地方自治法律和條文來處理。而中央政府無權干涉過問。許多城市還有不少當地法律(BY-LAWS)，這些巨細繁紛的法律也無須中央政府過問。毫無疑問，這都充分體現了分權而治的特點。

歐美的民主政體反映了文藝復興後自由主義學派的理論具體實踐。如今，在多種體制的世界裡，民主聯邦制充分顯示了它的優越性與科學性。在這些民主政體的國家裡，由於社會穩定，科學技術發達，人民生活富裕。

加拿大僅僅是歐美民主政體中的一員。在眾多的民主國家裡，民主、法治、已在生活中習慣了。人權、自由、受到普遍的尊重。

在豐富多彩的歐美國社會裡，值得中共學習的東西太多了。為了中國的繁榮和改革，中共應多多學習和接納歐美的民主政治！

英國民主政體簡介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李兆陽

英國憲法

英國是一個典型的民主國家，但英國却没有一部完整的成文憲法。你如果到大英博物館去探尋有關英國憲法的資料，聰明而有經驗的管理員則會遞給你兩本書：「英格蘭歷史」和「英國人協約」。這是因為憲法的大部分內容是不成文的，而是寓于英國歷史的傳統慣例中；另一小部份則是記錄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英國人協約公文中。雖英國憲法沒有一個完整的成文形式，但它却有着豐富的實質內容，因此它仍是存在的。它的內容的總和就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主權的分配和行使的各種規則」；它的內容和具體體現就是政體形式和政治運作的具體體現。

憲法的起源

英國憲法始源于英格蘭于一〇六六年被諾曼人征服的時候。諾曼人是斯堪的納維亞血統的人，十世紀中葉遷居法國，并吸取了法蘭西王國的兩個觀念：皇權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後來英國憲法發展的兩個重心。一〇六六年，威廉率領諾曼人征服了英格蘭的撒克遜人，並在英格蘭實行封建專制制度，自立為英格蘭王。

十三世紀初，英國的貴族們意識到國王若

無法律限制，他就會為所欲為，以致使貴族們的權利受到威脅。一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在貴族階級的壓力下，英王約翰在倫米德被迫接受了著名的大憲章——保障封建貴族權利的憲章。

憲章的偉大貢獻在于：它在歷史上首次奠定了限制君王的原則——走向憲法政府的第一步。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限制政府的思想，無疑是受了憲章思想的影響後產生出來的。憲章限制君王原則含有兩個偉大的構想：國王受法律限制；國王的臣民有權籌建軍隊，必要時可掀起內戰，沒收國王的財產，甚至可以任何方式懲處國王。

一二九五年，英王愛德華一世為了通過得到城郡人民的支持和稅課來加強他的統治，成立了由來自各城郡的代表組成的國會，並將貴族和牧師分開。

一五九八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出版了「自由君王的法律」一書。此書主張王權來源于上帝，因此王是立法者，而不是法律的約束者，並說凡探索王權的神秘行為都是非法的。可見詹姆士在為推翻憲章製造輿論，企圖恢復英王在憲章以前的所有統治權。

同時，持敵對意見的首席法官愛德華·庫克指出：「習慣法的任何一部份，君王都不能改變……」。

上述矛盾的發展，終於引發了十七世紀的英國內戰。一六四〇年，國會議員克倫威爾發

起了著名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抵抗國王的暴政。一六四九年，國會軍將英王查理一世推上了斷頭台，宣佈共和國成立。這一革命運動也就是憲章思想的應用。

這種反抗統治者的革命運動紀錄，在整個人類史上，可說中國最多。中國歷史悠久，朝代繁多，幾乎每次朝代的更換，都是通過暴力革命完成的。從歷史的觀點看，中國人最具有反抗精神。然而，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至今都沒有走上民主，這乃因中國的任何朝代都沒有把最高統治者用法律嚴格限制起來，而法律對統治者的權力的限制，就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

一六八九年，英王威廉和皇后瑪利亞（英王查理二世的女婿和女兒）宣佈接受了國會提出的「人權議案」——憲法的基本公文之一。這個議案雖無什麼大的革新，但它使國會的職能更加具體而明確了。它宣稱：國會應當是自由的；國會應當制訂和頒佈法律；所有舊有的權利和自由必得保障；任何天主教徒不可再登上國王的寶座。

一七一四年，德國王子喬治登上英王寶座，史稱喬治一世，他對英國知之甚少，後來自動退出內閣委員會，並將委員會工作留給委員會主席羅伯特·瓦爾波負責，瓦爾波則因此成了英國的第一任首相，而內閣制也從此形成。內閣制和議會制一樣，都是英國人在政府科學和實踐上的創舉，對近代的人類社會作出

了莫大的貢獻。內閣制的產生，是使英國走向君民共和的開端，是「英國憲法制度的核心」。

一八三二年，偉大的「革新議案」成爲法律，議案廢除了「腐敗的自治區」，實行選舉登記制，增加了約一百萬新的選民，將新的階級引到選舉處，等等。該議案雖還未能使所有的英國人平等地參加投票選舉，但它已開啓了選舉改革的新紀元，將英國引上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憲法的指導原則

英國憲法有兩個基本原則：法治和國會至上。

「法治」意味着沒有任何人可凌駕于法律之上，任誰都不能離開法律依據任意懲治人。法律基于習慣法——司法傳統的運作，和成文法——國會法令。公民自由權，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等，都由習慣法加以保障。

國會至上意味着沒有任何權威可以高于國會的行動，「國會可做任何事情，除了造男造女外」。不過在實際運作中，雖然內閣是國會的主導部份，但也不能說國會一定處處高于其它政府部門。然而國會至上却意味着權力的統一原則，這一原則使政府的運作更有效率。

兩黨制

英國社會是多元的，這種多元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政治上的多元是英國多黨共存、平等競爭的必要條件。然而，嚴格從政治學上來講，英國並不是一

個多黨制的國家，而是兩黨制的國家。雖然在一九二二年和二三年的大選中，英國曾呈現出三黨（保守黨、自由黨、勞工黨）制的趨向，但這趨向就如曇花一現，即在一九二四年大選形勢中消失了。自一九二四年始，自由黨一蹶不振，而勞工黨一躍成爲反對黨（執政黨仍是保守黨），英國很快又回到兩黨制的軌跡上。

勞工黨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工會，保守黨的支持者則是一些商業、企業團體。然而，勞工黨在爲競選制訂施政方案時，亦必須兼顧商業、企業等團體的利益；同樣，保守黨亦必須兼顧廣大工人的利益。近幾十年來，中產階級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在兩黨競選上是一決定性的力量，因此兩黨都必須爭取中產階級的支持。事實上，在大選中，並非所有工人都投勞工黨的票，也並非所有商企業人士都投保守黨的票。甚至有時會有大量工人投保守黨的票，或商企業人士投勞工黨的票。

一九四五年，勞工黨首次執政，打破了保守黨一貫執政的局面。

在英國歷史上，除了大部份政黨各自競選的時期，也曾有過幾次合併，相當于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綫。這種合併通常出現在戰爭年代，如一九四〇年三黨（保守黨、勞工黨和自由黨）的合併，共舉保守黨的邱吉爾爲首相。這種合併在非常時期還較理想，但在平時，反而不如各自競爭好得多。

某黨執政時，反對黨雖不能決定政綱，但對執政黨提出的施政方案却有很大影響。對反對黨的意見，執政黨大多都予以重視和照顧。而反對黨一般從不會一反到底，因爲它也有執政的時候。這種傳統通常表現在下議院的辯論和議案的妥協上。

君王、內閣和首相

君王的權限

今日英王的權力雖不比以前那樣顯赫，但仍有相當的影響。國王最重要的職權就是選擇首相，不過他在這一職權上並無太大的選擇餘地，因爲首相一職不是由執政黨的領袖擔任就是由反對黨的領袖擔任，但一般都是由執政黨的領袖擔任。由于執政黨是由人民投票選出的，所以首相實質上是由人民間接選出的。

從理論上講，國王有被諮詢的權利、有獎勵權、有警告權。內閣作出任何決定都必須先通知國王；任何重大事件也須讓國王知情。國王與首相的關係密切，但首相是實權人物，國王總是要聽取首相的意見。國王若是拒絕首相的建議或決定，那麼國王的基礎將會動搖。不過國王有解散國會的特權。從歷史上來看，國王影響的大小通常與他本身的才能成正比。

事實上，今日英王只不過是作爲國家和政府的存在，以顧問的角色出現而已。他的存在將使國家和殖民領地象徵性地聯繫在一起。

內閣

英國真正的行政職權不是由英王行使，而是由內閣行使。英國政府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即立法和行政職能幾乎是完全合併的。內閣通過國王（姑且這麼講，實質上國王很難說是在內閣和首相之上），下轄國會（主要立法部門），內閣的這種位置使它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促成上述合併的角色。

內閣制的最大優點就是它明確地界定了內閣成員的負責對象和負責範圍。由于多數內閣

大臣來于下議院的多數黨，而這個黨之所以能在下議院擁有多數席位，乃是由于選民的支持，因此內閣大臣的負責對象是國會和人民，不是國王。內閣裡的反對黨爲了爭取下屆大選中的勝利，主觀上也是向國會和人民負責，決策觀點上的分歧，是由看問題的不同角度造成的，絕非因身爲反對黨而盲目鳴歧。

內閣的任務分爲兩個層次：一是個人責任，一是集體責任。個人責任即如某一內閣大臣若犯了個人錯誤、並遭到其它政府部門或人民的指責，那麼這個責任只能由他個人承擔，而其餘大臣不應受牽連。

集體責任是內閣高度團結的結果。例如，當多數黨閣員作出一個錯誤的提議時，反對黨閣員明知該提議不正確，但爲求團結而作出妥協，使提議通過成爲決策，那麼這決策造成的惡果，必由內閣集體負責。當然，反對黨若因判斷上的錯誤而一致通過了某一項錯誤的決策，其責任仍是由集體閣員承擔。如果閣員集體屢犯錯誤，他們必然會在國會同僚的指責聲中退出內閣。一般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內閣的主要職能：

1. 最終決定呈交給國會的政務；
 2. 按照國會制訂的政策，最高控制行政；
 3. 不斷協調和界定若干國家部門的活動。
- 進入英國國會的人，本就是社會或各政黨中的優秀人物。那麼，從國會中選拔出來的閣員，更是政壇上的佼佼者。不過他們的才幹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從多年豐富的議員經驗中磨練出來的。

爲了克服內閣在運作上的尾大不掉，或爲了服從適應某一特別歷史時期的需要，內閣通常分設特別內閣、委員會和部門。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首相喬治于一九一六年設立了「戰

爭內閣」，常設委員會如立法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等等；內閣下面最重要的部門則是財政部，歷史上曾有兩個財政部長當上首相，即鮑德文和張伯倫。其它還有外交部、內政部、衛生部等等。

首相

歷屆英國首相人物，原來大都是下議院多數黨的領袖。該領袖在黨內有傑出的領導才幹，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在擊敗反對黨的競選中，立有汗馬功勞。因此，在黨內外有特別高的威望，最有資格被選爲首相。每次大選，任何一黨獲勝，人民都可準確地判斷出下屆首相是誰。這個將成爲首相的優勝黨領袖在歷年活動和大選中，早爲人民所熟悉。因此，英國人民在選擇首相一事上，是充滿信心和安全感。首相的任期是無限制的，但若他領導的政黨，在下屆競選中敗北，他或她，當然要下台。下台後，他或她則成爲反對黨領袖，可以爭取下次選舉的獲勝，但若連着兩三次失敗，那麼他或她則會失去本黨的領導職務。不過許多首相辭職並不是因本黨競選的失敗，而是出于自願或由于黨內的壓力。

在特別情況下，國王也可提名反對黨的領導人爲首相，但這在歷史上幾乎未有過。

由于政府架構的不同，英國首相的權力，似乎比美國總統的權力都大。首相是政綱的決定者，首相有權選擇內閣大臣，有權審查其他閣員的所有重要決定，有權加強其在某一特別部門的控制，例如張伯倫、邱吉爾都曾包攬了當時外交部的大權。

內閣所領導的下議院，在國會中的權威，比上議院的權威大得多。因此，首相在立法上的影響甚大。內閣向國會提出的立法議案，下

議院通常不作任何嚴重的修改，就使其通過了。由此可見，美國行政和立法之間的鬥爭，在英國是不存在的。英國制衡的力量不在政府部門間，而在政府部門中的反對黨身上。首相權力雖然這麼大，但從不會忽略反對黨的意見。在選擇閣員時，首相都很主動地選擇幾個反對黨閣員。在作出政策決策時，通常都要尋求與反對黨的妥協。

同是首相，但首相權力的大小，通常與各自政治才能的大小成正比。如邱吉爾、張伯倫、威爾遜等任首相時的權力和影響，都大于其他首相。但不足于使他們成爲獨裁者，因有來自各方的制衡。

國會

英國國會是世界上議會政府的楷模，世稱「議會之母」。它由下議院和上議院組成。若說內閣是英國政體的首腦，那麼國會則如政體的心臟，是整個政壇的中心。

下議院的組成

下議院約由六百人組成，他們是由各個選區的選民選出的。每次選舉，首相決定普選日期後，國王或皇后則宣佈解散國會，然後將大選通知下達所有選舉官員。此後的八天（星期日不計）爲「選舉日」，其間要完成所有候選人的提名。候選人只要填妥姓名、地址、職業及其提名人等事項的表格，再附上一百五十英鎊的押金，即可參加競選。候選人不必一定要是本選區的居民。每個候選人都必須有一個由法律規定負責選舉經費的經理。經理若

在選舉中有行賄等非法行為，選區則宣佈選舉作廢。

然而，負責選舉活動的官員、公民服務員、聯合王國和蘇格蘭的貴族、英格蘭牧師和羅馬天主教堂神父，都無資格競選。

國會解散後的「投票日」選舉結果和國會議員就展現出來了。當然，在首相宣佈選舉日的前一個月內，各政黨即召開大會，擬定施政方案和競選策略。優勝黨在下議院裡席位佔大多數，其次才是反對黨和它的黨的席位。

主持下議院日常工作的議長，同時也是上議院和國王的官方代理人。

下議院設有全議院委員會、選擇開庭委員會、常設委員會、結合委員會等四種。

根據一九一一年的一九一一年國會條例，每一屆國會組合同期滿五年後自動解散。但通常都是由政府提前決定普選日來解散國會。在戰爭等特別年代，國會組期較長，如一九一〇年的國會直到一九一八年才解散。

下議院的職能和運作

下議院擁有着國會的主權，人們常用的「國會」一詞，一般都是指下議院的。可見上議院在國會中的影響是相當之小了。下議院是國家的整體代表；是國家政治大辯論的最高機構；是民意上達政府的主要橋樑；是監督政府各機關部門及其官員的最權威機構；當然更是主要立法機構。

下議院的運作，是值得所有追求民主的團體和個人效法的楷模。下議員大多都是英國社會上的高層人士，都是極有民主修養、有大度包容的涵養、有禮貌、有才能的人物。然而，他們雖彼此很禮貌，但卻沒有必要壓抑自己而

強忍別人的觀點。因此，議院中常有辯論，重大辯論時人很多、很熱鬧。確實，自由坦率而和平的辯論是民主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一個政府不用警棒、集中營或任何強制方法而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法寶之一。然而，辯論只有在涉及富有挑戰性及有複雜內容的話題時才會發生。若有人為出風頭故意挑起一些無知或無謂的辯論，那這人在議員中則不免貽笑大方。

在議院中，當首相直接向坐在對面的反對黨領袖講話時，反對黨領袖則可站起來反駁；當議長站起來時，所有的議員立即坐下，議院恢復平靜。這時議長要麼自己講話，要麼點名某議員站起發表觀點，等等。

謙虛也是英國議員的良好作風，偉大的政治家邱吉爾首相就曾說過：「我就如下議院的一個小孩子」。

在處理許多議案時，院中兩大政黨有辯論，但每個議案結果都經過雙方多次的妥協。然而，任何政黨的辯論和妥協，都必是以人民利益為依歸的，同時也是以各自下次競選的勝利為出發點的。

上議院

上議院約有六百個議員。他們是由貴族團體選出的貴族代表。其中大多數是昔日貴族的後裔，其餘則是新興的貴族，例如有些過去的政治家，在下議院服務多年後，則可進入上議院，名作為貴族代表，實質相當於半退休。但由于他們的豐富經驗，上議院的日常工作，通常由他們來做。

上議院中的辯論，遠較下議院的輕鬆，但也有很激烈的時候。上議院對議員出席的要求也不嚴格，通常來與不來，悉隨君便。上議院

議長是政府的代理人，通常是樞密院的院長。二十世紀初，上議院在英國政府中還有一定的影響，但經過歷次改革和國會許多條例制訂後，其職權被削減得越來越小了。

一九四五年勞工黨開始執政，該黨在下議院佔了壓倒性的優勢，當時上議院對政府的影響更顯無力。不過他們仍可對執政者的政策指點點，或要求修補，而執政黨仍能適當地接受。

關於上議院是否應恢復它原有的權力，多年來已有很多辯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政府並不希望一個類似美國參議院或法國參議院的第二院在英國存在。

立法程序

在下議院，任何坐在後排和內閣席上的成員，都有權提出議案。當然，首相更有權提出議案。大多數議案，可在下議院或上議院提出，但財政議案必須先在上議院提出，司法議案須先呈交上議院。不過大部份議案程序都是由下議院完成的。

當議案在下議院成功地通過第二次傳閱後，議案則由有關委員會處理。議案第三次傳閱通過後，議案交由上議院，其程序與下議院的雷同。上議院若同意議案，議案交由國王贊同後成為法律。如果上議院不同意議案，下議院則尋求妥協。如果上議院拒絕妥協，而下議院又要堅持通過，根據一九四九年修正的一九一一年的一九一一年國會條例規定，拖延一年後的議案可以不經上議院的同意而成為法律。由于沒有保障私人議案的國會條例，因此上議院有權封殺私人議案，不過他們若這樣做是很不現實的。最後一關是國王的贊同，這是純粹的形式

，因為議案必須交由國王，但國王却不能拒絕。

司法制

聯合王國至少有四個法院制度，英格蘭和威爾士有一個，蘇格蘭有一個，北愛爾蘭有一個，殖民領地也有一個。然而，唯英格蘭的司法制度最為顯著。

英格蘭的國王法庭、習慣抗辯法庭及財政法庭，是屬於習慣法法庭；此外還有平衡法庭、海軍法庭、離婚法庭及破產法庭等。後來設立的所謂「最高法院」其實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最高法院，而是女王法庭、平衡法庭、海軍法庭等高級司法院和上訴法院的集體名詞。

另一種所謂「最高法院」，就是樞密院司法委員會，負責處理殖民地、自治領地等的上訴案。

在「最高法院」之上的司法機關是上議院。從理論上講，上議院是個立法實體，但事實上它却是個司法實體。在立法上，它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最高司法決定，則由它作出。

高等法院法官經地方當局提名，由上議院議長任命；郡設法院法官由政府（國王）任命；其餘法官由首相任命。

我們以上講過，英國的立法和行政是合併的，然而，英國的司法却是獨立的。司法部可使非法的行政行動無效；司法部可藉解釋行政權來嚴格限制行政權的膨脹；司法部亦可憑國會授予的立法權來檢查政府部門等。

英國法律由習慣法、平衡法、成文法集合而成。成文法——國會條例，是英國的最高法律。在成文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司法判斷的依據，則是習慣法和平衡法了。不過法官行使職權時，則有較大的餘地。

現代兩大社會制度的對比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呂 穎

留學一年了，對資本主義社會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現略談一下感想。

當今世界有兩個不同形態的社會，一是資本主義社會，一是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陣營中以美國、日本及西歐諸國為主；社會主義陣營中則以蘇聯、中國及東歐諸國為主。那麼這兩大不同形態的社會是怎樣演變來的呢？

自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到後來的宗教改革，再到英、法國革命等運動的文化思想的演變線索是：以「神」為中心的中古文化——以「人」為中心的近古文化——以「自然」為中心的近代科學文化。也就是人從擺脫「神」的束縛到研究「自然」來發展科學、解放生產力，最終使人類得到真正解放。當年由於馬克思深受這一思想發展的影響，由於他看到的是廣大勞動人民受着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所謂的民主也僅是資產階級民主，因此他產生了民主具有階級性這一觀念，於是創立了帶有強烈階級意識的共產主義學說，但他的中心思想則是解放人——解放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然而至於如何才能達到這一目標，則成為當時一個待解決的問題，於是，以武裝暴動來奪取政權，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便成了共產主義學說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無疑這一臨時短暫的理論只適用於革命運動初期，一旦無產階級政權鞏固後，就應實行全民性的民主制度。

然而後來所出現的共產黨政權，如蘇聯、中共却藉此實行一黨獨大的集權專制制度，在政治上不僅沒有全民性的民主，甚至連黨內的少數人的民主也蕩然無存。可見他們雖選用上社會主義的名稱，但其實質早已背離了馬克思學說的中心思想。

相反地，由於人類科學文明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得到了突飛猛進，結果資本主義社會由初期階段少數人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迅速發展修善到今日全民性的民主政治，形成一種多元化的社會政體，例如在今日之美國就已無法嚴格地劃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因此兩大對立的階級不復存在。假如馬克思生在今日，恐怕他找不到所需歷史條件來創立共產主義學說吧。

從這兩種社會形態的演變史中可見，共產黨執政國家中真正解放「人」這一目標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的可能性反較大；其次由於共產黨國家中的「黨即國家」與封建時代的「朕即國家」在實質上無大區別，因此無論從歷史觀點或從社會結構的原理上來看，它都難免社會的動亂。例如在蘇聯，不是出現反黨集團就是出現修正集團等；在中共，僅三十年中就曾鬧得幾次天翻地覆；而美國在二百多年的歷史中，除了一次內戰外，一直都是穩步發展，迄今并無明顯轉衰的跡象。兩種社會制度孰好孰壞，不是很清楚嗎？

聯邦制與民主化

作者簡介：黃有光先生，澳洲莫納斯大學經濟系教授，澳洲科學院院士。近幾年多次赴中國大陸參觀、講學，並經常在海外中文報刊上發表有關政治、經濟學的精闢論文。

（社會科學院院士·澳洲）

黃有光

一、前言

和朋友談論中國落後的問題時，經常會遇到一種說法，「中國這麼大，實在難以治理好，也難怪當政者！」起初一聽，這說法好像是言之成理。一個家庭都不容易管理，何況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但秦始皇統一中國，為什麼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呢？既然統一進步，則國家大，應該有許多好處，而且這好處應該大於因國家大而不利地方，使一個大國更有條件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中國大不應該是造

成中國落後的原因。

不過，「國家大，難治理」的觀點，也有一定的正確性。如果十億人口的大國，樣樣事都得由中央決定，即使有一個領袖，有毛澤東的天才、周恩來的工作能力、鄧小平的胆識與魄力，也不能把國家管理好。即使是單一制國家，也必須實行不同程度的區域分權。但是，中國的確是大得連區域分權也難以治理，應該進一步實行聯邦制。其實，世界上不論是在人口或版圖上接近中國大小的國家，例如印度、美國、加拿大、澳洲等，沒有一個不是實行聯邦制的。

聯邦制思想在中國有一段不長不短的歷史。早在清末，主張變法維新的梁啟超，就有聯邦制的思想。辛亥革命後，大凡中國未統一時，則時有主張以聯邦制統一中國的意見。（簡單經過見一九八三年七月「明報月刊」張鑫先生的文章。）近年主張聯邦制者，也多以統一為目的，張鑫先生，就是一個例子。本人對聯邦制有助於統一的見解，並無異議。不過，聯邦制與統一的問題，既然已有較多的討論，本文注重談談聯邦制對經濟發展與對自由民主化的作用。

二、聯邦制要義

既然單一制國家也可以實行不同程度的地方分權，則單單有區域性的分權，並不足以構成聯邦制。單一制國家下的區域權力，乃為中央政府所安排，中央政府有權隨時把下放的權力收歸中央。因此，聯邦制的第一個要件，是要有一個成文憲法來規劃聯邦政府與各邦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憲法規定為邦（或稱州、省）權者，聯邦政府不得收歸已有，除非通過憲法之修改。

既然通過憲法之修改就能改變權力之分配，聯邦制的第二個要件乃要求對憲法的修改有相當嚴格的規定，不能由聯邦政府隨意為之。例如澳大利亞規定修改憲法必須經過全民投票，而且不但需要全國多數票通過，而且必須在多數的州各以多數票通過。

上述兩個要件，對促進統一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香港與台灣，對統一的主要擔心，就是怕中央政府在爭取達致和平統一時，許下許多諾言，允許香港與台灣為特別行政區，有

「比聯邦制還更聯邦制」（即更大自主權）的權力，但是在統一後萬一中央政府違背諾言，則香港或台灣很難抗拒中央收回「特權」，如果是聯邦制的情形，而聯邦政府又有遵守憲法的可靠性，則統一後，香港與台灣有憲法對其邦權的保護。

聯邦制的第三個要件是區域性民主（FEDERATORIAL DEMOCRACY）。這主要是通過區域分權以達對國內各個群體（例如回教徒、藏人、講廣東話者）的民主權利的保障。

在政權機關的結構上，聯邦制一般都有下列機構：1. 聯邦政府。2. 各邦政府。3. 最高法院。後者有解釋憲法及監督各政府遵守憲法的職權。聯邦政府一般包括：1. 由全國人民按人口比例選舉之眾議院。2. 由人民選出各邦代表人數大致相等的參議院。3. 行政院。或由以民選之總統為首（如美國）或由以控制眾議院政黨黨魁為首（如印度）。法令在眾議院提出通過後，由參議院核准。參議院之設立，一方面在於制約眾議院，一方面在給予人口少的各邦一定的影響力。

為維持聯邦制之實質，各邦最好大小差不遠，或者至少有一種平衡，而不是一個大邦控制整個聯邦政府。若有大小邦之別，則至少要有兩個以上，而又能互相制衡之大邦。像中國的情形，如果把各個特別行政區各自成一邦，而「中原」自成一邦，則「中原」必定控制聯邦政府，至少是眾議院與行政院。所以應該各省與各特別行政區各自成一邦。

三、分邦分權原則

如果全國成爲一邦，則是單一制政府，不是聯邦制。聯邦制至少要有兩個邦，一般比兩

個多，但多到多少呢？如果多到每個家庭自成一邦，粗想以爲是與單一制對立的聯邦制極端，實際上是恢復單一制政府，只有中央政府對所有家庭的治理，即使有憲法規定各家庭（邦）與中央政府之間的權力分配，也只能成爲普通單一制國家憲法對公民權益的保護，不能成爲真正的聯邦制。兩個相反極端碰頭而爲一，這是一個最好不過的例子。聯邦制下，在分邦上的兩個極端，都變回單一制，則應該怎樣分邦爲最理想呢？

一般而言，分邦必須考慮宗教、語言、種族、歷史、地理、行政、經濟等因素。例如西藏，多爲藏族所居，自有其宗教、語言等，應自成一邦，以體現區域民主。又如台灣，有其與大陸分割的歷史，統一後，應該自成一邦。如果不是由於這種因宗教、語言、歷史等特殊因素而造成的區分，而是從行政與經濟的因素看，應該怎樣分邦呢？雖然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例如中國歷史上有其各省各縣之行政區界），但是邦的劃分是應該以各省自爲一邦，或各州各縣自爲一邦呢？或者說，爲什麼全國分爲幾十個省區，而不是分成幾個或幾千個呢？

如果說，「國家大、管理難」，是否分邦越細小，越容易管理，越有利呢？如上所述，分邦的兩個極端都成爲單一制，可見不一定分邦越細小越有利，那麼，是什麼因素造成分邦太大不利，太小亦不利呢？

在微觀經濟學上，有關於各別生產單位的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與規模反經濟（DIS ECONOMIES OF SCALE）的理論。這個理論，可以套用於國家大小的問題。一個生產單位，如果規模太小，例如用一個小工廠生產汽車，每年只生產二十輛，但這工廠需要

大陸各族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舉手通過民族區域自治法。





美國是聯邦制，總統工作輕鬆。圖為雷根夫婦出外渡假。

經理人員、會計人員、汽車需要設計、試驗、模型，等等，如果每年只生產二十輛，單位成本一定很高。像這樣的情形，擴大生產規模，可以減低單位成本，因而有規模經濟。相反的，如果生產單位太大，需要許多管理聯絡人員，層層控制，而且最上層很難了解下層的實際情況，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這種情形，規模越大，單位成本越高，是為規模反經濟。在規模經濟與規模反經濟剛好互相抵消的情形，單位成本最低，是為最佳規模（從純生產上說）。一個國家，如果太小，雖然可以有一個比較小的政府，但至少也需要有一定的規模，才能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職務，所以

這些支出，由很少的人民負擔，則每人的負擔很重，其次，國家小，國內市場也小，國外市場又往往有關稅、「限額」等限制，所以很難發展有規模經濟的企業。相反的，如果國家太大，中央很難照顧到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而且重重官僚，行政效率很難提高。這樣看來，選舉一個規模經濟剛好抵消規模反經濟的大小，例如說差不多一省的大小，讓各省自成一國，最符合規模經濟的理論。

但是如果各省獨立，則這些獨立省份之間，很可能互相攻伐，戰亂連年，有如春秋戰國時代。更加可能的是給蘇聯各個擊破，或用武力或用權術，把中國各省全部變成其衛星國。由於會造成這種亡國的悲劇，炎黃子孫，沒有一個主張各省獨立的，我當然也不能例外。

關於國防的問題，也可以套用一個現有的經濟學理論，這就是關於「公物」(PUBLIC GOODS)的理論。對各省之間和平的維持與對鄰國威脅的反抗，需要一個全國的國防力量。這國防力量的提供，使各省和平，外患不侵，對全國各省人民是有利的，所以是一種公物。

純公物的定義是在消費上的無競爭性(NON RIVALRY IN CONSUMPTION)。一塊麵包，我吃了，你就不能享用同一塊麵包，因而在消費上有競爭性，誰買到誰有權享用，此為私物。國防之提供，使得外敵不侵，則不但鄧小平不至於做亡國奴，全國人民也同樣得到保護，所以國防是一種公物。此外，如電台之廣播，純理論之探討，一但產出，全國甚至全世界都可享用。

由於像國防之類的全國公物，一提供就能給全國享用，則應由全國（聯邦）政府負責，不然可能各省互相推托，或者重複，而且沒有全國統籌兼顧國防，效率也不能提高，另外有

一種公物，叫做地方性公物，例如設在天津的游泳池，住在廣州的人不會特地到天津游泳，在廣州以廣東話廣播的電台，北方人不能收聽。此類公物，應由邦政府，甚至地方政府管理，以便能更好地照顧當地人民的需要。

聯邦制的採用，使得各邦不至於太大，而造成上述規模反經濟，國家大難管理的結果，而又能在聯邦的基礎上統一全國，在國防等全國性公物的提供上得到規模經濟之利益，避免內憂外患。其次，由於各邦有自己的政府，及由憲法保障之邦權，就能使各邦更願意參加及繼續留在中國聯邦，減少一些分離傾向。

除了特殊或過渡情形，各邦之間應該讓人民自由往來，不限移民，讓商品資源流通，不設海關，對外則設有共同之海關與關稅制度。這樣能使聯邦內互通有無，並使具有巨大的規模經濟的產品，能得到更大的市場，減低單位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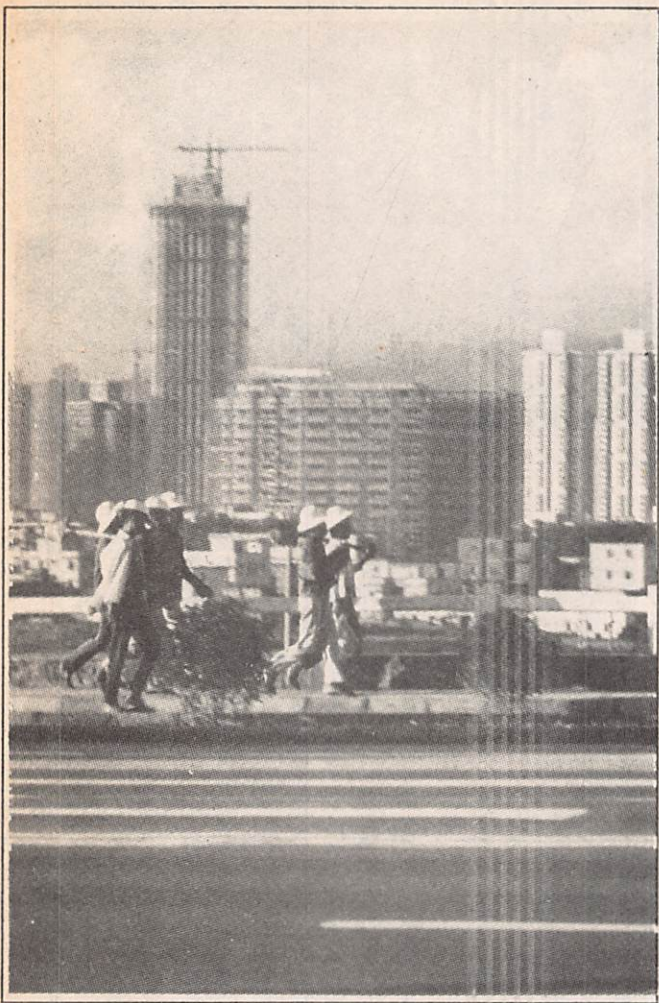
四、聯邦制對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作用

由於聯邦制能利用規模經濟與減少規模反經濟，因而能提高行政上與生產上之效率，促進經濟發展。

其次，由於各邦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能在經濟發展及其他方面進行各自的探索，探索成功的邦，經濟發展快，能帶動與促使其他邦的發展。太不成器的邦政府，其人民或向政府施壓力，或把資本投在希望較大的邦，甚至移民，因而使各邦政府不得不在競爭的壓力下向上向善發展。這個道理，其實就是為什麼自由企業、自由競爭的制度，比「計劃經濟」有活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在古代比歐洲先進許多，為什麼結果工業革命在歐洲發生而不是在中國？這問題可能有許多因素造成，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歐洲是各小國制，而中國自秦以來就是大一統制，不然就是戰亂時代，而沒有像歐洲的各國獨立而又有相當長時期的和平，歐洲因有各國制度，各國之間互相競爭，而且在制度上各自探索，只要有一兩個國家採取對工業革命有利的制度與措施，工業革命在條件成熟下，就能成功。中國的大統一制，像明朝時已有高度發展航海技術，由鄭和之下西洋可得證明，但後來皇帝一道命令下來，全國嚴禁海運，使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市場與原料來源受阻，影響經濟發展。

中國現在進行經濟制度改革，領導人也承



聯邦制可以確保經濟改革的繼續推行。

認是在探索一個適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制度，如果各省自成一邦，各自在體制改革中進行探索，百花齊放，那一兩朵最怒放的鮮花，就會成為改革成功的先行者，像英法德國在歐洲工業革命時一樣。由於聯邦制度，全國各邦間沒有關稅及其他阻礙資源流通的限制，先進邦能更快帶動與推動其他邦發展，例如由保守派控制政府的邦，會因資源與人才外流及人民生活不及其他邦而被迫也進行改革。如果全國大一統，只要中央政府由保守派控制，全國改革就沒有了希望。由此可見聯邦制對確保經濟改革之進行，也有有利的作用。

我在「中國之春」五月號和四月號的兩篇文章中，論述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對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有巨大的作用。既然聯邦制有利於

改革與發展，也就能間接有助於自由民主化的成功。

其次，正像各邦在經濟發展上互相競爭一樣，各邦也能在自由民主化上互相競爭，而促使民主化比大一統的情形更快實現。尤其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人民對自由民主的要求提高，在自由民主比較先進的邦，得到比較多的人的嚮往，能吸引更多人才，其他邦為減少人才外流，只好在自由民主化上也進行改善。

第三，即使各邦政府沒有在主觀上相互競爭，分邦分權的制度也對自由民主有利，因為自由民主思想可以在許多邦之間尋找出路。這個道理，就是為什麼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能在哲學與政治思想方法達到百家爭鳴的原因之一。當時的賢人術士，可以在各國之間擇君而事，像孔子這樣的人也周遊列國，只是當時沒有一個國君採用他的主張，但他至少可以自由地傳播他的思想，沒有人禁止他招收學生，沒有人逮捕他。這一方面固然是他對各國統治者沒有威脅，一方面也是因為在多國制下，如果有一國禁止，他可以到其他國傳播，而在大一統的情形，恐怕商鞅、吳起、蘇秦等人，都不能發揮他的才能。

如果中國現在是聯邦制，各省自成一邦，其邦權應該包括刊物之出版。民主運動要在國內公開出版一個刊物，只要不是幾十省全部禁止，就能在一兩省公開出版，其他省份即使禁止，也很難阻止其傳播。這是因為各邦之間人民有往來之自由，不像國與國之間設有海關，能夠較嚴格的控制進出口物件。從這一點上看，聯邦制實在對民主運動有很大的幫助。

第四，聯邦制有助於保障區域民主。舉一個想像的例子，如果大一統的中央領導人，不喜歡廣東話，禁止廣東話在電台電視廣播，要

繼續收聽收看廣東話節目的人，要在全國範圍推翻這不民主的中央，比較困難，因為其他省份的人沒有廣東話節目也不要緊。但在聯邦制的情形，只要廣東省政府不禁止，廣東話節目可以繼續廣播，如果廣東省政府自己禁止廣東話節目，則人民比較容易成功地反對這措施。

第五，聯邦制有助於避免或打破一黨控制全國的局面。像中國的情形，由於共產黨控制深入與廣泛，即使允許一定程度的民主選舉，一個新的政黨要在全國範圍擊敗共產黨而執政，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在聯邦制下，一個新政黨可能在某一邦發展比較快，先在該邦執政，執政後如果政績比其他邦好，即使不發展到全國執政，也能促使其他邦改善政績，促進自由民主化。

五、聯邦制的一些缺點

如上所論述，聯邦制對統一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及自由民主化都有很大的有利作用，但聯邦制也有一些小缺點。

第一，各邦政府對產品安全要求，交通規則等等的規定，可能各邦不同，這如果是由於各邦地理歷史條件不同而造成的，可能是應有的不同，則是聯邦制能因地制宜的優點，但是也難免有些規例的區別，只是各邦政府偶然性或看法不同而造成。此種區別，造成商品流通上及人民往來各邦之間上的一些不方便。但這種不便，比之於聯邦制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且可通過各邦之間的協議而減少。例如交通規則，如果沒有各邦不同的需要，則各邦可以協議採用共同規則。

第二，在民主法治很不發達的情形下，聯邦制施行後的結果，可能造成一些邦的當權者

獨霸一邦的情況，一方面以憲法對邦權的保障抵拒中央（即聯邦政府）的干預，一方面在邦內實行專制而無視人民的權益。這種情況是聯邦制的一個很大的危險。這個危險可用兩種方法避免。第一是對民主與法治的推行，使得沒有一個邦政府能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民主法治的發展，有助於聯邦法治的成功，而聯邦制的成功，又有助於民主化，這樣相輔相成，造成良性循環，如果是民主法治基礎強的情形，這第一種辦法就足以避免獨主的出現，但在基礎比較差的中國，則在過渡時期可以考慮採用下述辦法。

在成立聯邦制的憲法上，可以規定如下：當一個邦政府極度違背民主法治精神時，聯邦政府得於最高法院的批准下，在該邦舉行全民投票，對該邦政府投信任或不信任票，此全民投票由聯邦政府、該邦政府及由最高法院指定的另一邦政府共同監督，若該邦政府被投以信任票，則繼續執政，並由聯邦政府負責全民投票之費用。若被投以不信任票，則得由聯邦政府與上述由最高法院指定的另一邦政府共同監督全邦大選，選出新政府。

上述關於最高法院的職務，是在於避免聯邦政府濫用上述憲法條款，迫使各邦政府屈服於其權力之下，形成空有聯邦制之名，而實為單一制的局面，既然採用此一辦法，也必須有一定的民主法治基礎。不然，最高法院，全民投票等民主制度，都只能成為被當權者利用的工具。

聯邦制的第三個缺點是由於增加選舉與政府機關而增加經費。這點在人口少的國家，是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因為每人的負擔比較大。但是，即使像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甚至瑞士等人口少的國家，也樂於採用聯邦制，可見

其優點遠大於經費上的少許增加。像中國這麼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即使不實行聯邦制，也須要中央、省、縣、鄉各級政府，實行聯邦制，中央有許多事不必去管，反而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行政手續，而因聯邦制而增加的費用，以每人計算，根本微不足道，實在無需顧慮。

另外一點可能有人會認為是聯邦制的缺點的是對分離主義的鼓勵。這點大概是中國當權者不願實行聯邦制的主要原因。其實，如上所說，既然聯邦制有利於中國統一，則不應該會有利於分離主義。一些省份，由於有自己的宗教、語言、文化，不願中央事事干預，乃有分離主義的出現。如果實行聯邦制，憲法明文規定，除了國防、外交等聯邦職權外，各邦完全有自治權，而且這個自治權中央不能收回，則對分離的要求，反而會減少。其實，中國對邊疆諸省，有時可能對其自治要求照顧不夠，有些行政人員可能有大漢沙文主義而引起反感，但向來未對他們進行剝削，反而是大力幫助其經濟發展。在聯邦制下，這些省份留在中國聯邦，對他們大大有利，實不應會因聯邦制而鼓勵分離主義。

全世界實行聯邦制的國家，除了蘇聯，沒有一個國家有允許各邦退出聯邦的權利的規定，而蘇聯的規定，也由於其他條文的作用，形成虛設。中國如果實行聯邦制，也無需給予各邦有退出聯邦的權利，若有分離的事情，乃是違反憲法的事，中央自有制裁的職權，世界各國也不會有異議，所以對這問題，實可不必過份擔心。

綜上所述，平心而論，只要繼續推行民主法治，聯邦制在中國的實行，實在是利益遠大於缺點，希望中國當局與民運人士加以注意。

且學吳文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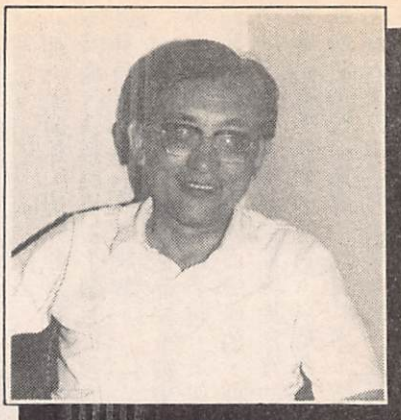
莫只捧胡娜

——沈君山教授

清風兩袖話兩岸

(中國大陸留學生 ● 本刊記者 ●)

柯力思整理



沈君山教授

編者按

沈君山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物理學博士，現任台灣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台灣清華大學只有一個理學院）。

八二年底「中國之春」甫宣佈創刊之際，沈教授曾熱情地以「團結自強協會」負責人的名義協助收集台灣民間捐款並匯寄給「中國之春」。

今年八月中旬，沈教授以圍棋代表團團長身份，與團員林海峯、王立誠兩位著名旅日華裔圍棋高手來美訪問。八月二十日下午，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與中國之春記者柯力思先生前往紐約市沈教授下榻旅館當面就當年沈教授協助收集台灣民

間捐款一事，向他致謝。王炳章先生及柯力思先生與沈君山教授進行了坦率的交談。沈君山教授是台灣著名的黨外和國民黨之間的聯繫人。他兩袖清風，身無官職，但一直以民間外交及社會活動家的身份，活躍於台灣的內政、外交場合，扮演著獨特的內外協調人的角色。沈教授對中國大陸及台灣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和處理方法，曾在很多場合與中國大陸官方和學者坦誠接觸，表現了台灣一派人士理性和開明的作風。

以下談話記錄中，沈代表沈君山，王代表王炳章，柯代表柯力思。整理稿未經沈君山教授審閱，有任何問題，由整理者負責。

王：沈院長，首先讓我代表中國之春雜誌社感謝您。在中國之春宣布創刊不久，您幫我們將台灣民間捐款匯來，給了我們及時的幫助。

沈：那時候對你們還有不瞭解的地方。但我的基本立場是：既然台灣人民給你們捐了款就應匯出來給你們。不管怎麼樣，這表示了台灣的中國人對大陸人民的關心。

王：還有一些個人直接匯來的款。

沈：那是另外的。「中國之春」雜誌，我個人有時能看到一些，但不多；尤其最近一、兩年，不再在「團結自強協會」工作，知道得更少了。

王：還有「中國之春」雜誌，我個人

有時能看到一些，但不多；尤其最近一、兩年，不再在「團結自強協會」工作，知道得更少了。

沈：我已經離開協會了？

民間外交部長

柯：您現在不是還擔任一些民間團體的職務嗎？

沈：我現在還擔任圍棋協會董事長、明德基金會常務董事；這些都是非政治性的。目前忙於校務，儘量避免參與實際政治，行有餘力則下圍棋、打打橋牌，推廣文化、社會等方面的活動。七八年至八三年這五年間，我比較活躍，從事一些國民外交，如爭取台灣關係法的通過，奧運會的交涉，高雄事件的交涉等。

王：您最近還挺活躍的，如接受「天下」雜誌的採訪。

沈：這是一份報導企業界動態的雜誌，水準高

的採訪。

王：這是一份報導企業界動態的雜誌，水準高

的採訪。

沈：這是一份報導企業界動態的雜誌，水準高

，但政治性很淡薄。最近這一期訪問了八人，我只是其中之一。除了這些訪問，我很少有政治活動。而且從事實際政治和談論政治是兩回事的。

王：海外不少人認為您簡直就是一位民間外交部長，在某些方面，您起的作用比國民黨的外交部還要大。因為國民黨受「國策」限制，對中共反統戰的策略顯得非常僵化。國際局勢錯綜複雜，需要靈活彈性的外交政策。您在這方面起了實質作用。

沈：要說起作用的話，也是主政者讓你起作用才能起作用，同時也需要環境的許可。在國民外交或者國民「內」交上——外交是對美國、內交是對大陸，中國同胞嘛——以民間身份進行，反而比較有效。

王：前年您在台灣對「一國兩制」發表了一些與政府官方立場不一致的看法，在海外引起很大迴響，最近又有「一屋兩室、各執鑰匙」的高論。我們希望將您的觀點介紹給中國大陸留學生，使他們對台灣有更多的認識，使他們瞭解到，除了政府的觀點以外，還有民間及學術界等各種不同的觀點。

沈：我對大陸瞭解有限。「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嘛！毛澤東這句話很對，咱不因人而發言。他自己最後就是沒有調查，而發言權太大了。大陸所遇到的困難，如特區等問題，我只是看看報章，沒有親身體驗過。

話說第三代留蘇派

王：這幾年您接觸了不少中共官員及大陸學者，對他們有些什麼評價？

沈：在與中共官方交涉的場合，我完全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這是一種經第三者居中的私下接觸，不是談判桌上，但實際產生了一些談判效果。我所接觸的人，有學者，有負有任務的幹部，我認為應把他們分開來看待。我想中國大陸現在大致可分成五個世代，第一代是鄧小平等人，第二代是趙紫陽、胡耀邦等人，第三代如李鵬等，可算是留俄派，第四代是在文革中成長的人，第五代則是文革後，三十五歲以下的一些人。第一代，我沒接觸過。第二代人，像許家屯、李夢華，接觸一些，所謂接觸，就是大家在一起談話。什麼都談，喜歡圍棋的，就談談圍棋。我的基本立場是盡量為在台灣的中國人爭取利益。我想他們不是典型的第二代，如許家屯在香港時間不短，對外界瞭解很多，和標準的第二代是不一樣的。第三代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他們在台灣說的「淪陷」、大陸說的「解放」前，就接受了較完整的教育，四九年以後又到俄國受教育。這一代我接觸較多的是學術界的人，在各種學術會議上碰了面，也有一些政治界的代表，但沒有高層次的人物。這些留俄學生受蘇俄教育影響。當然，文革的烙印永遠存在，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並沒受文革影響。他們在待人處世方面有些俄國化，就像我們從台灣來留學回去後，在價值觀念方面多少受美國影響一樣，在台灣即所謂的「洋務派」。留俄的人情緒上相當反感俄國，反感歸反感，思維方法上不知不覺還是受了影響。這一代人在知識方面相當不錯。當然，知識和認識是不同的。然後，是文革中成長的一代。

認識深刻但沒有信任感

王：我們這一代。

沈：比你年紀要大一些。

王：我是這一代的最下限。文革開始時，我正唸大學一年級，我上學早，否則就下放到農村了。

沈：文革這一代人有優點、有缺點。在學識方面較差，但在認識方面却相當深刻。缺點是，他們對人完全沒有信任感，也許因為終日在鬥爭裡過日子形成的。我相信這是與文革時不敢說真心話、要不然就不能生存有關。在那種特殊環境下，花樣越多越好，也就談不上信任感了。另一方面，這一代人經歷文革，有切身之痛，對共產主義、對毛澤東的那一套最反感。他們與第三代人不同，第三代的高級知識份子下放時也受過苦，但那時他們的思維方式基本已固定不變。

王：五十年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說過，中國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第三代和第四代人身上。看來他這話頗有預見性。

技術掛帥價值體系混淆

沈：文革這一代將來會有很大的問題。毛澤東思想，在理論上很吸引人，而實際上行不通，他們這一代親身體驗，最是清楚不過。可是，像留俄派對俄國不滿，却還是受俄國影響一樣，文革這一代對毛澤東的作風很反感，但自己本身在鬥爭這方面，還是受到文革的影響。這就好像一個孩子長大後，對父親極其不滿，可基本上深受家

庭的影響。第五代，是我感興趣的一代。這一代人是文革以後接受教育的，他們也有缺點有長處。這一代人能出國的，當然都是比較優秀的。他們的求知慾很強，學習很認真；但價值觀念、價值體系很混淆。毛澤東時代，人們的觀念很單純。現在處於轉型期，成熟的觀念尚未形成。這一代人很努力，知識積聚很快，可以說物質掛帥，專而不紅，但為個人着想太多、太過份，價值觀念體系不完整，基本上對資產階級這一套很嚮往。

台灣藏才於民

柯：台灣方面您分成幾個世代？

沈：我們上面的老一代，缺乏現代知識，但他們見過大場面，這一代快過去了。四十五歲以下的世代，尤其是三十多歲左右的人，相當不錯，他們都是學有所成之士，剛好趕上台灣工商業的發展，學成歸來能有所用。他們大都在工商界，天天想着如何賺錢。但我想，只要腦袋靈活、有充分認識，在別的方面也會有發展的。前人說藏富於民，台灣現在是藏才於民。這一代人接受相當完整的教育，他們在競爭中發展起來，所以這一代也使台灣顯出她的能量來。中間的一代，四十五歲到六十歲，就是我們這一代，最糟糕。我們很多人是在大陸受教育後到了台灣；然後，好人才一批一批出國，多數學理工科，學完後，很多留在美國。所以我們這一代在政務方面當權的比較缺乏。

柯：錢復先生是這一代進入政界的代表吧？

沈：像他這樣的人，畢竟很少很少。

且學吳文嘉、莫只捧胡娜

柯：多數像王贛駿博士這樣，留在美國。

沈：王博士當然有他自己的成就，但他目前的聲望是美國的航天飛機送上去的，並不代表他本身的能力。因為他是第一個華裔太空人，海峽兩邊就把他捧得要命，實在沒有必要。像林海峯就代表他本身的能力，完全靠自己打下天下。這裡我順便提一提我最近寫的而沒有發表的文章「且學吳文嘉，莫只捧胡娜」。吳文嘉是台灣乒乓球運動員，過去默默無聞，最近在美國的一場比賽中打敗了乒乓球世界冠軍——大陸的江加良，這件事本身有他的象徵意義；台灣應該認識到吳文嘉的這種精神。吳文嘉在訓練時，找一個對手完全模仿江加良；吳崇拜江、尊敬江，但吳並不怕他，陣時也沒有心理負擔，吳知道自己的長處，知道怎麼發揮長處，最後終於打贏了。



胡娜在台灣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上電視。

可是他回台灣時卻沒受到熱烈的歡迎。胡娜去台灣，人們却拼命捧她，新聞、電視瘋狂般的捧。這兩個體育明星，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胡娜完全是我們給捧出來的，以此來表示大陸共產制度的失敗。胡娜是投奔愛情的，投奔愛情很了不起，不見得比投奔自由差，但投奔自由是另一回事，為什麼一定要說她是投奔自由呢？難道跑來一位胡娜就是我們台灣的成功嗎？這種心態對台灣的發展很不利。台灣的長處在哪裡？應該從自己這方面努力，競爭成功後的果實才是甘美的。吳文嘉的獲獎使大陸吃驚，也使他們對台灣尊敬。對胡娜的態度，台灣真不曉得自己在作什麼。胡娜是個天真、活潑可愛的女孩子，不過就是一個中國女孩子而已。

王：台灣官方把她當成政治籌碼；民間商界則利用她作廣告，充滿商業氣息。

沈：這是很荒唐的，台灣也好、大陸也好，應還她本來面貌。這事使我想到了兩點問題：一、捧胡娜對大陸人民並沒有號召力。有沒有號召力呢？你們是怎麼看的？

王：我們大陸留學生對台灣捧胡娜都感到莫名其妙。

沈：二、對台灣人民的自信心有害無利。對一個排名一百多名的網球手捧來捧去，而真正打敗世界冠軍的人卻沒人理，實在太瞧不起自己了。吳文嘉給我一個很好的啟示：不用怕，好好研究，打起來可以贏。對於胡娜，中共與我們都小題大作了。台灣或許認為能藉此號召大陸，到底能號召多少，我感到懷疑。引申來看一看反共義士，我覺得也要分一分，像胡機機事件，就沒有必要那麼作；真正有意義的，才值得我

們歡迎。
王：您剛才分析海峽兩岸的人，提出了很深刻的見解。您認為海峽兩岸那一代人之間比較容易溝通？

兩岸互利求得統一

沈：我想是最後一代。我們這一代在文化上能相溝通，但在其他方面有相當大的差距；這也許是後天訓練不同的關係。第五代，雙方後天訓練比較接近。我接觸的都是出國的人，不過大陸逐漸開放，這一代的成長過程都將受外界影響；這樣，雙方思想上彼此都可接受，可有更多理性的了解；文化方面繼續溝通，不要疏遠，我想也不可能疏遠，那麼，大陸和台灣的關係會更理性化。第一、二代人太感性化，他們中國傳統的統一觀念很強烈，加上彼此對立，國仇家恨等等因素，變得不共戴天。不過，在台灣，蔣經國先生代表老的一代，有這種情緒，也是最後一代之了。另一方面，在大陸，得天下的像毛澤東這一代，天下從鬥爭中得來，比較富掠奪性。得天下和治天下不同，治天下要有多元的技術體系，得天下也已過去，今後還要好好治天下。將來，認為大一統是天經地義的，可能很少。台灣年輕一代，大一統觀念很薄弱，以天下為己任的人很少，能以台灣為己任就很了不起了。他們沒有統一的觀念，但在互利原則上，尋求海峽兩岸的合理關係，這種想法有較多的人贊成。

王：我們曾經訪問過許倬雲教授，他從歷史的關點，分析了中央集權不利於中國發展，分權則富中國。我想還有一個問題問您

的看法。現在中共在統戰方面搞得有聲有色，非常積極進取，台灣則消極、保守、僵化。我們希望雙方和平競爭，不願看到台灣被吃掉，這樣對中國並沒好處。您認為台灣應該怎樣應對中共的統戰？

女人是老虎，老虎最可愛

沈：我個人以為不必把統戰看成洪水猛獸。統戰是文鬥，不是武鬥。既然台灣和大陸之間的鬥爭會繼續存在一段時間，文鬥總比武鬥好些。武鬥，台灣大概打不贏。文鬥，只要有正面的認識，不一定會失敗。台灣應對中共統戰看起來不靈活，那是由於：(一)對國內(編者按：指台灣)要有一套說法，以保障政治安定；(二)與意識型態有關，幾十年來總是一種看法，一種想法，目前很難有一套整體的理論體系符合先總統的遺訓，而這遺訓現總統又必須接受——中國講究的是忠臣孝子嘛！另一方面，老一輩也有蠻大的影響，老一輩結合在一起形成政治上的威權，不容易彈性化。不過，台灣在實際做法上已有相當的彈性，嘴巴講的和做的並不一樣。像我個人，許倬雲教授，還有其他許多人，做的都很有彈性。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我們對中共瞭解得很少，而且缺乏思想鬥爭上的訓練，有人怕統戰，一有統戰避之唯恐不及。台灣人對大陸的認識與一貫不實際的教育有關，打個比喻：老和尚教育小和尚說：「女人是老虎，非常可怕。」有一天，小和尚下山辦事；回來後，老和尚問他山下什麼最好？小和尚答說：「老虎最可愛。」還有台灣教育的例子：告誡高中男學生，

女人不能碰，女人是禍水；結果，一上大學，碰見禍水，就被禍水淹掉了。(編者按：台灣高中多數男女分校。)有了認識就不可怕。總之，一方面是老一代的意識型態，一方面是國內的政治需要，使反統戰受到很大的拘束。其實，我們也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說法，如一屋兩室，共有主權，分享治權，和平競爭等，但這些在台灣還不能成為官方路線，因為牽扯很多問題，像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等。實際上，目前間接貿易在進行，雖然沒有坐到談判桌上，可是一些國際問題，如亞銀會籍問題，沒有正面談判，但問題一樣得到解決。可以說官方作法和私底下做的有相當大的距離，實際上較有彈性。我想大陸上也一樣，上面講一套，底下搞一套。

王：或許這就是中國文化吧。

沈：哈！哈！嘴巴說「漢賊不兩立」，事實上滿地是賊，也不知道到底誰是賊、誰不是賊。可是，一旦「賊」立了，「漢」的理論體系就站不住了。

王：您的想法、作法在台灣是否多數人能接納？
沈：容忍吧！較多人有這種看法，但官方路線不允許。大陸有的學者說我在最近被「下放」了。但我下放是下放到第一流的大學作院長，還有比較大的影響力，而不是像大陸學者那樣，一下放就放到山溝裡去。我想，在知識份子的層面，一些想法雖然沒有系統的表達出來，但基本的想法雷同，大家都有較多的共鳴。

柯：中國之春財經很緊張，我們計劃將來到台灣民間募些款，屆時希望沈教授能幫幫忙。

沈：當然幫忙，但我的能力有限。

王：再次感謝您在中國之春早期對我們的幫助。

外匯儲備跌至卅億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洲) 魯迪

不久前，我利用暑假回國探親，我的一位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的親戚告訴我（他的職務相當高，但不便公開他的身份）：八五年首季中國外匯儲備實際上已降到大約卅億美元，現雖稍有回升，但仍不超過五十五億。

僅卅億啊！還不如美國的一個大富翁的資產多哩！一個地大物博的堂堂大國，落到這種地步，也真夠令人痛心！

今年七月八日，中國新聞社披露，今年首季中國外匯儲備已從去年十二月的一百四十四億二千萬美元中減少了三十二億多美元，僅剩一百一十二億六千一百萬美元。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的那位親戚告訴我，這個官方公佈的數字完全是虛假的，為的是穩定人心，特別是叫外國投資者和銀行家放心。今年三月份中國人民銀行首長的更換及中共高層領導對外匯所採取的嚴格控制等行動中，也可看出公開數字背後所隱藏的嚴重性。

外匯流失之所以如此嚴重，主要乃因國內炒買炒賣外匯風猖獗。大家都知道近來國內黑市外幣買賣盛行，然而這種黑市外幣是誰炒起來的呢？不是老百姓，不是華僑，更不是外國遊客，乃是中共官方單位炒起來的。

按中共官方規定，一般中上級政府、企業等領導單位均可領取或擁有一定數量的外幣，但這點外幣遠遠不能滿足一些單位的需要。近

年來，大陸經濟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對外開放的門窗越來越大，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物質文明對大陸的衝擊也越來越強烈，大陸人民對物質享受和「向錢看」的觀念也就越來越濃，在這方面，中共許多領導幹部更是走在前頭。他們藉口各種改革和實現四化的虛擬方案，半公開半後門地向國家銀行套取議價外幣（議價外幣的比值一比五不等，等於是國家開的黑市。

他們對這種所獲仍嫌不足，則轉移到黑市上，於是黑市外幣被炒起來了，結果影響到一般老百姓。據說，有些國營單位還專門派人到特區炒買外匯。這些領導單位拿到大量外匯後，則從香港或外國進口大批高檔商品，如汽車、電視機、電冰箱、摩托車、錄音機、空調等現代商品，然後輸往內陸進行倒賣從中牟取暴利。他們賺取更多的人民幣後，更有資本去炒取外匯。然後他們拿着外匯再去搞倒買倒賣，而他們的利潤就像雪球越滾越大。這當然會給國家在外匯的管理上造成極大的混亂。

這種外匯的炒買炒賣發展到去年底，黑市上的外幣比值已被炒到驚人的一比五至一比八，而官方的外幣比值只有一比二點九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可見外幣和人民幣已根本不能反應它們真實的價值。這時如果政府能根據貨幣的市場反映，及時調整外幣與人民幣的兌換率，例如把外幣與人民幣的官訂兌換率提到一比

五或一比六等，則會大大減少外匯在黑市上的流失。但可惜的是，政府至今未能做出這一有效的調整，原因是確定兌換率的權力不在貨幣專家手裡，而在國務院黨中央領導人手裡。這無疑是使外幣黑市繼續猖獗、外幣繼續流失及儲備數字回升不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炒買炒賣外匯、倒買倒賣高檔商品的歪風造成的惡果是：嚴重損害了老百姓和國家的利益，嚴重腐蝕了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使國家經濟和貨幣處在一片混亂當中。

這種歪風的出現，絕不是一般經濟和社會管理上的問題，而是中共官僚專制制度腐敗的表現。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各種歪風層出不窮，但多是禁而不止，原因就是制度腐敗了；近幾年，中共推行了經濟改革，但效益不彰，原因就是拖着經濟的政治制度沒有改革；幾年來，中共再三強調嚴厲打擊經濟犯罪份子，但經濟罪犯却越來越多，罪案也越來越大，原因就是法治不彰，執法不公，滋養出一個龐大的官僚特權階級，如一般老百姓犯個小罪不是關就是殺，但一些執法犯法的官僚幹部哪怕犯了滔天大罪，充其量也不過是削職或開除黨籍而已。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來自人民的監督，執政者可以任意欺騙人民、愚弄人民，自己可為所欲為。例如，今年國家外匯儲備降到只有近卅億，中共還不向人民講出真實情況。不能真正提出問題，怎能徹底解決問題？再說，這種至關國民利害的重大問題，難道人民就無權過問嗎？人民就只能坐視所謂「公僕」任意揮霍國民的財產嗎？

中共要想禁止歪風，要想使經濟改革成功，就必須徹底廢除專制制度，建立一個有真正民主和法治的多元制度。

現在是中共亡羊補牢的時候了！

從于浩成被黜

看大陸法治現狀

(香港留學生·美國)周旋

北京出版界、法律界聞人于浩成因直言指出現今大陸的某些弊端及不足之處，被撤銷「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和「法學雜誌」主編的職務。

事件起因是今年六月份香港「鏡報月刊」主編對于浩成作了一次專訪，內容涉及大陸法治的現狀與前景。于浩成在訪問錄中就此問題大膽直率地發表了他的觀點和見解。大致可分為下列數點：

一、建議設立國家監察部；國內現存問題是黨政不分，例如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央和各級黨委的，屬黨內，但所有經濟犯罪案件由它負責，此是公檢法機關範圍，不應由紀檢委包攬。經濟改革以來，國家機關幹部違法亂紀現象甚嚴重，應考慮設國家監察部。

二、經濟改革要伴隨立法；經濟改革宜先總體規劃，不宜走一步看一步。如物價改革要伴隨工資改革，但人事制度和幹部不改革，工資

改革也搞不好，一切應依憲法（母法）及其他法律條文（子法）才能有系統、有秩序地進行改革。

三、破除「法」只管百姓觀念；長期以來，大陸都有「重刑輕民」傾向，這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觀念要徹底排除。

四、領導人不應害怕輿論；現正草擬的新聞法，比前更嚴重地限制言論出版自由。害怕民主，屬四人幫的「意識形態決定論」，將意識形態作用誇大了。如經濟損失幾億，就說是交學費，但一篇文章提法有錯誤，就嚴厲對待。領導要自己有信心，要相信人民，就不必害怕輿論。

五、反對「第三梯隊」的提法；于浩成非常反對「第三梯隊」的提法，認為是封建主義的繼承。由于大多數人喜歡順從、聽話的人，認為喜提意見、能獨立思考的人不可靠、不順眼。此種做法大有碍於選拔人才。

綜上所述，無不切中時弊，一語中的。但

于浩成直言不諱，未免觸犯了某些領導人，尤其他反對「第三梯隊」的提法，殊令中共領導人不快。于浩成在接受訪問時稱對法治前景抱樂觀看法時，却被人治制度下的官僚剝奪了發言權及一切職務，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很大的諷刺。

此事發生後，引起了北京知識界的一片恐慌。由此我們亦可看到大陸還停留在人治階段，（不管說得如何天花亂墜。）于浩成被停職，理由是未經許可、私自會見香港記者，發表與中央不一致的言論。這個理由，不單於理不合，更於法無據。香港「鏡報月刊」是政協委員徐四民先生主辦的刊物，可以進入大陸。接受「鏡報」採訪，有何不妥？再說，憲法也保障言論自由嘛！于浩成被黜，不單涉及法治及言論自由，更牽涉到人權。有消息傳，于浩成甚至已處於被軟禁的狀態。

于浩成被黜，聞者痛惜。長此下去，忠誠之士只好三緘其口，當政者繼續倒行逆施，終至將國家帶上滅亡之路。大陸近年鼓勵外商投資，但大多數外商都裹足不前，究其主因，是國內毫無法治可言，政策不穩，出爾反爾，私人財產權毫無保障，致令人相戒裹足。在這種人治的情況下，于浩成直言招禍固有其然，我們既痛惜國家的政治黑暗腐敗，復體會到在人治的社會下作為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的悲哀。眼見國事日非，又不能貢獻一得之見，即使甘冒得罪當局的危險，仗義執言，却是所提意見得不到重視，反招斥逐甚或身繫囹圄，這種局面究竟何時終結？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因貪污腐敗，執法不公，搞得國事日蹙、天怒人怨，終至退守一隅，這難道不足為當政者之戒？于浩成案，反映了當前中國的法治狀況。我們支持他，聲援他！

特區

中共權力鬭爭的重要法碼

從海南事件談起

作者簡介：耿晨先生，男，中國民聯成員，中共幹部家庭出身，曾為中共黨員，因參加國內民運而遭受迫害。一九八四

年經香港轉往法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耿晨曾在海外雜誌發表多篇批評中共專制制度的文章。

●本刊記者●（法國）耿晨

一、特區的深層資料

海南及深圳特區發生了大地震。
事實上，特區出現的問題遠比中共報刊公佈的嚴重，不僅比海外新聞媒介披露的嚴重，甚至遠比「中紀委」及「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嚴重得多。如果把特區出現的現象稱之為「問題」的話，那麼可以說，特區的問題是社會性的，全民性的。不光政府、銀行、報刊、學校參與「非法掙錢」，連公安，稅務、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甚至海關、海軍、邊防軍、法院經濟法庭，甚至特區黨的紀律檢查部門都以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參與了「掙錢」運動。例如：

1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湛江基地後勤部，多次利用軍用船隻走「官」非法物資（如進口汽車、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錄像機、收錄音機、像機等。）為此，海軍曾多次與海南島海關、湛江海關、深圳海關、汕頭海關發生衝突。幾次大型衝突中，海關方面根據可靠的情報獲悉一些非法漏關物資是通過海軍守備部隊

●海軍和邊防軍，海關和公安局，以及地方民兵，為了爭奪緝私利益，多次發生過衝突，甚至曾拔槍相峙。什麼法律、信用、品德，在這金錢浪潮的沖擊下早已蕩然無存了。所謂三千八百萬共產黨員的理想，幾十年來在物質權力的閃耀面前，顯得越來越暗淡無光了。

的通動船隻多次非法進口的。因此，海關的海防巡邏船強行阻撓海軍通動船要加以檢查。海軍方面自然不肯示弱，以「軍用物資不准檢查為由而拒絕」，雙方形成對峙。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廣東省海關與南海船隊司令部將官司打到了北京。最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與海軍司令部交涉，才達成了「關於邊防軍用車船受檢規定」。在這之前，曾為了近海海面巡邏和緝私的權限，海軍、海關、邊防軍、公安和當地民兵的巡緝船隻，曾鬧的不亦樂乎，因為緝私有「油」，罰款、獎金、低價處理的走私品，誰看了都眼紅，海軍和邊防軍以「保衛領土」安全為名，海關、公安以「執行國家公務」為名，民兵是當地的「地頭蛇」，為了爭奪緝私走私船隻，上述系統曾在溫州外海和瓊州海峽多次發生衝突，甚至曾拔槍相峙。相信這些具體事件的資料是沒有「上」「中紀委調

查報告的」。也許，正是由于各個系統、山頭分贓分權不公，才把事件一步步逼到「天」上去了。

2 特區的法院經濟法庭，在執法處理特區大量涉外經濟訴訟中，根本不是以「法」為本，（事實上也無「法」可依）。訴訟費和「罰款」是決定案件的要害，無論如何違法，無論用什麼手段從事經濟「犯罪」，只要交錢萬事俱免。山西省侯馬市貿易信托公司與深圳市上沙區物質貿易公司為貨物質量和貸款支付之爭議，訴之于深圳市法院經濟法庭。幾番爭持山西候馬的錢貨兩空，又白白花了一大筆訴訟費、律師費及公務人員出差費。該公司氣不過，回去後投稿給「民主與法制」，言「我國的經濟司法機關是「當地的狗咬生人」我們「窮山西」鬥財鬥不過富深圳……，舊社會是「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現在的一些司法機關也慢慢變成了這種狀況……」

香港有多家投資國內的公司，在廣州、深圳、海南、汕頭，遭到官商的變相敲榨勒索。香港「合記」公司在廣州與物資貿易信託公司發生經濟糾紛，中方拿港商的貨轉手內地從中獲利，沒有付款給港商。後來，此批貨物在內地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以「非法交易」為名，予以扣留充公。這本是與港方商人無關的事。但港商多次討要貨款，均遭拒絕。中方推來誘去，「合記」找遍了各級有關部門，從上級主管部門「物資局」到管轄銀行，工商管理

局，市政府。最後不得已，向廣州市經濟法庭提起了訴訟。香港「英亞」律師行，以每日五千港幣的代價請了經濟法律師。然而此案一開，廣州市法院經濟庭便以「連帶訴訟」為由，帶上了國內一系列債務與貨物拖欠案，有的涉及國營企業，有的涉及外地黨政機關和國家工商管理、稅務機關。其中一批貨物被賣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北省軍區某機關合作商店，本打算用「中越戰爭」中退回的軍用壓縮餅乾交換，無奈軍區突然發了「軍用作戰物資停止處理」的通知，港商的貨物早已賣到了各家各戶，但貨款都發生了一連串的拖欠，其中又有一批貨款涉及了非法套匯案。可惜中國的經濟法庭本來就沒有什麼「法」「權」可依，又是涉及各地的黨、政、軍系統，最後，這經濟訴訟案變成了政治和「山頭」協調案。三拖兩扯，一年半時間過去了，港商交納給國內經濟司法部門的訴訟費比國內的人高出四倍之多（並且必須用外匯支付）……沒有資料證實「合記」公司最終花費了多少錢來打這場官司，只從廣州學界一個知情朋友處獲悉，「合記」最終的結局是沒「打死蒼蠅，倒砸碎了玉盤」，最終在兩年之後接到了法院的通知：

① 中方該公司因涉及大量經濟犯法活動而被關閉。

② 一切債務糾紛等待該公司上級主管部門派工作組清查之後再議。

③ 「合記」因涉及行賄中共幹部（指中共

幹部勒索的禮物）而被罰款處理。
④ 原訴「貨款案」「中止審判」，聽候法庭通知。

這是一種無話可說的案件。法律、信用、品德、這一切在「搶錢運動」中已蕩然無存。海南島的「汽車走私」風潮裏，法院也和其他一切國家司法部門一樣發了「罰款財」，「立廟必受香，雁過必拔毛」，大概正是由于黨的紀律檢查部門無法找到「生財藉口」，才一步步地將特區案件撕裂暴露開來。

3 然而此話並不確切。用河南省×縣幹部警××的話說：「……紀檢的人就不住房子、不吃豬肉？有沒有孩子？要不要上學和就業？……都是人哪！」

是的！人，首先生活于物質的社會中。在物質的社會中，物質是第一性的。一切信仰、理想、主義無不受物質條件的局限和影響。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幹部的「黨風」，三千七百萬中共黨員的理想在三十幾年的物質、權力再分配面前，已經越來越無光彩了，特區的紀律檢查部門也超不出這個規律。

海南島與特區的案件，非議和發現已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了。早在一九八三年，中共內一部份「堅持」社會主義原始理想的幹部，就已經發現了特區有些「勢頭」不對，或者可以說「味道」不對，在特區，「……紅旗不飄，文件不興」，黨組織無人申請加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的節目無人收看，一切高速度運轉的背後都是「錢」。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社會土壤上，一旦放鬆強權的控制，「共產主義理想」竟像秋風掃落葉一般蕭蕭而下。而資本主義因素，却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無窮。廣東特區一帶的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採取兩套收購外匯的價格（官價和黑市價）。深圳

● 舊社會的法庭是「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今日大陸的經濟司法機關不僅如此，而且是「當地的狗咬生人」。「立廟必受香，雁過必拔毛」，大概因為黨的紀律檢查部門無法找到「生財藉口」，而各系統、山頭分贓又不公，才把案件逼到「天」上去。

、頭角、珠海一帶的商店多數掛起了「不收人民幣」的牌子。深圳的香江飯店夜總會、廣州的中國大酒店夜總會，西裝革履的內外財商、花枝招展的歌舞伴女，燈明處酒酣耳熱，燈暗處套匯、走私、賣淫。公安局的便衣執勤人員，也早已學會了香港警察，收「買路錢」的手法……總之，金錢在這裏的社會機器中，已充份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哪裏不轉圈，往哪裏抹「油」，百無不靈。

特區的紀律檢查部門也決不例外。

自一九八三年以來，中共高層的反特區，不僅多次下令給特區黨的「紀檢」部門，給廣東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並多次派遣各種「調查組」「工作組」赴特區收集反面資料。在這之間，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務院外經部、外賣部、特區辦公室，「人民日報」內參部、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包括國家海關總署、國家物資總局、中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都曾派遣過各種「規模」的調查組。然而「金海無邊」。「欽差」大員們來到「洋場」被「洋」風一吹，轉一趨深圳，走一走香港，於是，口中振振有詞曰「不錯……，於是「滿載」而歸，更何況中央「鄧大人」是人人皆知的「特區後台大老板」，更無人敢於輕易發非議之聲。

二、「蕭牆之內，箭拔弩張」

到目前為止，在海內外所披露的有關「特區問題」，大多集自于「現象」材料，特區究竟發生了什麼性質的問題？是本質值得肯定？功過對半？倘或是「三功七過」？特區的前途如何？「特區事件」，將可能在怎樣的程度上

，影響中共現行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特區事件」，會不會導致更加宏觀的經濟層面的變動，甚致政治政策性的變動？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海外人士認真加以關注和探討的。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特區所發生的事件，在性質上和程度上究竟是壞是好，利弊究竟如何？

從「中紀委」「調查報告」及中央關於特區工作的會議之後，非議特區之聲，在國內外如潮湧來。（完全符合中國前若干年的極端主義思考方法，好起來「好」的不得了，「糟」起來糟得處處爛），壓倒另一面的「反面材料」使特區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亂：

1 中央派遣了各種工作組、工作隊，全面調查和整頓特區的問題。國務院、中紀委、廣東省委、軍隊、公安、中央各部委如蜂出巢，進駐了海南、深圳、珠海和汕頭從意識形態到法制，從經濟到刑事，大有「旌旗十萬」之勢。

2 撤消了雷宇（海南島政府負責人）、梁湘（深圳市長）趙××（廣東省政府負責人）等一大批「經濟改革幹將」的職務，從上到下處理一批幹部。

3 檢討特區政策，收縮特區活動，（緊縮外匯與貸款，重振黨政紀律與法紀，清查社會治安秩序）。

4 「暫時」（？）關閉後開放的十個沿海城市，等等。

一時間，特區一片「紅色恐怖」，「改革幹將」們牢騷滿腹，新興的商人胆戰心慄，外商緊縮銀根，人人都尋機待「撤」。人民、商人、中共黨內兩派（包括高層）都在箭拔弩張對峙，一方不甘輕易撤「軍」，另一方也不敢貿然進「兵」……

特區的形勢是微妙的，它是一個法碼，一個在未來中共權力鬥爭中占舉足輕重的作用法碼。

衆所周知，鄧小平的「改革」到目前為止，共有以下幾點實際內容：

在上層建築領域，有「恢復法制」和「提高知識份子地位」兩方面內容。

在經濟基礎領域，農業上實行了較為成功的「農村責任承包制」；城鄉商業市場的解放，以及「特區」為試點的城市工業經濟體制改革。

在上述「改革」政策中，上層建築領域的變革是緩步的、跟隨經濟基礎的演變而緩變的。這方面沒有本質性的突破。而在經濟領域，取得了既定成績的是農業和小市場商業，而城市工業經濟體制的改革，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沒有明顯的突破，甚至連可行的路子和方向都不甚明瞭。而特區是衆多設想中最具希望的一個方向。

在一個大國經濟中，農業和市場小商業在國民經濟的發展中，是起不了決定性作用的。關鍵是工業和大市場商業。中國究竟採用什麼

●一時間，特區一片「紅色恐怖」，「改革幹將」們牢騷滿腹，新興商人胆戰心慄，外商緊縮銀根，人人都尋機待「撤」。人民、商人、中共黨內兩派（包括高層）都處在箭拔弩張的對峙中，一方不甘輕易撤「軍」，另一方也不敢貿然進「兵」。



樣的大商業經濟體制？中共內有三大派觀點：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觀點；西方自由經濟觀點和「亞洲模式派」，計劃派與自由派在中國的國情面前都是顯示了不適應的特點。於是，從一九七八年起，「亞洲模式」在中國經濟學界日熱。日本的「集體私有制」（豐田模式）；台灣的「節制資本」；新加坡、南韓的「政治專制、經濟自由」模式，……這一切引起了中共黨內、外經濟界、政治界和學術界的極大

興趣。台灣經濟起飛的經驗：——土改與「高雄對外加工區」所帶動的加工型工業體制的形成以及中國面臨的一個香港和「香港回歸案」正是深圳這幸運兒的「催生劑」，不到三年的功夫，這個南邊陲的小鎮，在資本、市場自由權和「洋風」的吹洒下，樓房與工商業像雨後春筍般的興起。這個時期，有人說鄧小平產生了一個「北伐戰爭」的作戰計劃，「特區學深圳，全國城市學特區」，而深圳的主體模式又是在香港經濟的影響下形成的。於是，鄧小平無形中給中國城市工業經濟找到了一條出路：深圳、海南帶動東南十四城，一方面形成「北伐」，另一方面使用「農村包圍城市」的傳統戰術，真可謂「共產黨加資本主義」，不愁中國不能「振興」……。



陳雲：特區放棄了社會主義大方向。



梁湘：特區對了頭，一步一層樓。

三、「特區」碰在了

誰的「壁」上？

然而特區為什麼會「碰壁」了呢？結論是不同的。陳雲為代表的黨的「紀律幫」認為「特區出現的問題是放鬆黨的領導和放棄社會主義大方向的結果……」（見中紀委調查報告）在中紀委對「海南島事件」的處理意見中，公然將雷宇的責任歸卸為「……他所主管的政府經濟工作，從未提交區黨委和政府黨組討論……」。同類的詞句，在對海南島政府領導姚文緒、陳玉益、深圳市長梁湘的處理意見中，也比比可見。對「國家體制中的以黨代政」，已經批判了好幾年，但這樣的詞句，竟又出現在中共今日的文件中，豈不令人費解嗎？政府及政府主管部門領導的工作，既可以向法律負責，又可由「人民代表大會」出面監督，為什麼要把經濟工作的具體事務提交黨委討論呢？更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特區」案的發難，一不是由特區人民提起，二不是由特區的新聞媒介披露，而却由高在上的中央紀檢的「青天大老爺」揭露，那麼特區究竟「碰」在了哪一道「壁」上了呢？

要弄清這個問題，應該牢牢把握「利益」這條線索，也就是說要看特區運作中，誰是「利益」的被損害人。

第一、特區損害的是「國家」。中共在創建特區時的設想是：利用外資和技術，發展出口和旅遊業。一句話，是要收「洋」錢進來。然而，特區的產品不單沒有打出國外，倒是國外商品利用特區輸入到了國內。其結果是不但有收到「洋」錢，反而被收去了「土」錢。據「中紀委」『調查報告』透露，僅海南島做汽車生意一項，就佔用了國家四十多億人民幣和

●鄧小平掌權以來，藉着改革和清除「三種人」為名，排斥異己，建立個人天下的政治勢力，這種做法激起了反對派的不滿。中國有句古話說：「不到火候不揭鍋」，海南條件的揭露，就是反對派準備在即將召開的黨代會上向改革派展開權力鬥爭的箭牌。

近六億美金的貸款。這個款項，比全海南島工農業生產總值（年）還高出近一倍，而其中有一半貸款至今尚無力歸還。同類情況，在深圳和珠海更為嚴重。據中國銀行年鑒透露，中國國家一九八四年度投資於深圳、蛇口和珠海三區的資金高達七百四十多億人民幣和三十二億美金外匯。而依照近幾年的投資利潤回收率，這筆錢要十二年才能拿回。而這十二年中，又需要追加多少新的投資呢？

……中共的算盤打空了，「地方得了大頭，個人佔了中頭。」，而中共的國家非單連「小頭」也沒佔住，最終却拿了「負頭」。

第二、特區「洋貨」窗口進來了大批「泊來品」，特別是家用電器、汽車和國外紡織品。這些「洋」貨給大陸內的共同類產品工業帶來了致命的威脅。進口的是商品，而出口的反而是外匯、燃料和緊俏工業原料。用「經濟日報」評論員的話說：「……是拿血換饅頭」。這種狀況不可能不引起國內有關工業系統的強烈反對。

第三是來自各省的壓力。特區的「發財運動」，不可能不引起各省幹部和人民的「眼紅」。內地各省若沒有「特區」的「特權」，眼看着財路被中央牢牢地控制着，不由不對特區嫉火萬丈。用前河南省長戴蘇里的話說：「……他們（特區幹部）有什麼了不起的，讓我們也來辦特區看看……」。

在現今中國權力至上的結構中，政績是當

官者升遷的前提，眼看着特區的新官個個竄紅，又升官又發財，於是「紅眼病」傳染開來。

第四，特區內的「黨組織」中，還是不乏「老實人」在。共產黨幾十年運作中，黨的隊伍中基本剩下了兩類人：其一是敢拚敢殺敢作敢為的「人才」，另一種是什麼也不敢作而以「老實」為專長的「奴才」。處身于「特區」這種特別的區域裏，「人才」們縱橫馳騁，左右逢源。那些「老實」人眼紅的不得了，想發財既沒有路子又沒有胆量，既不願出力，又不敢冒險，用慣了的辦法就是「向黨灌報」。於是，他們這種人的意見就通過更高層的「同類」代言人傳達到了中央，形成了所謂「廣大基層黨員和人民的意見」。

以上這些原因，無論客觀的還是主觀的，是來自特區內部的還是來自外部的，都還是一些最直觀，最現象化的原因。事實上，特區所發生的事情，和今天的披露，還有其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政治原因。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不到火候不揭鍋」，特區事件的披露是與即將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接班爭奪戰直接相關。

鄧小平掌權以來，藉着改革和清掃保守派為名，排斥異己，建立個人家天下的政治勢力，這種做法在黨內打擊面甚廣，積累的政治反對派勢力不小。然而反對派苦于找不到反攻的口實。但被吹捧交加而「虛假繁榮」起來的「改革」成績，到了今年上半年已漸漸露底。「

赤字」還可以用「帶水份」的數字和鈔票印刷機來掩蓋，但外匯和市面物資的流通却是硬打硬的東西，看得着的東西。自去年年底以來，漲價風搶購風續起。中央執政派玩弄的「通貨膨脹」把經濟矛盾轉嫁給了消費民衆，這種狀況必然引起民衆不滿。北京學潮、南京學潮、天津鬧事、北京足球事件、山西農民請願事件，都從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鄧氏改革造成的社會矛盾，今年四月，中銀與外貿部官員易職，也是中共改革失敗的一個側面表現。特區事件的發難，說到底還是因為「錢」的問題，如果特區在這政治經濟困危的時期，為中央交上一大筆「政治資金」，反對派的非議，一定不會如此有力而鄧大人也不致于又一次「揮淚斬馬稷」。

四、事件應從制度的高度看

特區的成敗，在目前尚無定論。就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力量佈局，反對派雖有一些口實，但不攔鄧派「第三梯隊」的接班，最多不過斬幾個「馬稷」，恰如當年胡耀邦上台之時，「批白樺」、「反自由化」一樣。「斬」幾個小人物了事。特區那幾個「搶錢」官，說到底也不算鄧派的嫡系人馬，當年用他們開創特區是爲了抬舉自己的政治地位，今天爲了鞏固這個政治地位，未嘗不可「借頭來用」。處于今天這個「改革」和「爭權」互爲因果的複雜時代，總是不斷地要有人犧牲一些什麼的！

五、誰是「偷驢的」？

特區事件的真意義，在于我們，必須從制度上來檢查當今大陸的政治架構。特區發生的問題，進一步暴露了經濟觸及與之關連的法制

系統，極不健全。事情發生之日，既無法律的轄治，又無自由的言論監督。發展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中國有那麼多家的報紙、記者、司法和紀律檢查人員，為什麼都非到了「政治需要」之時，才予以披露呢？

其次，通過中共黨的紀律檢查部門，來解決經濟犯罪或犯法事件的狀況，也是極不正常的。特區問題的拖延，正是「黨治」「人治」的結果。「中紀委」「調查報告」中更是多次地暴露出目前中國大陸「以黨代政」和「人治」的狀況，例如中紀委將海南汽車案的中央責任，推給國家工商局市場司副司長王江雲一次座談講話上。一個副司長在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究竟有什麼權力？若說這種講話具有如此大的權效，那正可說明中國今日「制度」狀況。要說王江雲的講話沒有權力效力，那麼在「中紀委」「調查報告」中把王江雲推出來是什麼意思？事實上，在海南島汽車走私案中，知情者和既得利益群中，從廣東省委到中央各部、委大有人在，僅外貿部機關軍隊，就從海南購置了計劃外的麪包車六部。廣東省政府、省法院、省檢察院、廣州軍區司令部、後勤部、海軍司令部、後勤部直到今天還跑着從海南非法購置來的汽車，真是「便宜了偷贖的，苦了拔禱的」。

更有中央高幹層的「太子」們，乘着開放之風紛紛「南下」，第一流的去了香港、美日，二流的擠到了特區。小不啦子們也還遊一遊

●海南事件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中國有那麼多家報紙，有那麼多記者、司法和紀律檢查人員，為什麼都非到了政治需要時才予以揭露呢？官方新聞媒體不到「火候」不披露，而人民又只有服從權而無監督權，發現問題却有言無處講。說穿了，海南案件是「黨治」和「人治」的結果。

廣州。據深圳的一位高幹子女（原×省省委書記的兒子）說：「小小深圳，中央副部級和省軍級的子孫調進不下百人……這恐怕還只是一個極「不完全」的數字，俗話說，「真神不露像」，在深港一帶「金濤」「錢浪」中周旋的「不露像」的「真神」，怕不只一個兩個吧？聽說鄧公子、葉公子、趙公子都在國外有生意哩！」

結論

有人講，海南案件的發生，乃因經濟改革過了頭，開放過了界，資本主義進入並腐蝕了黨員幹部，形成人人向錢看的風氣。但他們殊不知只有健全和實行法治，將黨員幹部置于人民的監督之下，才是杜絕黨員幹部腐化的根本方法。當然，中國大陸應馬上建立起一個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架構，這才是唯一的出路。現在黨員幹部一犯錯誤，中共為什麼要用黨紀來代替國法呢？

海南等經濟案件的發生，顯然是因改革的不平衡造成的結果。鄧小平先生那種「走着看路」的狹隘政治實用主義治國論，實在沒有可能引導中國走上一個現代化強國的道路——無論他的動機如何。相反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前途充滿了危險，決定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的城市大工商業經濟體制，到目前沒有找到一條理想的出路，中小型集體和個體工商業又急速地腐

蝕着殘餘的政治肌體，破壞了的意識型態的社會作用靠強權維系着，政治、經濟和意識型態三條腿支撐的社會斷了一條半，翻車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不知這個觀點是否有「聳人聽聞」之嫌？

到此，我們想把上述觀點來個一百八十度的扭轉，即：特區所暴出的事件及簡述隱藏在全國深處的「錢風」是不是一件好事？它從以下兩個方面告訴我們：

第一、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的發展，她是不可能逾越這個歷史階段的，無論你打着什麼牌子。這條道路在目前是必走不可的。這也是今日中國民心所向的一個潮流。既然「：：：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很容易」，為什麼一定要逆歷史發展的規律去搞唯心的社會主義型態？特區所出現的問題並不在於特區賺了內地的錢，而在于內地缺乏和特區相同的自主和競爭權。適當做的是開放內地而不是關閉特區。特區所發生的一切並不違背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規律，商品就是商品，它的本質就是要追逐利潤，而且是不擇手段的。這是馬克思給商品下的確切定義。今天流行于大陸的社會主義的「商品」概念，完全是斯大林從政治實用主義立場出發杜撰出來的產品。鄧小平先生及中共的開明派們應當進一步發揮和突破鄧的「一國兩制、社會融合」思想，把它做為治國之本，而不是統戰釣餌首先在中國大陸實行起來。中國必須開放，不要怕共產黨的官當了商人。今日中國，誰當商人都好。商人越多越好。只要從法律上保障了所有公民經商的平等權力，生產和經濟的紊亂是可以被市場規律所調解的。而完美和豐滿的經濟法制也只能在複雜繁榮的經濟運作中才能確立和完善，請給予特區「評反昭雪」讓它們活吧！

中共黨代會安排權力轉移／

兌掉

車

馬

炮

的鄧小平、 陳雲殘局

鄧小平未能引退爲其最大隱患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羅百林

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全國特別代表大會九月份在北京舉行。

九月十六日，在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上，一百卅一人中共老幹部宣佈集體辭職，其中包括一名政治局常委——葉劍英，十名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李德生、王震、韋國清、宋任窮、張廷發和葉劍英。這次辭職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六十四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卅七名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卅名。

儘管大批中共元老即將引退爲預料中的事，但如此多的老幹部退出政壇，在中共歷史上，仍是少見的。只有中共九大能與其相比，那次大會，在毛澤東、林彪及四人幫的支持下，將

大批被認爲是劉少奇、鄧小平追隨者的八大中央委員逐出領導階層。十二大上，這批一度遭到羞辱的劉少奇、鄧小平的追隨者，又多半捲土重來，再居要職。這次引退的中共老幹部們，可能永無捲土重來的機會了。

鄧陳兌掉車馬，

還是鄧小平全勝？

對於大批中共老幹部引退一事，有兩種流行的看法。一種是：鄧小平獲得了全勝；另一種是，鄧小平碰上了大釘子，因他未能成功地將陳雲、李先念等人逐出政治舞台。

我們的看法則是：鄧小平此次有得有失，在逼迫反對派交權問題上，鄧小平自己也付出

了相當大的代價。這次權力轉移是各派妥協的結果。

用一個通俗的比喻講，在未來中國的走向問題上，鄧小平和陳雲正在下着一盤決定性的棋。九月黨代會的棋局是：鄧小平的大鳥籠派與陳雲的小鳥籠派（或稱恢復派）相互兌掉了一些車馬炮，各自留下了將帥和相仕。自此黨大會後，鄧、陳的棋局進入了殘局階段。然而，就總體形勢而言，鄧小平還是佔了上風，因爲鄧小平借此次大會提拔了較多的鄧派年輕政治人才進入權力高層——政治局，相當於棋局上一些卒子過了楚河，下一步就是蠶食陳雲的相仕了。可是，陳雲派的一些小兵，也過了漢界，擺開了與鄧派拼殺的陣勢。

雙方兌掉了那些車馬炮？

鄧小平在這一棋局上，丟掉了哪些自己的車馬呢？目前的形勢表明，主要有下述諸位：

鄧穎超：原任政治局委員、政協主席。政治上無主見，但感情上支持鄧小平，是在政治局中支持鄧小平的重要一票。

王震：原爲政治局委員、高級黨校校長。政治上無太大主見，老好人型人物，但緊跟鄧小平，也是鄧小平在政治局中必要的一票。

張廷發：政治局委員，原空軍司令。張廷發今年只有六十九歲，并非過于老化。張廷發是鄧小平的部下，此次退出政壇，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張廷發雖鐵桿支持鄧小平，但竭力反對胡耀邦，老鄧怕張廷發以後向胡耀邦發難，故決心忍痛將其除掉，以免後患；其二，張廷發領導的空軍近年來頻發駕機外逃事件，空軍又在近年經濟改革中，大搞投機倒把生意，張廷發要承擔責任。

張愛萍：中央委員、國防部長。張愛萍是鄧小平的一貫支持者，因身體多病不支而引退。

洪學智：中央委員、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洪為鄧的二野老部下、忠實追隨者。因總後的接班形勢已穩妥而告退。

劉華清：原海軍司令員、中共中央委員。劉華清與胡耀邦關係較好，因其秘書是胡耀邦的女婿。本來，劉華清年齡并不太大（六十八歲），是繼任總參謀長和國防部長的熱門人選。這次下野，乃由于海軍近年經常出事，被反對劉華清的人抓住了辮子，鄧小平、胡耀邦不得不忍痛割愛。近來，海軍出的大事有二件：一件是魚雷快艇喋血事件，快艇被南朝鮮捕獲，後送還中國，影響不好；另一件是海南島的海軍部隊參加海南汽車倒賣，賺了大批外快。海軍用戰艦走私汽車、電視及大批國內短缺物資，在偷運過程中，海軍的軍艦不讓海關的偵緝船靠近檢查，甚至發生開炮警告偵緝船的事件。這些事件，影響極大，劉華清只有引咎告退。

其餘像蔣南翔、任仲夷、王恩茂等，都是老鄧的愛將，這次均為之兌掉反對派的幾員大將而告別政壇。

相比之下，鄧小平的反對派——陳雲派和葉劍英派被兌掉的車馬，反而不如老鄧的多，主要有如下幾名（陳雲派為恢復派，葉劍英派為凡是派，因都是鄧小平的反對派，故合起來分析）：

葉劍英：是這次唯一被廢黜的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的支持者。葉帥長期臥病不起，實際上早已不發揮效力。

韋國清：葉劍英、華國鋒的人，原任政治局委員。他在思想上支持陳雲的小鳥籠計劃，

鄧認為他思想過左，早就列在清除之列。
聶榮臻：政治局委員，老帥。他在黨內鬥爭中，比較偏向陳雲。

徐向前：政治局委員，老帥。徐為人正派，無政治野心，與陳雲私交不錯。

李德生：政治局委員，原瀋陽軍區司令員。他在政治上不屬於陳雲的恢復派，但較傾向于葉帥。李德生是老鄧的眼中釘，這次終於徹底拔除。

王鶴壽：中央委員，中紀委常務書記，支持陳雲。

兩派各提拔了什麼人？

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提拔的主要人物有胡啓立、喬石、田紀雲、郝建秀、吳學謙、王兆國、秦基偉等，以上人員，大抵可進入政治局，進不了政治局的，也可進入書記處。
陳雲一派的人，可獲得提升的有姚依林、陳慕華、李鵬等，他們進入政治局似乎已成定局。

值得一提的是李鵬的留蘇派，他們在黨內的地位，大都可獲得顯著的提升。除李鵬外，還有公安部長阮崇武、國家科委主任宋健、電子工業部長李鐵映、兵器工業部長鄒家華等。這些人的思想模式與陳雲的小鳥籠經濟思想大致相同。

不能表白的幾項交易

中共高層的這次換血，還有幾項不能表白、但大家均心照不宣的交易。

交易之一，葉劍英退下，以其子葉選平提升為廣東省省長做為補償。

交易之二，聶榮臻老帥退下，其女婿丁衡高接班任國防科委主任做為條件，此職建國以來長期由聶榮臻擔任。

老子退下，太子接班，這樣的交易還會繼續一段時間。

最高層的棋勢微妙

十二屆五中全會尚未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選正在各派間磋商，目前看來，除葉劍英外，其餘五名都會留任，他們是胡耀邦、鄧小平、陳雲、趙紫陽、李先念。

政治局常委是最高決策層，各派佔的人數至關重要。鄧小平的原意是：逼迫葉帥退休後，暫不再增加常委人數了，這樣鄧、胡、趙三人佔有優勢。但是，鄧的設想可能不能被很多想進入最高決策層的人物所接納。如增選，形勢甚為微妙。目前，有如下人呼聲最高：

彭真：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進入政治局常委的資格最足。他在十二大時未能進入政治局常委，因此對老鄧不滿。這次葉帥退下，彭真補上是順理成章的。可是，假若只補一人，形勢可能對鄧不利，因彭真和陳雲的思想路線一致，陳雲——李先念——彭真形成鐵三角，對鄧有極大的掣肘作用。所以，如果增補政治局常委，鄧可能增補二至四人，以便控制多數。
楊尚昆：鄧的主要大將，現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掌有兵權。鄧想捉楊進入常委，以加強保護胡耀邦的力量。

萬里：副總理，為人正派，與鄧小平關係好。鄧也可能將萬里提入常委。

胡啓立：未來的總書記，胡耀邦的接班人，進入常委是遲早的事。
無論如何，鄧是一定要控制常委多數的。

鄧退不下來，是好事

還是隱患？

一般人認為，這次鄧小平不退居幕後，以控制全局，是一個重大的勝利，是未來政治局穩定的保障。我們持不同看法：鄧退不下來，反而是一個隱患，何以做出這個結論，且看我們的分析。

如果鄧小平此次以自己的隱退，換取陳雲、李先念、彭真的隱退，順勢把胡耀邦、趙紫陽、胡啓立等紛紛推上權力頂峯，鄧小平就獲得全勝了。可惜鄧這次退不下來，說明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仍然戀權，說明他們堅持不退。他們不退，才逼得老鄧退不下來。陳雲是一個紀律觀點堅持性很強的人，絕不像王震、徐向前、聶榮臻等那樣不堅持己見。陳雲發誓要控制經濟大權，扭轉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這給鄧小平巨大的威脅。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仍留在權力金字塔之頂，說明第二梯隊尚無能力接班，何況第三梯隊？也說明鄧小平一旦作古，胡、趙尚無能力控制大局。

老人控制中國政局的總局勢尚未結束，第一梯隊（鄧、陳、李、彭）的死亡先後順序，將對中國政局產生決定性影響。若鄧死在陳雲之先，陳雲派必然控制大局，改革方向勢必扭轉。若陳雲死在老鄧之先，局勢大抵穩定。鄧、陳不能雙雙隱退，其隱患就在這裡。

中國，這個古老的老頭們決定着命運，這是吉，還是凶？讀者自行判斷吧！

黨代會正在緊張地進行，我們正在焦慮地等待它的最終結局。鄧小平與陳雲棋逢對手，這盤殘棋，何時才能結束呢？（九月廿一）

國內快訊·時評

逆時代的創新

（國內）包致雲

閒逛書店，偶見一集「健美經絡圖」（八四年四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省針灸研究所等三個醫學單位合編，另有全國各地醫學專家參加校訂），見其名頗感新奇。中國自古有「人體經絡圖」和「針灸經絡圖」從來未見過有「健美經絡圖」之發明。顧名思義我認為這大概是一集教人用傳統經絡學說來健美的醫學掛圖吧。可是圖中附文絲毫未談到健美問題，只不過把傳統的經絡圖改作男女芭蕾舞的動作而已。更奇妙的是男性穿着褲子；女性穿着運動服，而在服裝上面標着經絡和穴位，尤如叫人隔靴搔癢。生殖器並不雅觀，除去不奇，可是連乳頭、肚臍、小腹甚至肩膀都遮得密密嚴嚴，如此看來解剖學教師上解剖課大概也只許刀子伸入衣服裡去教解剖了。

我們的祖傳醫書黃帝內經沒有這樣做，孔子也沒有教人這樣做，可是在標榜思想開放的八十年代的共產黨時代這個新事物出現了。我百思不解其意。大概是我們的科學家既要「向錢看」又要顧盼「左先生」的顏色，於是來個偷樑換柱，將裸體針灸演特兒穿上衣服，掛

上健美紅布條，來一個「向錢看」的創新。

本來我對醫學一竅不通，只是老婆生得太胖，想能藉此掛圖求得老婆健美，所以也買了一集，沒想到買回來打開一看大失所望。如果說這也是一種創新的話，不如說是個逆時代又帶欺騙性的惡作劇。

不過我要申明的是：本文對該圖繪畫者不但沒有貶褒之意，反而深表同情。因為本人曾在文化革命時期也畫過針灸圖，由于只按傳統醫書照畫，沒有加上褲子，而被當作「畫裸體」，挨過鬥，所以對繪圖者的心理我能理解。問題是文化革命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作為國家生理衛生科研究單位的正式學術掛圖，仍然連裸體都不敢接觸，叫研究人員又怎樣研究生理？可見左毒在國內之思想統治地位之頑固可想而知！科學家何時能獲得一些研究學術的自由權利？看來「向錢看」倒是沒有什麼大罪，反正鄧大人已經有所恩賜，標個「健美」之名掛圖出口騙些小姐來買，多撈些外匯並不缺德，因為符合「人治」國策，奉命執筆，上下平安，鐵飯碗可以照保。

張信命案的最新發現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范杰斯

——張信的血液和胆汁裏含有大蘇成份，鼻孔裏塞有古柯鹼。而古柯鹼並未進入體內，足見毒品是在張信死前不久吸入，或強行塞入的。另驗屍報告稱，張信頭骨有傷。

張信的驗屍報告首頁

TOXICOLOGY LABORATORY			
DECEASED	XIN ZHANG	LAB. NO.	6-14/84
		M.E. CASE NO.	104-9578
AUTOPSY BY DR.	Dunk	LOCATION OF AUTOPSY	Manhattan
	4	DATE OF AUTOPSY	12/13/84
SPECIMENS SUBMITTED:			
<input type="checkbox"/> BLOOD	<input type="checkbox"/> URINE	<input type="checkbox"/> STOMACH CONTENTS	<input type="checkbox"/> BRAIN
<input type="checkbox"/> OTHER SPECIFY:	eye fluid, nasal smears	<input type="checkbox"/> LIVER	<input type="checkbox"/> KIDNEY
SPECIMENS RECEIVED IN LABORATORY BY		DATE RECEIVED	TIME RECEIVED
Dr. Lorence Galante		12/14/84	
RESULTS: EQUIVALENTS: 1 mg/ml = 1.0 mg/100.0 mg. 1 mg/g = 1.0 mg/100.0 mg.			
URINE:	Opiates, COCAINE, Barbiturates - Benzodiazepine derivatives Methadone & Phencyclidine - not detected - enzyme immunoassay Cocaine, Basic drugs & Opiates - not detected - thin-layer chromatography Salicylates - not detected - Color Test		
BLOOD:	Basic drugs - not detected - gas chromatography Cocaine, Cocaine (free base), Cocaine - not detected - Radioimmunoassay Salicylates - not detected (NI) Subanal - not detected - Conway Diffusion		
BILE:	Cocaine & Cocaine - not detected (NI) Cannabinoids - detected (RI)		
NASAL SWAB:	Cocaine - detected (RI)		
SP. FLUIDS:	Cholesterol - St. - 150 mg/dl - left - 150 mg/dl Glucose - - - 50 mg % - - - 8.0 g % (Bureau of Laboratories Dept. of Health) Potassium - - - 11.0 mg/dl - - - 3.0 Sodium - - - 150 mg/dl - - - 3.0		
LIVER:	Barbiturates - not detected - liquid chromatography Basic drugs - not detected - (TLC)		

張信命案發生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今已有九個月了。本刊在命案發生不久，即發表記者齊曉楓的專題報導，題為「中國外出工程師張信為何突然死於中國紐約領事館」。中國民聯還在十二月十三日派出代表，在紐約第一酒家舉行記者招待會，首次公佈了張信的個人背景，並在會上提出了一系列質疑，如張信離開美國方面的保護是否自願？是在什麼情況下離開的？張信在領事館裏的審問是一場什麼性質的審問？張信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等等。當時，中國民聯曾多次與美國官方接觸，其中包括參議院人權及國際組織小組官員 KEERY BOLONESE 及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官員 RICHARD BUSH 要求美國國會舉行中國大陸人權問題聽證會。中國民聯代表也會晤美國紐約市衛生局法醫首席驗屍官 ELLIOT M. GROSS，要求公開發表張信的驗屍報告。中國民聯和紐約華人社團及人權組織

的積極參與，曾使張信一案在美國朝野和輿論界中引起嚴重關切。

然而此案一直疑雲密布，死因不明。人們禁不住要問：中共領館過去屢次出事，這次難道真的那麼乾淨嗎？而美國警方遲遲不予公開發表驗屍報告，更增加了人們不安的猜疑。直至最近，華盛頓時報在一篇長篇報導中詳述了張信慘案的全部過程，其中提到，根據以前從未公開發表的驗屍報告，張信的血液和胆汁裏含有大蘇成份，鼻孔裏塞有古柯鹼 (COCAINE)，而古柯鹼並未進入體內，足見毒品是在張信死前不久吸入或強行塞入的。驗屍報告又稱，張信頭骨有傷。我們知道，張信是路經紐約前往圭亞那去參加短期援外工作，他到紐約僅三、四天，而且一直奉命寄居在皇后區偏僻地段的一幢簡陋大樓裏，對紐約的生活可以說一無所知，這樣的人怎麼可能輕易舉地弄到市面上嚴禁出售的大蘇和古柯鹼呢？再，張信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前往中共領館以後，中共特工人員一定會對他嚴加看守，在此情況下，他又怎麼可能在服用毒品之後從容地跑到二十層樓高的樓頂上去上吊自殺？很顯然，華盛頓記者的文章已經掀開了張信謎案的一角，但要揭開謎案的全部真相，看來還要經過一番艱巨的努力。

中國民聯一直密切注意着張信命案的調查和進展。我們再次要求美國國務院和移民局徹底調查此案，並公佈其全部真相。我們也再次要求中國總領事館如實向海外華人和留學生公佈張信事件的案情、審問過程及死亡原因。中國民聯再次向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和出國人員發出呼籲，如果你們遇事急需幫助，可打我們已公佈的緊急電話取得聯繫，切不可草率行動，以免遇到不必要的麻煩。

球場內外的沈思

——中國青年女子壘球隊訪美側記

● 本刊特邀記者 ●

(中國大陸研究生) 林芳



中國大陸隊記者張文星(左)與台北隊隊長劉影雪(中)、隊員沈瑞婉親切交談，互贈禮品並交換地址。—林芳攝

仲夏的法戈(FARGO)市，到處鬱鬱葱葱，鮮花似錦。法戈位於美國中西北大平原上的北達科他州，素以善良、好客而著名，如今又迎來了來自五大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客人，因為，第二屆世界青年壘球錦標賽七月五日至十三日，在這裡隆重舉行。中國大陸的女隊和台灣的男女隊參加了這次比賽。我們作為在這個美國邊遠城市的中國留學生，親身參加了對來自祖國的運動員們的歡迎、接待、捐款為運動員做中國飯、送冰鎮汽水和安排賽後活動。

在球場上，我們又萬分欣喜地看到中國大陸女隊幾經奮戰，力挫群芳，一舉奪魁激動人心的場面。但與此同時，在比賽期間，一些特殊情景，也引起了筆者在球場內外，有所感觸而沉思。

民族的凝聚力

盡管國、共兩黨多年來一直在那裡沒完沒了地角逐、爭鬥，搞「統戰」攻勢——「一國二制」也好，「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好，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人民大眾都是不感興趣的。這次來自海峽兩岸的運動員也不例外。由於長期以來國、共兩黨所施行的愚民政策，大陸及台灣運動員剛一見面時，彼此難免有些好奇，乃至相互戒備。但一個共同的認識是：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沒有任何理由勢不兩立。尤其是共同在異國參加國際比賽。所以一經接觸，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語言，在場上比賽時相互助威，為對方取得的好成績歡呼、叫好；在場下促膝談心、切磋球藝、互相講述着彼此在大陸和台灣的生活。一些運動員還彼此合影留念，贈禮品和交換通訊地址，希望今後繼續保持聯繫。盡管在半決賽中，中國台北隊已被日本擊敗而未

能進入決賽，但在大陸隊與美國隊那場至關重大的比賽中，不少當地來自台灣和港、澳的留學生和華僑也都前來參加「啦啦隊」，為中國隊加油助陣。一些遠在外地的華僑還專程趕到法戈觀看比賽，一睹海峽兩岸運動健兒們的風姿。所有這一切，無不再次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兩黨的欺騙宣傳，彼此沒完沒了、花樣翻新的攻訐，都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事實：中華民族需要和平、諒解和友善。

然而，當一位台灣隊的姑娘記下了一位大陸記者的通訊處時，她苦笑着說：「記下了地址又有什麼用呢？還是通不了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明中國、美國、日本是女子壘球「三強」。但比賽前留學生們問及哪一場比賽最為關鍵時，中國大陸女子隊的領隊却說：「和台灣隊。打敗台灣隊最重要，尤其是在心理上。」使聽者不禁愕然。這顯然也是「上面的精神」，而絕非是這位領隊的「個人意見」。在留學生舉辦的歡送球隊的野餐會上，球員們在錄音機播放的鄧麗君的歌曲聲中翩翩起舞，歌間不時傳出鄧小姐與「反共義士」吳榮根、孫天勤們的殷勤對話，而「階級鬥爭」的絃上得很緊的球隊的「黨領導」們，由於大陸封鎖消息，全然不知吳、孫何許人也，所以莫明其妙，毫無反應。

籠中鳥的感嘆

——我們只是打球工具

這支由十四名運動員組成的中國青年女子壘球隊，平均年齡不到十七歲，最小的隊員只有十五歲。隊員來自全國各地，缺乏國際比賽經驗。但她們初生牛犢不畏虎，一鼓作氣，頑強奮戰。一一擊敗了與賽的其它七個隊，包括勁旅中國台北隊、實力最強的美國隊、和上屆冠軍日本隊，榮獲了世界冠軍。豐功偉績，於

理應受到國家的厚待。可是，事實却不然。通過這次接待工作和與運動員們的接觸，我們都親身體會到了這些運動員們的隔離處境，也再次管窺到了正處於經濟改革之中的中國大陸的政治現狀。

首先，這次與賽球隊的正副領隊姜×和郭××分別是國家體委副秘書長和北京宣武區體委主任。據聞，由於這次出國比賽的往返路費有一大筆是宣武區出的，所以按照「慣例」，宣武區非派一個人出國不可。就這樣擠掉了原定的一個隨隊醫生名額，而硬加上了一個來自宣武區可有可無的「副領隊」。於是，整個球隊人員中沒有一個醫務人員，運動員一旦出現傷、病事故，後果可想而知。

同時，正像其他大陸出國代表團一樣，這支青年女子壘球隊，也規定了嚴格的「紀律」。領隊的官老爺們依然像「文革」時期那樣，有着很強的「階級鬥爭觀念」。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中，處心積慮地提防再出現「胡娜第二」。於是，除了上場比賽和練習之外，運動員們被牢牢地禁錮在所住的宿舍樓內，有如籠中之鳥，她們連下樓在周圍的草坪散步也不許可，更不用說到外面獨自走走，參觀參觀市場了。領隊們把規定給每個運動員有限的幾十塊美元的零用錢也抓在自己手心裡，對運動員購物百般限制。當女孩子們在當地中國留學生幫助下買到一些準備作為禮物帶給國內親友的廉價商品時，副領隊及翻譯等「領導人」就百般設法予以苛扣，或轉為己有，使運動員們只好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

在談及領隊們對球員的態度時，不只一個運動員對我們留學生嘆着氣說：「我們只是他們的打球工具，冠軍拿到了手，我們就沒用了。」



半決賽時，中國女隊激戰四小時擊敗美國隊。中國姑娘們熱淚盈眶，互相擁抱。中國女隊最終贏得冠軍。—林芳攝

民心所向的明證

這裡值得提一提的是，在錦標賽期間的一支不大不小的「插曲」。

就在球賽開幕之際，在北達科他州的中國大陸及港台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教授們，紛紛收到八月號（第廿六期）「中國之春」雜誌，得知了中國民聯北達科他州聯絡站成立的消息。本來，這裡的不少中國留學生、學者可以從不同來源經常讀到「中國之春」雜誌。對於中國民聯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宗旨，「中國之春」對海峽兩岸政治局勢的客觀報導和公正態度，及為中國同胞的熱忱服務等

，大都是頗為贊同和有好感的。但任何事物總是難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就在這個時候，有那麼一、兩個人跳出來，四處遊說、串連，妄圖糾集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學者聯名向中國大使館及國內有關當局寫「效忠信」，譴責「中國之春」，否認中國民聯北達科他州聯絡站的存在。這一、兩人在球賽期間頻繁活動，一方面向使館「告狀」、「效忠」，一方面通過球隊「黨領導」向國內打「小報告」。可悲的是：他們在幹這種醜事時大概忘了「效忠信」、「小報告」的卑劣行徑，在「四人幫」橫行時，就已深為大眾所鄙視，到了八十年代的今日，就更加為人所不齒。所以「串連」、「遊說」當然都白費了心機，沒人理睬他們，到頭來成了孤家寡人。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忘了：在美國這個民主和法治國家的領土上，試圖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迫害和間諜活動，已經觸犯了法律，他們的可耻行徑動不了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一根汗毛，却把自己置於十分不利的地位。到頭來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最最使這一、兩個搞陰謀活動的人大感意外的是：他們見不得人的秘密活動開始進行，帶回國的「小報告」剛剛向球隊的「黨領導」呈上，球隊內部的同志出於義憤，馬上就揭露了他們的醜行。「秘密活動」已無秘密可言了，其結果只是在二十四小時內把他們自己兩面派的面目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我相信你們是對的。對那些搞陰謀詭計的小人，你們可要小心啊！」那位冒着自身的危險、揭露打「小報告」陰謀的同志，說出了以上語重心長的話。

這就是民心所向，這就是中國未來的希望，為爭取中國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正義事業最終一定會在神州大地上實現！



CHALMERS JOHNSON
約翰遜教授在演講會上。

譯者按

查默斯·約翰遜，美國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今年七月六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辦了一次「台灣面臨的危機」演講會，約翰遜應邀以「中共在統一問題上對台灣的策略」為題作了演講。

約翰遜教授在演講中指出：目前中共在統一問題上突出強調的是民族主義，把共產主義放在一邊不提，這是中共對台灣策略的重要特點；其次是一面向台北要求和平談判，一面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在這種情況下，台北政府就應進一步實行政治上的民主，進一步開放言論上的自由，讓台灣人民就統一問題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以便應付中共的統戰策略。

中共在統一問題上 對台灣的策畧

■作者：(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查默斯·約翰遜

■譯者：(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范杰斯

引言

統一祖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宣稱的「三項近期主要目標」之一，其它兩項分別為「經濟改革」和「與蘇、美保持對等距離」。自從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英、中正式簽署了關於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的協議後，鄧小平已向台灣提出了與香港同樣的條件，即「一國兩制」，但加進了一些沒有給予香港的有利條件（如可以保持軍隊）。當然，鄧並未對軍隊的維持方式以及武器來源等問題加以說明。

同時，北京加緊對台灣施加壓力，明白表示，它仍然保留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使用武力的權利。根據胡耀邦在接受香港雜誌「百姓」採訪時的談話，所謂特殊情況，包括宣佈台灣獨立，台灣決定玩蘇聯牌或台灣走上核武器道路。北京也毫不諱言地表示，它渴求統一，舉例說，今年五月在與葡萄牙談判時，中國方面就首次提出準備與香港同時收回澳門。北京繼續一面以台灣是中美友誼的最大障礙威脅美國，一面又不斷許願，只要他們廢除「台灣關係法」，就給美方種種優惠。最後，北京選對台灣的繼承人問題公開表示憂慮，恫嚇說什麼，它擔心比蔣經國年青的一代對統一的興趣，遠不及國民黨目前在世的元老。

在座各位對所有這些情況都是十分了解的。既然如此，我為什麼還要談這個問題呢？理由有兩個：其一是，我和美國為數很少的幾個人對英中香港問題的談判頗有興趣。談判是從



八二年開始，到八四年結束，英國人對中國可以說是百依百順。我的部份研究成果，已在八四年六月台北召開的討論中國大陸問題的中美會議上提出過，也在一篇題為「誘捕香港的詭術」的文章中作過報導。我想，對於中國在香港問題上所施策略的內部運作，我是有所了解的。同時我也對中國大陸講過的話深信不疑。此話就是：中國用於香港的政策，即是它當前開始用於台灣的策略。另外，中英協議生效才七個月，中國就加以具體貫徹落實的作法，也不禁使我大為擔心（如果美國國務院或日本外務省並不對此感到擔憂的話，香港的大部分居民却跟我一樣，憂心忡忡。）香港歸還中國還有十二年，但它目前已經受到實際壓力。這裡附帶提一句，最近，東京一家外國通訊員俱樂部辦的雜誌上刊登了一文，題為「不見報的頭條新聞」，即指中英報刊對香港發生的事，爲了各自不同的理由，幾乎一言不發。

其二是，今年五月的下半月裡，我出席中國大陸召開的一次會議，主辦單位是上海國際研究學會和美國柏克萊東亞研究學會。會上對台灣問題作了突出的討論。會後，美方代表有機會在福建省旅行，參觀了福州、泉州以及與台灣隔海相望的澳門等地；也採訪一些人，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和廈門大學東南亞研究院的一些學者。

中國對台策略

究竟是什麼呢？

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種利用台灣的原有地位暗中損害台灣本身的柔道式策略。柔道這種體育運動，是借助於解剖學知識和槓桿原理

，利用對方本身的力量和重量來對付對方。目前北京正是採用這種手法對付台灣。另外，由於台灣迄今爲止未能作出一點點明智的抵抗，因此似乎一味的做出有利於北京的事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會談到。

在以往三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共一直打算「解放」台灣，而不是「統一中國」。它曾謀圖給儒教抹黑，進而代之以共產主義理論。它也曾用輕蔑的態度對待台灣當局。現在這一切都變了。如今的目標是「統一祖國」，在共產主義的中國也不再有人使用「共產主義」這個字眼——只是簡單地說成「中國」，籠統而不分開。台灣的領導人物和人民正受到盛情的邀請，坐下來共商統一大業。簡而言之，這種做法是訴諸於中國的民族主義。在香港問題的談判中，我們看到的是，中共不採用中國共產主義的字眼，而採用中國民族主義的說法，其效果是使海外華僑噤若寒蟬。這正如瑪格萊脫·賓在香港談判期間說的那樣：

無論你在哪個方面公開批評「中國」，就會有一陣粗魯而尖銳的大聲抗議向你劈頭蓋腦而來。現在任何事情只要一扯上「中國」或「中國人」，就馬上可以使問題帶上強烈的感情色彩。

提出文化認同就像放置一層煙幕，使得大家都在非理性的黑暗中爭論不休。「香港自治行得通嗎？」本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的問題。但如果把問題改爲：「有任何理由說中國人無能像英國人一樣治理香港，或治理的更好嗎？」討論就無法進行了。若問：「中國對香港是否應該擁有主權？」那麼即使那些把這個問題看做是前面一個問題的稍微含著一點的辦法的人，他們也會保持沉默。引發中國人認同意識的力量，在過去一年中，甚至在「九七」問

題外的一些事情上，都時有所見。誰要是不把這種認同意識看做是一種有力的政治武器，誰的腦袋就應該好好去檢查一下。

這就是中國目前準備用來對付台灣的手段。

利用民族主義

在最近這期的「外交」雜誌上，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邵玉銘寫道：「自古以來，一個統一的中國的意識一直深深地銘刻在每個中國人的頭腦裡。文化上的統一猶如一條連綿不斷的紅綫貫穿中國，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許只有中國才具有這個特色。：：：台灣人民雖然歡迎有一個統一的中國，但是這個統一必須要根據台灣的條件，而不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加的條件。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共產國家，國民政府與其進行任何談判都等於是自殺。」邵博士似乎完全忽略的一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它正在向一個「本質上非共產國家」過渡（至少它目前的改革，要比以往任何一個列寧主義國家的改革深刻得多。）我倒要向邵博士進一言，國民政府如果今天在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上跟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爭論，那就同四十年代時期的國民黨一樣，等於是自殺。

現在讓我來談談我的觀點：北京自稱代表中國，台北也自稱代表中國，然而兩個政府都不遺餘力地剝奪老百姓的發言權。在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用民族主義問題，確保英國無法使用「公民投票」這一最危險的潛在武器，如果進行公民投票，那就會暴露香港的中國人不想「跟大陸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只有它才能代表中國，同時也只有殖民政府的英

國才具有合法身份能與中國就香港人民的地位進行談判，從而使香港人民無法要求進行公民投票。據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能肯定任何一個具有中國血統的香港居民不敢站出來說他不希望跟「祖國統一」（不是跟大陸統一）。

所有這一切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在香港沒有一個論壇或政治過程，可以讓人民把自己的意見集中起來公之於眾。相反地，在公開場合他們都說贊成統一，而私下，在自己家裡，却在為將來一旦形勢不妙籌劃退路。只要缺乏一種獨立的途徑來確定香港人民的真正願望，英國就會從不徵詢人民的意願中獲取既得利益。英國想保護其在香港的投資，盡量爭取毫無痛苦地、逐漸地卸脫它對香港所負的責任。美國人和日本人不想得罪北京，因此一言不發。北京心裡很明白，香港人並不希望統一，但是他們嘴上不能這麼說，以免在中國民族主義面前，落得一個叛徒形象。

預見結果如何呢？

我認為從短期來看情況並不妙。台灣領導人的看法是：同中共談判是不明智的，宣佈獨立或者發展核武威懾力量則可能招來大陸的進攻，只要兩地在收入和生產方面存在着十比一之強的差距，只要人們對大陸的經濟改革計劃缺乏信任和信心，統一不可能對台灣有利。這些我都同意。然而，如台灣當局也和中共一樣，死抱着民族主義，而又無法用真正的民意來支持這立場，就正中中共的圈套了。外界自然認為台灣的立場只是有意阻礙統一，僅僅代表國民黨領導人物的利益而已，除非有某種方法能夠獨立而準確地測定具有廣泛基礎的台灣民意。這點在香港也是缺乏的。去年夏天我曾這

樣寫過：「香港人未能在政治上介入自己的命運，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命運。」這就是中共同樣想在台灣得到的東西：即防止台灣民意的表達。台灣民意可能要求有權靜觀大陸中國的演變，或這種演變在諸方面怎樣影響大陸人民。

不幸的是，自從八四年暮春前行政院長孫運璿住院以來，台灣在政治上走向更加開放的進程似乎停頓了下來，甚至還有點逆轉。孫的繼承人俞國華是同國民黨保守派一致的。同樣有關的是，圍繞着去年十月十五日在戴利城殺害劉亨利（即江南——譯者）的種種掩蓋手法，也是十分危險的。我對這個案子，除了已經見報的以外，並不知道更多的詳情。但是我知道，不管在什麼地方，幾乎沒有一個活着的中國人會否認，該案是蔣家在蔣經國總統承繼人間題上展開的權力鬭爭的一個組成部份。同樣也沒有一個人會認為，台灣需要一個世襲繼承人——即蔣總統之子。

同樣重要的是，無論美國還是日本，都無法在北京笑臉相迎面前，堅持支持中華民國，除非美、日公眾真正相信，一千八百七十萬台灣人，跟五百五十萬香港人一樣，都不希望歸入大陸。台灣如果不能把公眾的感情明白地表達出來，那麼所有的既得利益——美國與中共建立的外交關係，訪華之後的里根總統，以及美、日在華的商業利益——這一切將綜合起來支持一個「合理」的立場。這就是台灣為什麼要立刻進行政治民主化的原因。若不然，台灣將步香港的後塵（也許台灣的處境要比談判之前的香港更為孤立）。然而，台灣對迎接這挑戰幾乎毫無興趣。與剛舉行了選舉，解除了對金大中及一些政敵的軟禁，並許諾於一九八八年結束全斗煥統治的南韓相比，中華民國只能自慰了。

中英協定簽署後的今日香港如何？

英國政府是早已同意了兩項目的在於摧毀香港新聞自由的建議。第一項建議顯然旨在掃黃（色情），授權四人委員會可以從報攤上取走任何刊物，而委員會所作的決定並不受法院審查。第二項建議是作為一條法律被提出來的，但尚未通過。它規定，「蔑視」立法局是一種違反刑法的行為，可判六個月監禁。具體地說，誰敢寫文章說立法局是由新華社走狗組成的，他就有可能被抓到「赤柱」監獄中關起來。這樣的意見究竟來自中共，還是來自想要討好中共的當地華人，或許兩者兼而有之，現在還不清楚，那就是中英協定簽署六個月後，港府的司法審查和新聞自由這兩項原來保證在九七年以後五十年之內不變的制度，現在正在受到嚴重的攻擊。同樣，所謂黃色刊物和蔑視政府，顯然是一種障眼法而已，目的在於為日後共產黨政府更具有實質性的問題打掩護。

北京與台北在未來的長時期關係如何？

幾年來有這麼一種推測（中共本身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就是中共迫不及待地要跟國民黨年老領袖進行談判的原因，是它怕台灣出身的接班人對統一問題興趣比較淡薄。這種論調意味着，國民黨領導人從感情上來說，對自己生前能夠重返浙江等地頗有興趣（這跟廿年前李宗仁的情況有點相似）；同時也意味着，這些領導人可能會背叛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因為這些當地人是根本不想統一的。

根據我的看法，這種觀點是無稽之談。關

於目前在台灣執政的大陸人就回歸一事進行談判的可能性，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對照之下，我覺得只要某些條件成熟，倒是年青一代接班人跟共產黨談判的可能性大得多。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朝着揚棄列寧主義、與蘇聯分裂、向西方開放的路子走下去。如果大陸中國確實成爲太平洋流域經濟區的真正的一部分，如果這個義務能跟國家在政治上所承擔的任何一個義務一樣不可改變，那麼，台灣人民將會希望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們也將會在類似福建這樣一些地方獲得無可置疑的利益——而福建也可能成爲歡迎台灣出口物品的最後一批市場中的一個。

第二組條件，就是台灣人民用以衡量中共表現的準繩，應予滿足（這準繩也應是世界其它人民衡量中共的標準，但在目前西方政客的親華傾向下，被降低了。）台灣人民要看的是：①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如何對待香港？到目前爲止，就直接受到威脅的香港人來說，中國的所作所爲，是帶災難性的；②鄧小平怎樣向胡、趙交班，趙下台後怎樣再交班？

如果中國繼續朝着目前演變的方式演變下去——我最近第三次到中國去的旅行使我深刻注意到：就在過去二年裡，中國已經真正在自由化——那麼，我們可以期待看到，在下一個世紀，大陸與台灣之間將有廣泛的經濟來往，也許政治統一將隨之而來。然而，要達到這一步，台灣必須走向民主，以便抵抗中共孤立台灣及迫使台灣坐到談判桌上來的企圖。



從比較中認識自己——中國人

（香港新移民）
陳炯奇

「中國是偉大的」這句話，西人表示要加「ED」，日本人認爲要加「た」過去式，中國人却是內心混亂，無言以對。其實在我們這尷尬時代裡，「中國偉大」的現實意義是埋藏在其歷史意義之中。

中國曾一直是世界的雄豪，自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漢朝；第一個超級封建帝國至百多年前，滿清末葉（西歐工業革命）的兩千年歲月間，曾如今日美國，執當世文化、經濟、軍事、科技的牛耳。究竟什麼力量推使中國的歷史進程，既能突破奴隸制階段，又進而發展、維持兩千四百六十年至今的這樣一個人類歷史奇觀的封建文明？（戰國475BC-1985AD）答案是「首推儒家」！若不從當世人道主義來裁判，在人類哲學、宗教思想上恐怕祇有中國「儒家」才能對政治起過如此驚人的組織和保存力量，中國一個本來可以發展成如印歐語系民族今日的數十個歐洲國家，正因爲儒家起了強烈的拮制、統一思想作用，迫使中國成爲一顆「封建」的不滅明星！這一塊佔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包容了五十六種精明強幹，而又容易滿足的民族，中國有豐富的資源和四千年的優秀文化，却由於儒家道統的凝聚力，使中華民族有共同的思維方法、道德標準、倫理觀念……這潛在的力量，足爲他日中國人在世界上與其他民族爭強的根本。

一百四十年近代史裡經已說得明白；在西方世界強大的物質及思想上的挑戰下，中國不能留戀於封建階段了，弱肉強食是自然的鐵律。

中國要強大，制度一定要變革，然歷史上中國是五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大變，自先秦至今日的廿七個朝代裡，變的還算小！遠的如王莽變法，近的如辛亥革命，毛氏的「新太平天國」，蔣介石的父子相傳，始終跳不出封建本質！中國將要再變，這是肯定的，但焦點在於將變出的是又一封建王朝還是躍入更高社會階段？縱觀西歐國家，民主政體的來臨是先有資產階級的隊伍壯大和文藝復興的思想解放，沒有這兩個條件爲基礎的辛亥、共產革命，改形式而非本質，失敗是可以理解的了。

作爲封建文化的思想支柱——儒家，曾經攜帶中華衝破了奴隸體制並渡過了二千四百多年的歲月，今日老化的她又面對另一次西來文化的入侵，然今日却是實力倒置。中國要跳出這個二千四百多年的「封建CYCLE」得先有資產階級隊伍的壯大。

要有資產階級的壯大得先有中國的「文藝復興」。

要有文藝復興得先從儒家思想解放出來。要有「新解放」得先有全民普及性的「公德」、「團結—責任感」、「獨立精神」、「生而平等思想」、「識大體—摒自私—棄虛偽」等等的覺悟。

認識源於比較，我們跟美國人、日本人、猶太人學習的不一定是大砲、電腦、HIT、耶和華！却一定要學習他們民族氣質中我們所極端缺乏的一面。

我的最後一句：口講無用，拿出行動！

今春，路透社報導了一則關於北京某些官員支持某種罷工的消息，其實何止「某種」而已，應修改憲法，增補回一九八二年無理廢除的罷工條例。

小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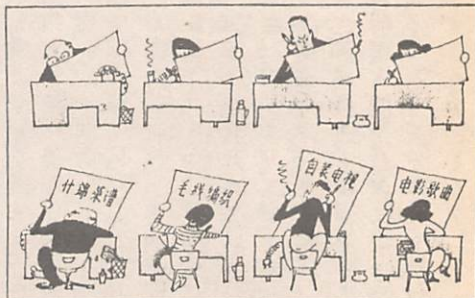
「罷工」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汪 岷

按照生產關係學，現代生產把人們分為兩大類，勞（勞動者）方和資（資本擁有者）方，雙方的矛盾稱為勞資矛盾，這種矛盾的協調和爆發，決定了社會的生產結構的生死存亡。政府一直宣傳說國內不存在勞資關係和勞資矛盾，這實在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撇開現在為數不小的中小型私人企業，都有着他們各自的老闆（有人稱為紅色資本家）不講，就是國營企業，也有他們共同的資方，那就是政府，祇有政府這個資方，才有權動用資本，決定財產的分配與再分配，決定投入再生產的資金，而國營方面的各級官僚就是政府這個資方的各級代理人。因此，國內的勞資矛盾就表現在勞動者與政府的各級代理人或「紅色資本家」的

「工人」，一般英語系國家把它稱為 WORKER，其實 WORKER 這個概念範圍很廣，它包括了「工人」在內的所有勞動者。

罷工是勞動者最基本的人權



中國式罷工

但當勞方認為上訴無門，交涉無效，又不願辭職，無法保障自己生活的權益的時候，罷工就自然而然地成爲最後的辦法了。從經濟學上來講，就是當資本過求於勞動時候，勞動就不再服務於資本，而反過來懲罰資本了。而罷工，正是這種合理的懲罰的武器。祇有罷工，才能最有效地逼使資本向勞動低頭，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勞動者的權益，這點已有世界各國的先例爲證，毋須多舉。因此，取消罷工，就是取消了勞動者保護自己的最後合法武器。於是，走投無路的勞動者，就會走向革命或動亂了。而這點，又正是資方（或政府）最不願見到的。

罷工又是勞動者的合理武器

在處理勞資矛盾的時候，資方（政府）爲了保障自己的權益，可以有很多種的合法手段，例如處分、扣薪、降職、停職直至開除，而勞方爲了保障自己的權益，也可以使用很多種合法的途徑，如申訴、上訴、控訴要求、交涉、離職、辭職等等。勞方和資方在生產關係上是僱傭（EMPLOYER）和被僱傭（EMPLOYEE）、上級（BOSS）和下級（WORKER）的關係，但在人權方面，却是平等的。資方有僱傭和開除的權利，勞動者有勞動的權利（這一點都明文規定在各國憲法上，連一九八二年的中共憲法上也有這一條），與此同時，也就有停止（STOP）勞動的權利（政府却把這條一條刪去了）。而刪去的這一條，恰恰是天賦人權。

罷工權在共黨國家裡尤其重要

罷工權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保障勞動者權益方面，已經成爲公認必不可缺的東西了，那麼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呢？

答案不單止是肯定的，而且尤其必要。

原因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勞動者面對的資方祇是一個或幾個資本家，社會主義國家裏的勞動者面對的資方都是整個國家機器。

各級官僚——共同資方的各級代理人會官相衛，他們拒絕交涉、阻撓上訴，特別是當勞動者的利益是與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相衝突的時候，

南斯拉夫的格但斯克造船廠在罷工期間變成了「死廠」。(原載于「共產主義問題」雙月刊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月號)



整個資方的系統就會勾結起來，抵制勞動者的要求。

另外，由於國家壟斷新聞宣傳權，傳播媒介不能獨立於政府，勞方通過新聞傳播而求助於輿論的可能性就極低。我們祇能從最近「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看到一些反映勞方申訴的個例，但這些機會祇能是全國勞工的萬分之一。

最後一點是，國家裏的刑法和國家機器，經常混淆刑事罪和思想、言論罪的界限，對於勞動者的要求動輒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使勞方不能自由地運用合法的權利。因此，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裏，在法律上明文規定有罷工一條，對保障勞工權益更有必要。

列寧的作法



并不是所有的共產黨領導者，都否定罷工的平衡作用。中國共產黨人奉爲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里程碑的列寧，就有完全不同的做法。在列寧親自起草的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決議：「工會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作用和任務」中，就說明工人罷工是合法，指出工會應當籌集罷工基金和互助基金等等，以便「從各方面盡力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

倪志福的一段話

更有趣的是，即使是政府的領導人，也有時透露出與新憲法相左的意見。

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在一九八三年年底的「中國工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有這麼一段話：

「……當出現危及職工安全的嚴重情況時，如果企業行政不接受職工和工會的警告，工會應堅決制止繼續操作，並組織職工離開危險崗位。」言下之意，就是罷工了。

儘管倪志福不敢直接頂撞一九八二年的「新憲法」，提到罷工這個字眼，而且用了那麼多婉轉的前提——「當出現……時」，「如果不接受……警告」，但是，不管怎樣，認爲「在某種情況下有罷工的必要」這個意思，却是明確無誤的。

取消罷工是政治改革的一大倒退

無論如何，當資方或資方代理人危及了勞工的生命安全也好，侵犯了勞工的經濟、政治權利也好，總而言之，罷工這種最後的保障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要在立法上固定下來。

中國大陸從建國以來三十多年，無論是劉少奇時代也好，毛澤東時代也好，四人幫時代也好，都沒有膽敢把這一條從憲法上刪除下來，爲什麼到了號稱「改革」、「開明」的今天，却去做連毛澤東都不敢做的事呢？

可見取消罷工是當前潮流中的一大倒退，是頑固派抵抗改革的最重要的表現之一，改革派要走向民主或開明，就得從具體行動開始，修改憲法中的這一條。



一個 老紅衛兵的 回憶

(中國大陸留學生·歐洲)趙淮海

我小時候因好「看閑書」，經常從家長買菜的提兜裏偷得幾分錢，放學後到城根兒底下的小人書舖坐上幾個鐘頭，結果功課老不長進，後來只考上了了一個二流中學。

一天在吃晚飯時聽家長聊天，說有個中學生反映初中語文課本裏「牛郎織女」一文中牛郎偷看女人洗澡，並用偷衣服的方法迫使織女嫁給他，是流氓行爲。古文「愛蓮說」是宣揚封建士大夫的清高。果然，我那年的語文課本裏刪去了這兩篇文章。

語文課變成了政治課

我上中學以後，開始對數學感興趣。不知怎的，和班上同學弄成這樣一種習慣：在自習課上，誰先解出一道題，就馬上把答案喊出來，以炫耀自己解題快捷，別的解題快手一聽到答案，立刻放下自己手中尚未解完的同一道題，而轉入解下一道題，以便也能搶個先兒。這當然是違反課堂紀律的，不時遭到班幹部的喝斥。當班幹部團幹部的人多是在功課上比較吃力，而把精力放在打小報告以邀班主任的寵上。自習課上喊答案頻率最高的集中在我們五、六個人。這些人也比較要好，想方設法地玩。主要原因是精力太多無處用。學生對教自然科學課的老師多好感，特別是我們這些男生。學生對老師的評價是：第一要有學問，不致當堂被學生的問題窘住，第二要隨和，第三要年輕漂亮，最好還帶些孩子氣，不充老大。大家最恨的是政治課。我那政治老師是個近三十歲還找不到對象的男老師，上課時，板着面孔以示嚴肅，對課堂紀律要求極苛刻。在課堂上滔滔

不絕，除了班幹部團幹部外，沒人聽得懂他說的是什麼。平時頭髮總是梳理得油亮整齊，但衣服却髒又舊以示艱苦樸素。一天上課時，他又長又舊又污髒的皮帶扣上後，忘了把皮帶末端插進另一側的褲腰中去，吊在兩腿中間，隨着他的動作的抑揚頓挫晃來晃去。我旁邊位子上的一個「壞小子」悄悄對我說：「你看，咱們×老師的皮帶多像個毬毬呀！」我聽了趕忙捂住嘴，怕笑出聲來。語文課裏如「牛郎織女」「愛蓮說」已刪去，代之的多是關於階級教育和英雄模範人物的文章與政治課無異，也無甚文采，故學生也不喜歡語文課。其實這種不喜歡並不妨礙我們廣泛涉獵文學名著。

批判「海瑞罷官」

文革開始時，雖然我已知道不少海瑞的故事，但對於批判「海瑞罷官」代表了什麼官方訊號，實在一無所知，並且覺得清官總比貪官、昏官好罷。後來政治老師說：清官、貪官都是封建統治的維護者，一樣的壞。且清官對這種維護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所以更壞。此話似乎有理，姑妄聽之。緊跟着批「燕山夜話」。我當時很喜歡讀「北京晚報」上連載的「燕山夜話」，而那些批判文章却看不大懂。直到報上登了一個蒙古名字的作者寫的批判文章，說「燕山夜話」裏的科普小品「金龜子裏有黃金」是在為赫魯曉夫說好話，因為赫魯曉夫這個字在俄文裏是「五月金龜子」的意思。雖然現在看來這些都是無稽之談，但當時我還是不由得佩服鄧拓的知識廣博和那蒙族人破解力之強。

最後一節課

忽然有一天，上午第二節課的鈴聲打過了，我看見同學們交頭接耳地走進教室，那最受同學歡迎的幾個老師走到講台上，和平常一樣滿面笑容地和學生商量，這節課還不上？學生們聽說可以不上課了，都像籠中鳥看到那籠門已經打開了一樣，樂得自在，當然一齊大叫「不上了」。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後一節課。（我後來又上的下一節課已是十二年以後了。）我打聽了一下，原來前兩天報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中央向北大派了工作組。現在這股風傳到中學來了。其實我已從報上看到了這些消息，不過這與我們何干，誰去琢磨它呀！

「第三梯隊」的來源

大約就在這幾天傳來了毛主席指示：（那時還不叫最高指示）「不要把學生當敵人對待」「學生上課時可以不聽講，可以不交作業，可以睡覺。」我聽了真佩服他老人家的洞察力。如果將來真的教育革命了，我就不選這樣的政治課和語文課。政治課老師就是將學生當敵人來看待的。班主任就是靠運用權術來控制學生的。我因身材較高，曾幾次被老師扶植為幹部，但我真是個劉阿斗，除了收作業，喊口令外，其它一概不管，還和調皮學生一起淘氣，所以每次都是還未到任期滿就被解職。以至成了班上的「民主人士」，每次選班幹部，老師都把我這些「中游」的「基本群眾」召集到一起，內定候選人，第二天這些人的投票全和老師的意圖一樣，所以每屆班幹部都是那幾個「

勤於向老師反映情況、勇於和不良現象作鬪爭」的人。我總覺得，除了這口號說詞不同外，他們和革命回憶錄中的工賊無甚兩樣；後來我才發現到，他們都有本事逃避下鄉，並都很快地入黨提幹。如今的「第三梯隊」大約又是由他們來組成了吧。很多外界的人，包括曾在中國渡過文革的海外華人奇怪對中國這種惡政怎麼無人反抗？其實道理很簡單，一是靠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沒有法律制度限制的鎮壓，從氣勢上就將人的反抗意識剝住；二是從小的訓練。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班上就分出幾個管人的和其它被管制的。這些管人的從小學的班長、中隊長、大隊長到中學團支書、大學黨支書，到社會上仍是管人的。以至於這種「幹部苗子」，不會想象不管別人是一種什麼滋味。文革前就發生過這種事，某個從小一貫「表現好」的這種人，大學畢業後被特地分配到中央某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老幹部中的知識分子成堆的大機關裏工作，却大發牢騷，抱怨領導不重視他，其實他在那裏不過是個芥菜籽大的人物。那時還有的大學裏發現學生黨支部書記偷東西，其實這並不奇怪。那種政治工作就是把人訓練成不以盜竊為耻，却以不受領導重視，不能管別人為耻。而佔學生總數80%的學生從小就處於一種受到班主任、家長和班幹部聯合編織的監視網裏，動輒得咎，真是如入鮑魚之肆，但那邊還在教訓學生「你們都是蜜水裏泡大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想想後來的經歷，那才真是身在禍中不知禍）。長久的這種訓練已從生理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激素系統，不再分泌能引起反抗意識的荷爾蒙了。「一九八四年」裏的「少年反性同盟」和「勇敢的新世界

「裏對A人，B人，C人，D人的訓練在中國不是說着玩的。」

工作組進駐學校前後

話說遠了。停課的那天全校沸騰，大家也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下午不知從哪裏傳來的消息，別的大學也向中央要求派工作組，有的



中學也向團中央要求派工作組。我們學校一個據說可以上課不用講稿而能滔滔不絕於口的高政治老師聽見消息也帶頭跑去團中央。

果然，第二天下午工作組來了，我站在來道歡迎的人群外邊，見到幾個土頭土腦的青年男女，背着很髒的行李走進學校。第二天才知道他們都是剛從四清工作隊中調回來的。

工作組進校後開始批鬥黨支部書記，反正北大派了工作組，別的學校也都得派，北大黨委書記「黑了」，所有學校的黨委，或支部書記也都得挨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嘛，大家一律平等。我們那黨支書是個地主家庭出身的老幹部（可能是13級），嫁了一個更高的大幹部。現在想起來她不過平時穿着比較整潔點，人家到底是大家子出身，見過世面，比不得那些小家子的。當時批了她些什麼我也記不得了。總之，她不嘩眾取寵，不招人討厭。老實說和我後來遇到的那麼多基層幹部，特別是土改幹部相比，她就算上上的了。

忽然一天聽到學校大喇叭高喊，要紅五類出身的到操場上集合，我們也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出身。大家都到操場上看熱鬧。原來是幾個高中生正在慷慨激昂地指責工作組。當時我們莫名其妙。後來知道那個人是「大院」裏的高幹子弟，消息靈通，聽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小組的事，也學着幹起來。當時我對兩個附中此一創舉還是佩服的，我們學校的人不過跟着起哄罷了。總之工作組撤走了，灰溜溜的。而且因為清華工作組組長是老毛瞞准了的劉少奇的老婆，所以天下的工作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個上課不用講稿的政治老師又表態「堅決支持」這些過去挨他

教訓的學生了。

後來工作組又回來作檢查，再後來見到他們也都戴上紅袖章，再後來聽說他們有的又挨整了，有的自殺了。總之，當過工作組的人很多下場都很慘。他們多是老實青年，有積極向上的熱情。但只是正經書讀的不多，只信了一個「黨組織譴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次既然是「資反」路線，那麼響應偉大領袖的偉大號召參加「造反派」就是正確無誤的了。這當然是正常正確的邏輯推理。只是在中國只講「辨證法」，從不講邏輯。那「三支、兩軍」的大兵一到，由不得你申辯，他們又都成了「極左思潮」，「5、16分子」，弄得他們也不知如何是好，所謂「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大概自殺是最明確的選擇了。

當上紅衛兵

工作組走後，學校中的高中生們成立了兩個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一個是以學生幹部中的幹部子弟為主，另一個則以比較愛好體育、好玩，比較調皮的幹部子弟為主。四個學生黨員中有三個在第一組紅衛兵中，一個是第二個組織的頭兒。其實他們過去一直受「舊教育路線」的重視，從小就是管人的，也不知道造的什麼反，訴的什麼苦。反正他們都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人，當然，時下什麼時髦就追什麼。我回家問家長，我算什麼出身？家長駁斥我：「問這幹什麼？！你有再好的出身，自家不努力，還不是一事無成！」我說學校裏組織紅衛兵，讓大家報出身呢！家長也弄不清怎麼回事，就說：「那你就算職員出身吧，我們都是國家

職員」。第二天我就報了個職員出身，不料另一個同學問我：「你爸爸是不是黨員？」我說「好家庭」。他說：「那應算是革命幹部」。從此我才知道自己是「幹部子弟」。而同時發現過去班上那幾個解題快手除我以外都是有歷史問題的知識份子家庭出身。有兩人只知其有母，不知其有父。

我在出身登記表上開玩笑，出身寫成「革命職員」，父名寫成「趙謀仁」（趙某人），母名寫上「周適」（氏）。總之，對這種事很不情願。好好的日子，蜜水裏泡着，（去年才知道大躍進的蜜水泡死了數千萬人），造反不過是說說而已，哪能當真呢！我就這麼參加了第二個紅衛兵組織玩玩。同時有點幸災樂禍。特別是見到平時又怕又恨的政治老師和班幹部翻過頭來向我們低三下四，那心裏狀態和阿Q扛回了一包省城的東西而遭遇到平時作盡威福的鄉紳們的尊敬時一模一樣。同學中只除了班幹部向我們低聲下氣外，別的同齡人，特別是過去的朋友仍是平等相待，照常一起去郊遊。去年在路上偶遇其中兩人，才知他們都沒上正經大學。其中一個天資勝我十倍的人只當了個工人，他父親曾在「國軍」中當過文化教員。

第一次「破四舊」

我第一次參加「破四舊」是在一天夜裏。其實當時我毫無思想準備。我小時因沒能考上寄宿學校以擺脫家庭的監督而倍感遺憾。紅衛兵一成立，佔據了一座教員休息樓，裏面有幾張床，我白天玩晚了，懶得回家，就找張空床睡一宿。

那天晚上大約十二點左右，忽然一個守電話的高中紅衛兵把我們叫醒，說有情況，要大家起床整隊出發。我被大家弄醒，睡眼惺忪，嘴裏咕嚕着牢騷話，和大家一起出發了。街上很靜，已無公共汽車，我們步行了總有四、五站地，在一個胡同口見一中年婦女向我們打招呼，然後把我們領進那條胡同，又拐了幾個彎，走到一個小四合院門口，我們就排着隊進去了。在門洞裏我發現還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穿白制服的警察站在黑暗裏。那幾個婦女顯然是街道居委會的「積極份子」，那警察想當然就是負責這個管片的戶籍警察。我心裏老大掃興。

却原來你們街道居委會和警察做綫眼，叫我們紅衛兵去打頭陣，你們都藏在後邊。我似乎已意識到，我們是被人當槍使了。可人已到此地也不能不進去。我們往裏走時，見一群另一個學校的紅衛兵正在往外搬東西。原來已經有人在抄了。我們走了進去。那被抄的人家住在小四合院的東北角上。抄他們家的原因是因為那家的老太太是教徒。老太太頭髮已白，毫無反抗意識地站在屋裏，還說着平時招待客人的客氣話：「來了，請進，坐一會兒罷」等。一點兒沒有階級鬭爭的氣氛，弄得我也像到生人家做客一樣，很不好意思。我們從老太太屋裏魚貫而過，這間小屋只有九平方米大小，看得出來，平時收拾得很乾淨。唯一與眾不同處是靠東牆放着一架立式鋼琴，在我前邊走着的一個紅衛兵拿起桌上的一個多楞玻璃球問我：「這是什麼東西？」似乎想抄走。我拿過來看了看，告訴他：「這是鑲紙用的，玻璃的」，說完又將它放回原處，然後走了出來。剛走進院門的門洞裏，黑暗中一個居委會的女人一把拉

住我的胳膊，在我耳邊小聲說：「那西屋裏還有一個聖像呢！」我無法，在此地也退不得，只好硬着頭皮轉回去。這時那教徒老太太已跟在我們後邊走出來相送。我攔住她，折下腰來，學着電影中解放軍對待房東老太太的樣子問她：「老大娘，是您的西屋裏還有個聖像嗎？」，老太太慈祥地說：「是的，是有一個，不過那西屋門鎖着呢！」。

內心的矛盾

我不願逼這麼善良的老太太交出鑰匙，雖然這並不是難事。可這時那居委會的女人已悄悄走到我身後，用手指插我的腰眼。我明白她是要我去追逼西屋的鑰匙。我心裏極沒好氣，又不便立刻走開。於是又問那老太太：「老大娘，您是信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天主教」——「那麼說，西屋的聖像就是聖母瑪麗亞像，不是耶穌被難像了？」「是的，是聖瑪利亞像。其實我一個文革前的初中生，對宗教的全部知識，僅此一點，却在這麼個場合用上了。我不想再打攪這位老大娘，又嫌那居委會的女人討厭，於是向那老太太說：「大娘，沒您的事了，您回去吧。」老大娘又說了句客氣話，就轉身回屋了。我看着她進了屋，才走出那院子。我知道，我這最後一個走出來的紅衛兵不去追那聖像，居委會的人斷是不敢去追。她們才不肯當面得罪她們的鄰居呢！這個聖像就算留下了。我站在門口想那老太太對那聖像的態度與這些抄家的紅衛兵對待毛主席像的態度似乎有某種相似。可我不能說出來。這時我聽見身後一個先來的那個學校的小女孩子在和旁人小聲

說話：「喲！他還知道什麼瑪利亞，天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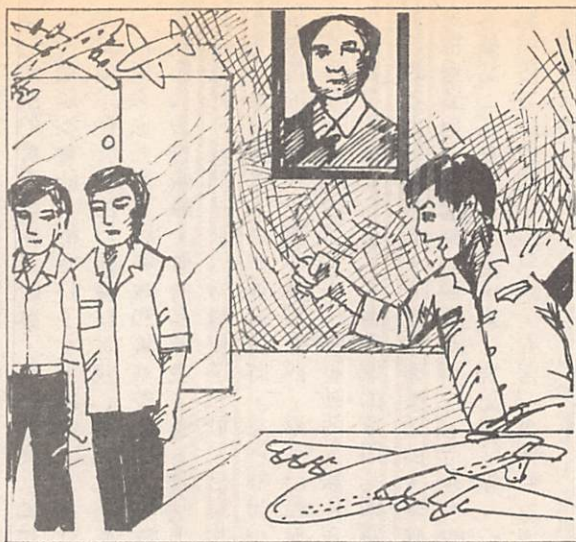
我回頭看了她們一眼，心里說：「就憑你們這點兒水平，也配出來抄家！」。

被抄的東西裝在一輛卡車上，到底抄了些麼東西我們也不知道。只見先來的那個學校的紅衛兵，正在往車上爬。我們步行了半天很累，也想搭這輛車回去。可是被我們學校領隊的高中男生攔住了。他向已在車上坐好的那個學校的紅衛兵說：「把你們抄的存款交給我們，我們去上交」。只見一個穿舊軍裝的小男孩背着的一個舊軍用書包緊緊地抱在懷裏說：「不行，這是我們抄的，我們去交」。雙方爭執了一會兒，那小男孩說：「這存款不能交給你們，誰知你們是哪裏來的？而且你們立場不堅定，把階級敵人叫老大娘」。這話顯然指我。我一下氣得火冒三丈，剛想上前和他們論理，罵他們狗屁不通。却被我們的領隊攔住了。他說：「好！這存款和抄的東西全是你們抄的，你們去上交。我們沒抄任何東西，也沒插手，所以我們也不負任何責任，全由你們負責」。那小男孩顯然是個領隊，不屑地說：「誰要你們負責了！別想搶摘勝利果實。」說完，車就開走了。我們學校的人一個也沒上去。

大家正要往回走，不料那幾個居委會的人又攔住我們說，那邊還有一家，於是領我們又拐進了別的胡同。

也弄不清拐了幾個胡同，進了一家四合院，那院門開在院子的東北角。這時我發現也有一個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門外陰影裏。領我們來的居委會的女人和他咕嚕了幾句，就讓我們進去了。却原來這裏也已經有人在抄了。

我們走進此屋，只見兩個穿着比較時髦的小伙子低着頭站在一邊。原來這家是個航模愛好者，衣櫃頂上、桌上、牆上放着好大大小小完工的和未完工的飛機模型。其中最大的一架差不多有一米長，草綠色的膠紙蒙皮，裏面是木制骨架，顯然費工不少。前頭裝了一台小發動機，驅動一副鋁制螺旋槳。這個製作者顯然是個內行。只見一個先來的那個學校的紅衛



兵一邊罵着一邊把那架最大的飛機扔到地上，然後一脚猛踏上去。看着這情景我本能地要叫出來，可想起剛才落了個「立場不堅定」。只好把這一喊變作一口倒吸氣。只見那紅衛兵連踩了幾腳，一架不知費了多少工夫精工製作的航模，碎裂得無法收拾了。我在屋裏看了看，見窗台上放着個小盒子，上寫「乙醚發動機」，我拿起來打開一看，是另一台尚未用過的小發

動機，很精巧。我掂了掂又將它放回原處。這一晚總算沒白跑，知道了這種發動機是以乙醚作燃料的呢！按說一個航模愛好者不屬階級敵人，本不應抄。而除了這些航模外也無甚可抄。那幾個先來的紅衛兵毀了一通以後，然後其中一人大叫：「你說，你爲什麼用黑框裝毛主席像，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聽見叫聲，過去一看，原來正對門的北牆上掛了一個在當時所能買到的最大的毛主席像，裝在一個質量相當好的鏡框裏，那鏡框的木頭是紫檀的，故是黑紫色。我在故宮見過紫檀傢具，所以知道，本想代那被抄的人解釋一下，又怕再落個「立場不堅定」，就沒張嘴。我問一個先來的紅衛兵抄了些什麼？他說抄的東西都在警察那裏。我走出院門向那警察要來抄的東西一看，原來是一副拳擊手套和一把很精良的匕首。我把它們還給警察，並問這家是什麼成分？警察說是「流氓」。那時人們普遍的印象是只有流氓才玩拳。可我又很奇怪，既然是流氓、壞蛋，怎麼家裏還有那麼精緻的毛主席像呢？老實說，直到八三、四一部隊首倡的「早請示，晚匯報」之前，我們家都沒有一張毛主席像。我也稀裏糊塗，走向屋裏和我們學校的領隊悄悄他說：「走罷，沒什麼意思。」於是，他點點頭說：「你先溜回去，我再告訴咱們學校的人，一個一個地悄悄走。」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個人溜了出來。不想剛走了那警察，他後邊那幾個街道積極分子又走出來攔住我說：「你怎麼不抄了，快回去抄呀！」我急中生智問道：「公共廁所在那裏？」於是她們領我拐了個彎指給了我。我還真有點慙得慌，撒了泡尿。小心翼翼地走出來，朝另一方向拐過去，趕緊溜回學校去了。

等我躺在床上後，別的紅衛兵一個個陸續回來，最後一個是領隊。大家把外衣脫下來往床上一摔，罵道：「真他媽沒勁！」。

「紅五類」變成了「黑幫子弟」

從此之後，不管別人怎麼動員我，我也不再參加抄家了。緊跟着是毛主席連續接見百萬紅衛兵，然後是大串連，回來以後我們這首批所謂「老紅衛兵」又成了和工作組一樣的罪名「資反路綫」。想起當初「破四舊」幹的事，真是缺德。又是見到前不久還向我們低首下心的同學，反過臉來組織對我們的批評，也真噁心。其實我們並無對同班同學的劣迹，而他們却並不留情。倒是那些過去和我要好的真正出身「有問題」的同學，雖然疏遠了，但也並不熱衷於整我們。還是過去一貫當班幹部的人最下得了手。幸虧我們到底有出身這塊牌子保護。而那個上課不用講稿的政治老師又拉了一派造反。幾個月工夫他已是第四次改變政治立場了。再後來，我也成了「黑幫子弟」，我家也不止一次被抄。臨下鄉前約了幾個同學在家餞行，却被街道積極分子叫來警察把我們抓去派出所。還得等挨完批鬥的家長去領人。抓我們的罪名就是「流氓」。證據就是幾個空啤酒瓶。

上了大學以後

我插了十年隊，最後還是上了大學。到大學一看，老師還是拿學生當「敵人」對待。班幹部還在那里玩弄權術。我們班唯一的黨員在事隔十年之後還在吹噓他當初如何靠擁軍訓團

的解放軍而成功的逃避了上山下鄉。然後讓同學寫入黨申請書。凡寫了入黨申請書就如寫了賣身契一樣被他控制起來。輪流當班幹部，直到畢業分配，最好的名額都被他們私分了事。再以後聽說北師大一個學生幹部投書反映「將軍你不要這樣做」的作者葉文福在北師大一次講座就把多年政治工作的結果吹掉了。於是葉和白樺等人消聲匿迹了。再後來聽說上海一學生幹部投書反映上海青年人「言必稱佛洛伊德」，於是剛剛出版的一些介紹西方哲學的書減少了發行。緊跟着又是「反精神污染」，胡喬木的文章一出來，商務出版社的「理想的衝突」立刻從書架上消失。近期所有關於「異化」論的文章又被灌編成冊，成為只有憑介紹信才能買到的「反面教材」。宣傳部長鄧力群又在拍桌子大罵「有的人站到敵人立場去了」！我們單位所有政工人員都站在大門口檢查職工裝束，頭髮長的當場令其剪短，「奇裝異服」令其換掉，聽說外地「工人糾察隊」又上街剪褲腳去了。不過不少青年也學乖了，風聲一緊，自動改變裝束，弄得又髒，又破，真比無產階級還無產，這氣氛使我想起「牛郎織女」，「愛蓮說」的命運和隨之而來的「文革」「破四舊」。

為什麼混淆了是非？

隨着「文革」被否定，在海內外聲名狼籍，人們一說到「文革」就想到「紅衛兵」，就想到「破四舊」。其實「破四舊」之舉在事後，即差不多六六年底，六七年初就已臭了。而文革還不是繼續了九半年，才到「四人幫」倒台。

「破四舊」被「中央首長們」誇了一通，

在北京展覽館舉辦了一個「戰果展覽」。不久就成了一大社會問題。那麼混亂的情況下抄的東西也沒認真的造冊登記，怎麼發還呀！隔幾年報上嚷一通，實際到現在也大部份沒有發還，也可以想象根本無法發還。

現在一提到清理三種人，首先提出了「破四舊」時的胡鬧。我認識不少參與過此舉的幹部子弟。大家都諱言此事。不過看得出來大家心裏都有愧，但更有怨怒，都明白自己被愚弄了。

我作為一個並無代表性的「破四舊」參與者，雖然經歷了兩個抄家場面，但未拿群眾一針一綫。「老紅衛兵」倒了以後，再也未參與政治，從未整過、更未打過任何人。所以我有膽量將自己的經歷寫出來。

如果沒有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階級教育，我是有正常的是非辨別力的。我在參與的抄家活動中雖然當了逃兵，可是沒有出來制止。但這不能算沒有勇氣。實在是正常的是非辨別能力被我的領袖、中央首長、黨的報紙和老師們弄糊塗了。

誰是教唆犯？

中國的法律中有個罪名叫「教唆犯罪」，是指教導別人犯罪的人的罪行。「破四舊」那樣大規模的私刑，侵犯公民利益，當然是犯罪。但能讓那些還不夠犯罪年齡的孩子負什麼責任呢？應當為此負責的當然是「教唆犯」！首先就是親筆寫下「破四舊」的指示給彭小蒙的毛澤東。如無此信，斷無「破四舊」之舉。再有就是所有的政治老師和一部份語文老師，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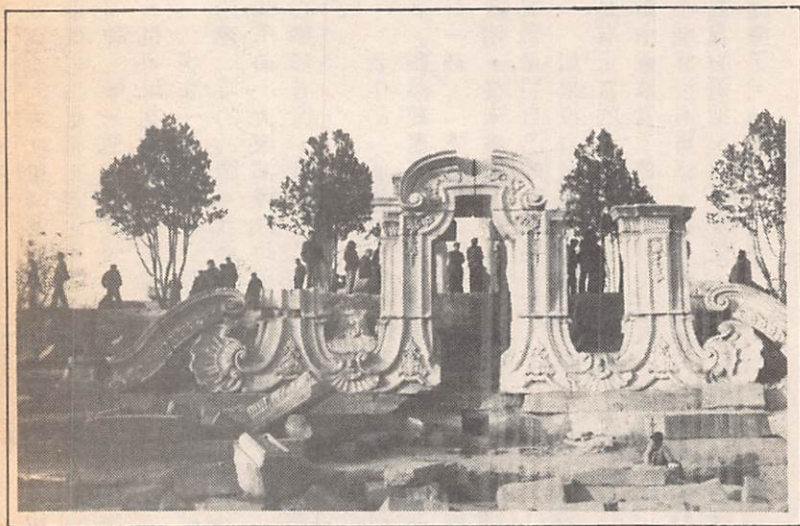
他們多年的疊惑，小小的孩子不會那麼易於鼓動。「破四舊」中最直接具體的「教唆犯」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人民警察」和街道居民委員會。任何人都可以想象，那些從未進入過社會的孩子怎麼能知道誰家該挨抄，誰家不該挨抄？去年聽到數字，「破四舊」那幾個月北京市死亡人口四千。其實絕大部份被抄的人家是並無人死亡的。從這死亡數可見當時「破四舊」規模之大。如無派出所和街道居委會系統指導，這樣大規模的行動是不可能的。我們那次行動就是被居委會的電話召去的。事後我問過許多別處抄家的紅衛兵，他們全都證實了這種指導。然而這不名譽却要由這些當年的紅衛兵背着，永遠背着。

我下鄉以後每次回家探親都要受到居委會和派出所警察深夜的戶口檢查，並撞我離京。「天安門廣場」事件後，又是他們在認真積極地追查。久而久之我漸漸地明白：這天下，這黨再也與我這樣的幹部子弟無緣了。然而挨了好整的現在中央領導人還是記吃不記打。在那「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上什麼「要是沒有毛主席，中國人民至今還要在黑暗中摸索」等昏話。要是沒有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奪到政權是值得懷疑的。但奪得政權與否與「人民」是否「在黑暗中摸索」之間並不具有邏輯對照關係。這句話正好說反了。要是沒有毛主席，我們這些天性良善的純潔少年絕不會去幹那「種明火」的勾當。正是因為有了毛主席，中國人民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不知什麼是前進的方向，無法理解和想象「現代化」是個什麼東西。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苦難，他是中國的大災星。

茉莉在中國

一個美國女孩在中國的經驗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徐若言



殘破的圓明園

「這一次我一口氣到了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大陸的風景很美，香港有點像中國的紐約，但是我最喜歡台灣的生活。」茉莉一邊說着，手裏拿着景德鎮製造的茶杯，喝着台灣出產的凍頂烏龍茶。她曾經是一個音樂家，愛彈鋼琴和吉他，經常參加大型演出。如今由絢爛歸於平凡，她做點旅行社的業務，教授吉他和英文。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次從中國旅行回來以後，她開始發奮學中文，現在也已經可以說一

口流利的中文了。她很驕傲地說：「懂中文增加我在中國旅行的樂趣，也讓我更加了解中國。」她又頑皮地微笑說：「我可以偷聽中國導遊的對話了，知道一些事情。最有意思的是，更容易和人溝通，多交一些朋友。」

這一次的旅行，是由她安排一個四十人的太極拳訪問團，到了鄭州、嵩山少林寺、陳家溝等地「朝聖」，時間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下旬。三個禮拜後，這個團體離開了大陸，茉莉就獨自一個人留下來旅行，去拜訪她自己的朋友。

在大陸的「恐怖」經驗

「我實在非常喜歡中國大陸的風景，特別是昆明，但是我在昆明有一個『恐怖』的經驗。」她心有餘悸地說，有一天她去逛昆明夜市，到凌晨一點才回到旅館，旅館的大門鎖了，她大聲敲門，卻沒有回應。忽然從背後閃出一名警察，把她帶到旅館旁邊的小屋裏，不斷地質問她「你去了哪裏？」「跟誰在一起？」「做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沒有在十二點以前回來？」正好她回來時有位路人跟她擦身而過，於是警察認為那人是送她回來的，要她說出那個人是誰等等。這個盤問持續了一個鐘頭，最後警察記下了她的護照和房間號碼，並告訴她說：「對外國人有一個十二點鐘的規定，每個『外賓』都要在十二時以前回旅館。」她的心裏從來沒有這麼恐懼過，叫開了旅館的門，也顧不上開門的人惶惶而憤怒的臉色，就因為旅館人都下班了，電梯也關閉了。拖着病腿（她有腿疾，當時還借用柺杖）一拐一拐地爬上了十二樓，進了房間，卻是一夜不能成眠。她苦笑着說：「如果我當時假裝不會說中文，也

許情況會好些。」

又說：這次的旅行裏，類似的經驗並不只這一個，有一次她不舒服，就約好醫生到旅館去看她，因此，沒有隨團去參觀武術表演。在等待中，她忽然接到一通電話，陌生的聲音說：「我們計算了人數，少了一個，我們要知道你在哪裏？在做什麼事？」她說：如果她當時不在那兒，或因故沒接電話，不知道會怎樣？看完醫生，她單獨到一個博物館去，她發現有一個人一直跟着她，她看桌上的錢幣，他就看牆上的書法，她走到巷尾，他就走到巷中段，總是有那麼一段距離，一直到她進了旅館，那人才離開，她說，當時她真是有些緊張，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也弄不清楚這個人到底是公安人員，還只是是一個好奇的老百姓。

她對這些被監視的情形，很不習慣，她說有位與她很投機的導遊告訴她：「導遊都是幹部」，她不太能理會「幹部」的意思，特別是共產黨國家的幹部。她記得某次她「偷聽」到兩個導遊說：「他們這些人白天要參觀，又要練功、太累，晚上不會亂跑，比較好管。」，她對這些話印象深刻。還有的導遊喜歡緊張兮兮地問她：「爲什麼一個人旅行？」，「爲什麼學中文？」之類的問題。

「跟第一次旅行的時候比較，中國似乎開放了些，但中國政府還是有意地把外國人和中國人隔離起來。」她很不以爲然地說，她們被安排住在一個體育學院的宿舍，這個宿舍是專門給外國訪客及外國學生住宿的「賓館」，外國人有自己的餐廳、自己的課程和活動，除了偶爾在路上可能遇到幾個中國學生外，幾乎和中國人隔絕。她說，曾經有兩個晚上，有些中國學生去拜訪他們，他們在一起聊天、唱歌、吃點心，非常開心，但是此後他們發現學生們都

迴避着他們，聽說，有人因此被處罰，她在路上遇到的幾個學生都支吾其詞，語焉不詳。更妙的是，她接着說，有天她去參觀北京大學語文系，想在那兒學中文，接待的人說，北大的中外學生也是分開的，除了在課堂上，大概找不到中國人練習中文，連語文學校都不例外，真是隔離得徹底。她說，有一次，他們去參觀西安的大雁塔，在那兒遇到了一對老人，有位團員用「拍立得」照像機替他們照了像，然後把像片送給老人。在老人高興地欣賞着照片的當兒，警察來了，從老人手中搶走了照片，又趕走了老人。她說着、說着，不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對美國和美國人的不瞭解

我說：「開放了這幾年，大陸上進出的人多了，那兒的人對外國應該也了解了許多。」茉莉聳聳肩膀說：「可能吧！但是我遇到的一些人對美國和美國人還是不了解，甚至有錯誤的想法，比如說，他們說我不是美國人，因爲我沒有黃頭髮、藍眼睛。也有人問我，美國人是不是沒有良心？不愛太太和小孩？性生活很隨便？也有些年青人對美國的情情有興趣，問我這些東西在美國是不是滿街都是。他們說，他們那兒沒有，可是不表示他們沒有興趣，有時候他們也以爲我能到中國旅行，一定很富有，很有辦法，一直不相信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美國人。」

幹部和老百姓的生活懸殊

「老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些？」我問她。「好像是。」她說：「可是幹部和老百姓

的生活差距太大。」這一次她有機會住在兩位上海市高幹的家裏，也曾經到成都一位作教師的朋友家裏去作過客，也到過鄉下。她的幹部朋友一家住在上海市內，二房二廳，還有廚房和浴室，另一家則住在上海近郊，房子是新蓋的，三房兩廳，廚廁之外還有一個陽台，拼花地板和天鵝絨窗簾，相當豪華，相當於美國中上家庭的水平，電器設備也很齊全。她在這兩家吃的，也都非常講究，肉類、海鮮、青菜，餐餐都有。她的教師朋友住在成都市內，家裏有兩個房間，父母住一間，他們夫婦住一間，房間很小，而他們夫妻的一間還得兼做客廳、廚房和廁所和八個以上的家庭共用。家裏除了一個破舊的小收音機，沒有別的娛樂設備。



外賓參觀中國的「樣版」家庭

茉莉說，這和她在中國其他地方看到的居住情形很類似，但在鄉下又有很大的不同。有一次她未經安排，私自坐計程車到成都的近郊，參觀了一個農場，農民很熱情地請她吃飯。那個農民的家很破舊，很陰暗，家裏用土灶，燒乾草，煮食時要有人用一些乾糞來燒火，整個村子沒有電力供應，家裏也沒有水，她看到他們用一條很髒的布抹碗、盤，心裏真有點害怕，但盛情難却，只好硬着頭皮吃了，才吃了一口水，淚流直流，因為太辣了，她的碗裏頭盛的是碗豆、白飯跟辣醬。她知道他們那股熱情，必定給她最好的食物，可見他們的生活相當苦。

「這還沒有什麼」，她接着說：「在中國，乞丐還是很多。」有一次她和導遊一塊去游瀘江，瀘江附近，聚集了許多乞丐，大多數是小孩子，有四、五歲的；有十幾歲的，跟着旅客跑，乞討食物和金錢，人人爭先恐後，大的、小的都不相讓。沒到時，就破口大罵，羞辱人。在許多火車站、汽車站和旅客多的地方，也常有些乞丐，而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安，西安的人似乎都生活得很辛苦，連小孩都有皺紋，有些人也實在太瘦。我想，西安的人不會微笑。」

「發家致富」及其他

我說：「從報上看來，似乎中國政府已允許老百姓發家致富，是嗎？」茉莉說：「好像是，街上的店舖比從前多許多，很多人也公開地賺錢。」她舉例說：在大多數的遊覽區外頭都有許多小販，纏著旅客不休，賣的東西，從底片、扇子，到土產等樣樣都有，大多質量很差，但要價很高，有人開玩笑說：「這些人又要賣垃圾給你們了。」在昆明有自由市場，百



清江畔衣衫襤褸的小孩



西安菜市

貨俱全，在晚上則成為夜市，以吃的為主，也有賭博、江湖賣藝的和濃妝豔抹的妓女；有人彈吉他賣唱，最常唱的兩首歌是「流浪」和「鈔票」。有對經營小吃攤的夫婦告訴她，昆明失業的人很多，只好擺流動攤子。「還有一些賺錢的方法。」她說：「有些導遊一天到晚帶他們到購物中心，以便收取回扣，却不讓他們參觀名勝，在許多城市裏，特別是南方，到處都有非法收購外幣的掙客；甚至有些用矇騙的手法賺錢。比如他們在西安時，有兩位團員不舒服，想看醫生，旅館的人說動他們叫車子，卻不告訴他們醫院在哪裏，上了車，司機要他們每人付二十元美金，後來他們發現醫院就在旅館的三條街外。」

說到這兒，我發現茉莉流露出來的，不是厭惡，卻是一股同情。她說，她覺得中國人最可憐的，不是窮困，而是無聊，她的幾個朋友都向她表示他們的苦悶，他們有頭腦、有知識，有出國求學或旅遊的雄心壯志，可是他們無法改變現狀，於是他們煩躁、鬱悶、蹉跎歲月。另外，也值得同情的一點是：他們對未來懷着無限的恐懼，她的成都朋友要她黑夜去拜訪，避免白天被人撞見。而她的高幹朋友夫婦也為是否要向居委會報告她的借宿而有所爭論。他們說，今天沒有問題，這個禮拜沒有問題，可是誰也不知道一年、兩年後有沒有問題。她又說：很不幸的，這個恐懼已經傳染給香港。香港雖然繁榮，但人們的心裏頭已經蒙上一層大限的陰影，許多人不願去談這個問題，因為聽說已經有許多大陸來人潛伏在他們四週。玩倦了之後，茉莉在台北呆了兩個半月，專心地學習中文，也學會了包餃子。除了潮濕的天氣，她覺得很開心，她說：「台北的人笑得好開朗。」



「西遊記」新續編

(中國民聯成員·法國) 耿晨

第一百〇九回 財神廟悟空化老道 論經法猴子謀新程

話說天下大勢，興久必衰，衰久必興。且不說那荒涼的北美蠻邦之興起，亦不講古埃及之衰落，單說東土大唐自玄奘歸經，自有數百年風騷氣候，然後幾興幾衰，到了公元十九世紀末葉以後，東勝神州一蹶不振，國力漸漸不支。自光緒爺起，幾朝大臣均在議論重新取經之事，眼見得那「大乘」、「小乘」均已無靈驗，連西天極樂天竺國都難拯衰勢，況乎我東土？照攘了近百年却無定論，有主張去遠西基督處取經者，有建議下南洋取經者，亦有幾個熱心僧人，千難萬險跑到了北天無神教主處拿回了據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幾本新派經文，唸了數年却也不見靈驗，於是國人異議之聲又起。有說此經固好但唸法不對，有說現存經本乃非馬翁原經，實屬北天教主所自纂之，更有說：「馬經」不合東土地氣而主張揚棄之的。

於是，再取經文的事項終定為國策，經天子下詔，請出了先祖大唐法師三藏玄奘的第八十二代轉世真身陳致濤組團出外，再取真經。臨行前東土君民簞食壺漿，代表奉上通關文牒，千托萬囑，盼他早取回真經，以振興中華。

聞說取經與國，早有在仙境執華表的白龍馬前來歸附，自願為腳力代步。而沙和尚因為人忠厚又踏實肯幹，也早已被唐僧邀為取經團員。聽說遠西美女如雲，且世風開放，加之佳節遍地，直樂得那淨壇使者豬八戒心饞手癢，雖說也是取經功臣，奈吳承恩在「西遊記」中樹的形像不好，因此托了原來在天國的舊上司托塔天王代為疏通，欲重入取經團。李靖托夢為八戒講情，唐僧忙曰：「怎敢勞天王大駕，那悟能雖然無能，却有幾分愚忠，貧僧的出國名單中已有了它。……」祇有那猴子悟空浪迹天涯，雖然發了請帖，恐一時難尋踪跡，於是唐僧帶了悟能、悟淨并一隊推不開面子的「關係」，如玉皇的曾孫子，東海龍王教廣的堂表姪，太上老君的童子及幾家要害地方的城隍、土地的親友，連白龍馬在內共有一百餘口，浩浩蕩蕩，上了取經路途。

出了陽關，那唐僧取經心切，耐不得徒弟徒孫們拖拖拉拉，於是馬上加鞭，那白龍馬奮

途熟路，不待指示，徑向黃風嶺方向馳去。想當年正是此處，蒙太白指引，五方揭帝和四值功曹相助，滅了黃風怪。相去不遠就該是那收悟空的五指山了。

行了一陣，不覺天已正午，唐僧單馬獨騎馳到了一處黑松林，回頭看看，却不見取經隊伍，耐又口渴難忍，於是下馬去那松林深處，想尋得一兩戶人家，也好化些米水之類以充饑渴。

却說這取經隊伍慢慢吞吞，此時還沒到黃風嶺，沙僧舉目遠矚，對躺在轎子上的八戒說：「師兄！師傅單人遠去，恐有不測，這裏隊伍我來照應，押着行李糧草慢慢趕去，你却可前去照應一下師傅。」

八戒在轎上打了一個哈欠，而後又動了動爬了蒼蠅的大耳朵說：「如今清平世界，西天路上幾個妖魔早已被我等打死光了，無事！無事！」說完在轎上翻了個身又睡將過去。

沙僧回看那取經隊，有哼小曲的，有讀報紙的，有飲茶的，有織毛綫的，還有捧着袖珍電視機邊走邊看的，不禁搖了搖頭嘆道：「這哪裏像是去取經的，想當年我等取經的艱辛……」氣不過之下駕了雲頭，逕自追趕師傅去了。

却說那唐僧致濤松林信步，行走不遠，果見叢林中露出一處寺廟。走近觀之，乃是財神廟一座，打門時，見一老僧開山門相迎，忙揖手旋禮道：「老師長，貧僧有禮！」慌得那老僧忙上前扶定：「不敢，不敢，高僧莫非金禪子長老？」唐僧曰：「在下乃東土僧人陳致濤是也，往西天再尋真經，路過貴寺特來求茶。」

老僧聞說果是唐僧，慌忙引入方丈看茶，那小僧人送上一隻電溫杯與唐僧，那長老哪裏見過，又聽那空調設備呼呼作響，心想這裏畢竟臨近洋土，怎麼竟有許多不倫不類的東西遍佈佛門！及待呷了一口「茶」，險些吐了出來。

「師長，這茶……？」

「哦！這是美國咖啡，恐唐師長不慣於吧！」

「……哦！我想佛家弟子，終是以持鉢清茶，這些……」

「啊！」那老僧笑道：「如今各發達洲國，物質進步，持鉢持杯，清茶咖啡，豈不是一樣唸佛嗎？高僧不聞『參佛者，佛祇在於心』也！如何能拘得那麼多形式框框！」

唐僧口中不言，心中自是驚訝：「想那中華多年不盛，皆因信佛不誠之故，并非經文不好……。」

那老僧見唐僧不語，便笑着把話岔開：「談經論佛之事，老僧近年也雲遊了各處，與不少佛門和別類有過不少磋商，回頭小住一兩日，可慢慢交流，祇不知師傳取經，為何走到了此處？」

唐僧曰：「近山近海之處，乃是必經之路，貧僧前世是走過的，錯不了！」

那老僧聞言也驚訝起來：「敢問高僧却往何處取經？」

唐僧曰：「自是往有經之處也。」

老僧進一步問曰：「是往死經之處，還是有靈經、活經之處？」

「當然要取靈活之經。」

老僧拍手笑曰：「靈活之經多在遠西，高僧何故取道天竺？敢不是老馬舊路走得熟了？」

一句話直說得唐僧面色忽赤忽白，窒了半晌才說：「這取經也不一定有什麼固定之道，條條大道通佛門，遠西的那些靈活之經，也沒有脫出我祖論佛的局限之中，終究都是要統於我祖之法輪之內的……」

老僧說：「高僧所言甚是，乾坤終也要統一於佛門的，祇是這佛門要開的大大才是。俗話說：『佛有言則為經，而成經者亦為佛』，這才是佛家包藏天地之玄機。故唸佛信佛者可為佛，不唸不信者亦可為佛，耶穌也好，真主穆罕默德也罷，包括那華盛頓、拿破侖，都可以說是一『佛』，為何非是要剃了光頭，披了袈裟，才能稱佛呢？你看我這廟中，一無香火，二無神像，堂中也不過掛了一個大洋錢兒而已，然而我并非精神空虛，乃因心中有佛也！」

聽到這裏，唐僧不得不合掌回駁曰：「阿彌陀佛！罪過，罪過，這哪裏是什麼佛家，明明是打着佛家牌號的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太實用化了，照此說世上哪還有真佛真理了也……」

老僧正顏道：「師父所言差矣，若論『實用』，這多年來我等東土佛門最實用，以信佛為口實，哄得百姓信徒納了血汗燒香進貢，執政者却借以飽肥私囊，百姓們空空地呼天喊佛，却仍不能免除災難貧困，結果，自然無人誠心向佛。佛若有靈，自該救苦救難而與旺百姓。如此狀況，究竟是佛不靈還是衆信不誠？恐怕正是佛門那些唸佛最誓的門人之心不誠，也太『實用』了吧！我勸師父正該改法易道，看看

發達之國的佛、經是何等模樣？」

唐僧聽了這一席話，心中沉思了半晌，左想有些道理，右想又覺得太離經叛道，正在呻吟的時候，却見廟門「砰」的一聲被撞開，却是沙和尚尋師來也。

唐僧見沙僧祇一人來了，忙問道：「那八戒及衆弟子何在？」

沙僧曰：「遠哩！怕一九九五年也難到此！」

唐僧忙向老僧嘆道：「取經艱難，偏又遇上這一群不爭強的弟子！」

老僧說：「祇要師父爭強，還怕有不爭強的弟子，老孫就是爭強的弟子！」說着把臉一抹，跪倒在地。

唐僧低頭一看，哪裏有什老僧，連廟宇也全無了，祇見悟空跪在幾棵老松樹下施禮。

「你這糊塗，膽敢如此變化戲謔為師，却不是要我唸那話兒！」說着合掌就要唸緊箍咒，慌得悟空忙搗蒜式地磕頭求饒，此時正聞八戒哈哈大笑而來。

「好哇師兄，恐怕你忘了那咒語的厲害，先警告警告你！」

師徒四人相見，不免興高采烈。少不得講了些分別的話兒，又和衆弟子個個相見了，寒喧方畢，天已經黑了，唐僧祇得吩咐安營下寨，八戒吆喝了幾個小的們去準備一桌上好的宴席，悟空笑着說：「悟能也當了師頭兒啦！」

八戒拍了拍肚皮說：「師父封了我總管，沙僧弟做了內務長官，如今咱也有皇家銀兩打點使用，神州銀行的支票天下通用，今天大吃一桌，放在公事賬中報銷了，哈哈……」

唐僧坐下後心神一直不寧，悟空一番話半真半假，足見它這多年四海游蕩，受了不少異端邪說的影響，對它的使用要小心謹慎才是，否則不知又會鬧出什麼亂子！……」

第一百一十回

衆劣僧怙惡竊金銀 近西域八戒下妓館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原計劃二〇〇〇年當走到有經之士，怎耐這一大幫佛門貴子拖手掛脚，扯衫纏腿，打他們又打不得，退他們又退不掉，漸漸地這一群人越發生事起來，爾虞我詐，有強辱民女的，亦有仗佛欺百姓的，至於偷雞摸狗，行爲不端者更是成風，甚至竟演化成偷竊取經銀兩之事。這一日，唐僧喊來了悟空，責他協助八戒調查公銀被盜一案。悟空將手一招，祇見幾隻小小猴兒落在手上，噙噙啞啞把老百姓的怨言，民女們的投訴，以及八戒受賄，貪吃私酒得醉，幾個擔行李銀兩的乘機竊銀之事，一件件抖露出來，直說得那八戒黑臉變紅，紅臉泛青，嘴上不說，心裏却暗暗惱恨悟空多事，虧得這猴兒還不曾查出我偷回高家莊，并以公銀送禮之事，不過看那猴兒擠眉弄眼的樣子似也知一些，因此八戒也不敢爭辯，却聽唐僧道：「這些小子平時倒也聽我教誨，個個唯唯喏喏，如何背地裏如此放縱，這便如何是好？」

悟空發狠道：「一頓棍棒統統打散，取經如何用得上這群骯髒之輩？」

唐僧曰：「着實說來，這群人有意取經者不多，是因見我師徒上次取經爲『西遊記』揚了名，又得封佛號，故大多是托了得力關係，要隨我等去博名取仙的。祇是碍着他們祖先皆是於天地有功有位之人，奈何他們不得，早時我也曾着沙僧打了一兩個的屁股，事後便遇觀音和老君前來造訪，少不得又賠禮賠笑，唉！……」



一席話直把悟空的肝火惱起，耳中扯出神針，迎風一晃已是碗口粗細，大叫道：「連佛祖也讓我老孫三分，怕什麼屁觀音，昏老道，來呀！小子們集合！」

一聲吼叫，早驚動了大小衆僧弟子，個個唯唯喏喏，來到了唐僧面前，見悟空橫眉執棒，早知事情不好，却無一個敢喘粗氣的，悟空



自是按着名單，喊出了一大群不法之徒，并那八戒在內共有六十八人，悟空說：「爾等皆因行爲不端，今每人罰一棍，并着小的們將爾等押回原籍，一概不再在佛門任職。」

一席話直嚇得這六十八人個個搗蒜式的磕頭求饒，八戒更是膽顫心驚說：「猴兒哥，你這一棒會要老豬性命，何況這些凡胎俗子，還請猴哥看在兄弟一場的份上，饒此一遭。」

悟空道：「饒你并不難，不過如今并非前次取經，祇我兄弟幾人。如今饒了你，祇懲治這些歹徒，有欠公允。」

說着就要舉棒，那八戒嚇得跳起來就往唐僧身後躲。唐僧忙以手止曰：「悟空！此次還是饒他們一次，一是因爲人口太多，二是因爲沒有法度，今天立個法規，今後再犯事者，必定嚴懲不貸。如若發覺他們回籍，弄壞人事關係事小，豈不丟了我們佛門內的名聲！那老百姓越發不會信拜佛門了。」

悟空聞言收了金棒道：「師父所言甚是，今日權且記他們一伙每人一個『大過』，如有再犯，定責不饒！」說完便吩咐衆人準備行裝起程。

閒話少敘，書歸正傳。自從唐僧立法以來，內部果見好轉，所喜如今西行路上，妖域并不甚多，加上悟空幾次糾正路途，總算少走了些彎路。行了若干年月，跨山涉水，這一天望見了一座城池，高樓入雲，異彩閃爍，各種妙樂，聲不絕耳，直喜得唐僧在馬上拍手曰：「我等想必已經到了遠西聖地也。」

悟空定睛一看，搖頭晃手曰：「早哩早哩！這不過是近西邊城一座，我等可速前往，一來簽換文牒，二來也可少許見識一下現代西方風光！」

這一番話果然使得衆人個個爭先恐後，不一刻來到了城門下，果見城樓上用漢、外文寫

着「近西城」。及行到城裏，金樓銀閣，耀眼奪目，路邊行人，五顏六色，黑、白、黃、紅，無所不有，時見倩女袒胸露臂而過，直嚇得這一幫取經僧人眼花繚亂。祇聽唐僧馬上合掌，閉目喝道：「衆弟子不可亂看，以免壞了佛家心性，阿彌陀佛！」

衆弟子見師父唸佛號，都不得不跟着吟頌，祇是兩眼不閉，偷目路邊春光。那悟空看得真切，却捋了八戒一個「抹脖」道：「要看看，何必一副偷眼狀像貌，越發使人小視我中華！」

八戒囁囁地說：「哪個偷看了？你這猢猻出我洋相。」

衆人行至鬧市之處，祇見車水馬龍，奇裝異服，意大利長裙，法蘭西香水，英格蘭「崩」式髮型和美利堅的「的士高」，偶然見一、二唐人，也是講着嘍哩咕嚕的洋話，唐僧馬上問道：「這裏亦算中華，爲何繁華如此兩般天地？」

悟空曰：「這就是新經之故。師父覺得此地如何？」

唐僧曰：「好是好，祇是太亂了些。」

悟空曰：「何處有亂？」

「這個嗎？……這個……有些市風不雅……」

幾人說笑之間，不覺馬後失却了衆僧弟子，直急得唐僧頓首：

「悟空、沙僧，你等速去尋找這班小子，免得他們擅越佛家規矩。即便要看街，也須告我知後，三、五結群，不得單獨行動。」

八戒聞說，上前攔住了沙僧道：「沙弟鋪設精細，還是招呼師傅驛館歇息，待老豬與猴哥去便了！」

悟空知道八戒心思，也不加阻攔。唐僧說道：「你等快去快回，不可在外玩誤。」說完四人便分頭去了。

單說八戒與悟空，回頭來到了鬧市，八戒眼珠一轉說道：「猴哥！這一大群小子東、西、南、北到處散去，你和我一起會尋到何時？不如分頭去找快當些！」

悟空隨口應了下來：「也好！祇是要快些回驛，免得師父焦急！」說完，竟自轉身入叢之中。



却說八戒看見悟空正中自己下懷，不禁喜氣洋洋。「這猴頭，說不定也是想乘機見識一下洋場春光哩！」想着，便放開脚步，直奔那紅燈黃牌鬧市而去，及行到春區，路邊招牌使人眼花繚亂，雖然八戒不識洋文，但看那男女出入之所，大都掛有紅燈黃牌，心想這必是春館無疑了，所幸平時還漏下幾兩公銀，却也去見識見識。想着便奔一家寫了漢字招牌的門庭而去，行至門首，却見黃牌上寫着：本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美女、黑鬼妹、金絲貓、東方少女、北極小姐，性情溫柔，熱情洋溢。「如來佛」娛樂總會啟。

八戒看了好不喜歡，既然是佛家聖地，遊遊却也無妨，不知道這金絲貓與我那高老莊的媳婦有何不同……

門前一位金髮接待小姐一看進來一位粗黑之男士，想必是剛果或桑給巴爾一帶非洲郎君，遂用非洲土話嬌滴滴地問了個「您好！」，這一聲真使八戒飄飄忽忽，把眼直往那接待小姐臉上瞄，心想：「說甚鳥話？敢是問老豬帶銀兩沒有？」想到此，遂從耳朵眼中取出那幾兩碎銀說：「銀子有的是，却撿個貌美的金絲姐兒送來一個，服侍老豬。」

接待小姐聽他說出了漢話，知其也是大唐來客，遂上前携手引他一個去處。不想剛入前廳，迎面竟碰上了一個同行的小子，大唐護國將軍的兒子——雷公子，手上也挽着一個春姐兒。八戒本想掉下面皮裝一番正經，怎奈胳膊上拉着那個接待小姐。正想主意，却見那小僧雷公子先搭了訕：「起初我祇嚇了一跳，原來孫執法和豬總管也是來消遣的！」說着還主動上前吻了那位挽着八戒的小姐之玉手，及待八戒回頭，却見悟空也站在後邊，急忙甩開臂上的小姐說：「什麼消遣？我等是奉了師父之命前來尋查爾等不良之徒的，還不快隨我出去。」說着上前就去扯那個小僧。旁邊急壞了那接待小姐，上前拉扯道：「此處不是動武之地，我等生意是有保鏢的！」說完，一招手，進來了幾個漢子，將幾位團團圍住。

八戒一看這陣勢，從身後扯出釘耙喝道：「什麼鳥保鏢，老豬拉我自家家人，幹你等屁事兒？」

一個高大的西洋保鏢漢子上前，用生硬的漢語說：「這裏是法治社會，怎能施展暴力，快快留下費用，好放你走路！」

八戒道：「我欠你甚費用？」

那按應小姐說：「我挽陪了你一番，這裏還有兩杯金牌馬嘜利酒已經倒上了，喝不喝都

是要付錢的，再說門前明明寫着：每一票（五分鐘）一錢銀子，怎說不欠賬？」

八戒正待爭辯，悟空走上前來說：「列位不必爭持，我的兄弟欠賬，有我付償，祇不知這根金針值不值得？」說着從耳中摸出那金箍針，左手托了托，那個管賬的拿了放在放大鏡下，左照照，右看看，最後說：「你這是何處的金貨？也沒有個金行印記，再說也太小了點兒。」說着，開始按手中的那隻電子計算機。

悟空上前扯住道：「不要算了，我這金貨可大可小，讓它大一點兒就是了。」說完連喝了三聲「長！長！長！」却見那金棒頃刻間長成了一個幾丈長，合抱粗的金柱子，直嚇得那賬房及小姐保鏢們個個伸舌瞪眼，悟空往地上一擲說：「拿去吧！」說完扯起八戒并雷小僧向外就走。待那金柱子落地，早把「洋灰」地台砸出了一個大坑，及待那伙人驚魂稍定時，却早不見了那金柱子。原來悟空已將金棒收回耳內。這一下可慌了娛樂總會的老闆娘：「快，報警！報警！遇上東土來變戲法兒的打劫啦！」

不一刻，這娛樂總會就熱鬧了，有「菩薩蠻」為證：

警察、警車、警號，
行人、春姐、亂跑，
「唐人打劫了！」

街市一片傳聞。

傳聞傳聞，
明晨早早見報。



第一百一十一回

悟空遭陷驅黜離道 城督結案置酒論經



却說當晚回到驛館，悟空并未向師父言及「打劫」一事，及到第二天早起，眾人早早上路，趕到了海關，簽換文牒，豈知這裏地方，犯罪涉嫌都是輸入電腦管理的，那文牒一上電腦，居然發出了「嘟嘟」的警報信號，驟然間闖進了幾個警察，將眾人團團圍起，慌得那長老急忙叫過悟空，問發生了何事？悟空心中

有數，口上應付唐僧說：「待徒兒前去問個明白！」

悟空上前用洋話給帶班警察打了個招呼，那警察當即出示了一張拘留證件，告訴悟空因涉嫌打劫案要予以拘留，唐僧在一旁也聽不明白，却問道：「悟空，端的何事？」

悟空打趣道：「師父！這裏主人盛意難却，要留我們吃住兩日哩！」

說話間，幾個警察上前就要給八戒，雷小僧并悟空戴手銬，唐僧一看這陣勢，像捕人一般，早知一定有事，於是沉下臉來喝道：「悟空！端的發生了何事？為何人家要捕你等，還不快從實說來！」

悟空看看瞞不過去，於是祇好將昨日事情一五一十地對師父說了一遍，這一說直氣得長老七竅生煙說：「作孽，作孽，你等怎敢去那等骯髒之地，如今犯了官司，敗壞佛家名聲事小，祇是要判你等服役或充軍，豈不誤了我等取經大事？」

悟空道：「師父不必擔憂，此事自有小徒弟了結，多則半日，少則一兩個時辰我等便回，師父請隨沙弟并衆小子在此少許歇息！」

那唐僧急得直搓手道：「這可如何是好！你等此去，千萬不可莽撞造次，此處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達，但遇事多說好話。外邊可叫悟淨拿些銀兩去上下打點，早了些結此事！」

悟空笑道：「師父不必麻煩，此處乃法治社會，即使有銀兩也無處打點，倘若有些罰款之類，老孫自有金銀來路，怎能勞費大唐公銀？」說完就隨那警察一同去了。

唐僧一干在驛館等待不表，却說這一干警差并師兄弟三人出門坐進了警車，那八戒揣摸著這鐵手銬，不安地說：「猴哥，我等掙脫了駕雲去吧，此去大堂，有錯無錯，一頓殺威棒是少不了的，我老豬如何受得？」

悟空道：「你又發獸了！我等走得了，那師父并小子們却如何走得了？況且沒有文牒，又能去得了哪裏？看老孫自有妙計。」說着拔了根毫毛變個假身坐在警車裏，而真身却早已脫在空中，徑向一個去處飛去。

原來這多年中，佛儒經典衰落之際，天下早興起了發達諸子，唸佛不唸佛，撞鐘不撞鐘都可以當佛爺，況且那鐘、魚、佛、經打唸起來，麻煩事小，又有何用？悟空正好乘機雲遊四海，廣泛學些各門各類經典，在芝加哥一政法政書院，與這遠西城的城督有過兩年同窗之誼，今日之事，祇好前往求助一下。

尋思之間，悟空早已到了那城督府門前。悟空按下雲頭，上前對門子說：「有煩先生給史密爾城督稟報一下，說大唐籍博士孫悟空來訪！」

待那門子進去，不一刻就看見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洋人迎將出來：「哈哈！什麼風吹得猴子到此！」

「MR. SMITH！老孫在你這裏犯了官司，快快救助則個。」悟空上前一把拉起史密爾就走。

一路上悟空將取經路上，途經此城及發案



一事詳告了史密爾，史密爾說：「你這頑猴，處處惹事！我這法治社會，不似你那大唐，雖然是城督，却不能干預法庭。我救你不得。」悟空一把扯起史密爾的領帶說：「一事不煩二主，今天你不與我了結此案，我就拿了你當人質！」

那史密爾哈哈大笑道：「你這頑猴還是這麼無賴！且待我叫來我的律師。聽你講此案也不算重，罰幾個錢不是了！」說着從兜裏掏出無綫通話機，喊了那律師一同到法庭相見。兩人於是也動身去了法庭。

二人來到法院門前，果見律師已在門前等待，法警一看是城督駕到，急忙入庭稟告：「外面又有孫悟空并城督大人到。」

法官聽了好不奇怪，這孫悟空明明在被告席上，如何又出了一個孫悟空？及至眾人進到了法庭，在觀衆席落了座，那法官問道：「旁聽席上那來人姓名？」

悟空知是問自己，於是起身答道：「在下悟空孫，乃被告孫悟空的哥哥是也！」

那法官方才點了點頭，審理繼續進行，祇見律師起身答道：「我是被告孫悟空一干的律師，方才看了案卷并審理意見，特對法庭所作的判決提出如下異議：

被告等人系大唐過境外籍人士，依照涉外司法慣例，應當判處被告罰款之後，予以驅逐出境。被告罰款由本城督史密爾自願代為支付。」

悟空回身對史密爾謝道：「怎敢勞老友破費。」

史密爾笑道：「你這猴頭哪來的金銀？要你支付，還不是變化了到我城中哪裏偷來些？不如我掏了腰包乾淨。」

悟空笑道：「哪能如此！老孫如今也是個佛爺了，又是東土大唐的取經使者，不幹那等事！不幹那等事！」

「這等事都幹了，還裝什麼正經！」史密爾笑着指了指法庭。

且說法庭經過合議，認同了律師的辯護，徵詢原告意見，那度婆見城督出錢，又有許多金銀，自然沒有話說。待一千人等出了法庭，史密爾回首對悟空道：「不遠千里難得到敝城來一趟，也是同窗一場，正好隨我回府便酌一番，我亦想瞭解一下大唐近年國情。你的這兩位兄弟可會外文？」

悟空道：「不會！不會！他等不似老孫這般常在外國走動，哪裏去學洋話？」

說話間，早到了城督府，樂得那八戒手舞足蹈，不肯下車：「嘻！這一人『推』的鐵轎轎却我那大唐八抬轎還穩快！」

一句話把城督并轎車司機逗得哈哈大笑。不一刻，客廳早擺好了酒宴，衆人下座，八戒不待主人致詞，早已把抓、口捺，把英國牛排、法國沙拉吃將起來，史密爾笑道：「大唐禮義之邦，如何派了這等一幫人物出來取經？」

悟空道：「尊兄不知，這大唐近年國風大變。」隨即就把近百年國情，特別是近年至經盛行之風，一一作了介紹，那史密爾聞說驚曰：「連令師長也抱着如此之偏見來西地取經，恐難取回新經之靈活精髓，西經之精不在文，持教的方法與那佛家誦唸之法根本不同，似你



師父這等取法，怕祇會取得西經之表而無其裏。這你是學過的，該對尊師言明才是。」

悟空道：「豈無不言之理！祇是我那尊師，九轉十二世都是大乘佛教出身，骨子裏都是佛家的，這西經拿來，必然還是擊木魚敲鐘地唸法，并且不出佛堂，這是他常訓教我的佛爲正宗，西經爲用，取經也須取那些實用的西經，豈知正如兄之言，西經之本不在唸，可師父總說我是旁門邪道，唉……！」

史密爾奇怪道：「如此說來，孫兄爲何不獨自取回新經，却要保留着這位師父？」

悟空搖手道：「尊兄不知我那東土，是個極重正統正名之邦，『一日爲師，終身爲父』，師父乃是九轉十二世佛家真身，名正言順，代之爲師，即使你藝高超師，也祇能名列於徒弟之位，保師成業，才可得上正果！」

史密爾搖頭曰：「這乃是早已衰朽的天竺之陳論，西天佛鄉都已經變了規矩了，而大唐却還迂守着這班陳規！」

悟空嘆道：「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好在我老孫并不計名份，師也罷，徒也罷，祇要能取回興邦之經，拯得那東土受苦受難衆生，老孫自然心安，畢竟都是東勝神州人。成就了這一番功業，我還是要回我那花菓山定居去也！」

「好！一付入世又出世的清高之氣呀！」史密爾說着就讚揚起悟空來了。

且不說二人談話投機，却說那八戒因聽不懂外語，祇顧低頭吃酒，却不知那英國威士忌和法國白蘭地頗有酒力，不覺頭昏眼花，那小僧雷公一見此狀，忙對悟空說：「豬總管不勝酒力，我扶他回去了，你也快快回去！」說着扶起八戒迤邐而去。

却說悟空與史密爾又飲談了一刻，臨別時史密爾又給悟空幾個遠西經界朋友的地址，祝他們取經事業成功。分手之後，悟空駕起雲頭，徑向驛館而來。



却說悟空正要落下雲頭，却見滿院僧人都列隊於驛院之中，唐僧抬頭看見悟空喝道：「逆孽！你不要再來這裏了，否取我又要唸那咒語。」

悟空不知下面發生了何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祇管按下了雲頭，還沒有跪定，就覺得頭上緊箍圈勒骨入髓，直疼得他滿地打滾地喊：「請莫唸，有話好說！」

階下衆生亦無一人敢勸，直把一個孫猴子痛得死去話來，看看那孫猴子有氣無聲，那長老才住了咒語說：

「你不是要獨取真經嗎？我不要你這無師無父，叛國叛教之逆孽，你也不必在洋人面前糟踐我這『無用的師父』，去吧，去吧！」

悟空好不奇怪，這一番話却是從何說起。原來那雷小僧在大唐時閒着無事，倒也學了幾天洋文，悟空與史密爾談話他能斷斷續續聽懂幾句。當他聽見史密爾言「這等無用無能的師父，保他做甚」的話時，想到自己下妓館鬧禍事，悟空回來必然對師父言明，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反守爲攻，於是乘八戒酒昏腦亂之時，沖撥八戒一起向師父添油加醋地把悟空與史密爾的談話斷章取義，給師父進行了匯報。這一來等於在洋人面前貶了師威，這還得了！

於是唐僧召集了衆弟子，當衆宣佈孫悟空的叛逆、反師、反教之罪，恰恰悟空趕到。

却說悟空在地上掙扎了半天，終於慢慢爬了起來，跪在師父面前說：「師父哇！師父！雖然我孫悟空有了點新教，但那僅是思想而已，我并無心叛師叛國。」

唐僧喝道：「爲師立身教門，叛教還不是叛師？而我又是大唐公認法師，豈敢說不叛國？想你生來就是開骨，天宮曾被你攪亂，還想再亂我東土國民嗎？」

悟空高叫道：「師父不要忘記，徒兒當年雖大鬧天宮，也實是爲那天規地經不平之故。師父可否記得，以後西天取經之時，不正是徒兒忠心耿耿，除妖降魔的嗎？如今，徒兒已是有名有位之人，一味追隨師父取經，實是爲了我東土數億苦難衆生，此去遠西，還有千難萬險，徒兒仍有許多可用之處，望師父三思而後行。」

唐僧閉目合掌道：「取經事業，自有沙僧這樣腳踏實實的好幹部。悟能雖然有缺點，但對爲師還是忠誠的，不似你這無國、無教之徒，去吧，不然我又要唸咒了。」

悟空百般無奈。而那沙僧已不似往年了，當了幾年神道，也從內心自信自己亦可擔負保師取經之重任了，因而見師父逐趕悟空，自然不必多言。至於八戒及那一幫弟子巴不得少了孫悟空，無人監督，正好蒙糊唐僧，因此個個不求情。悟空舉目這取經隊伍，竟是如此不容自己，祇得哭哭啼啼，奔那東土百姓而去。可走而不忍，在雲端裏幾步一回頭地哭喊：「師父！徒兒實無叛國叛師之心啦！」思思想想覺得不能離去，即使暗中保護，也必須讓我這東人取到真經。危難之時，相信爲師他一定還會念起徒兒的……

欲知孫悟空回到取經隊與否？唐僧是否回心轉意及大唐終於取回真經與否，且聽下回分解。（完）

感謝設計者並繼續徵求盟徽

自中國民聯刊登廣告、公開徵求盟徽以來，我們收到不少盟徽草案。現將部份草案選登，請各界評議，如您認為不滿意，可再行設計新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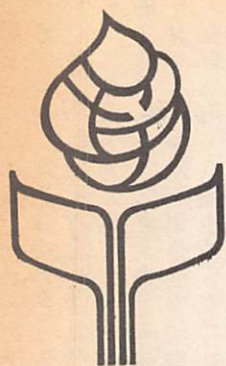
盟徽設計要求如下：

- 一、一定要簡單易記（看第一次後即可重複）；
- 二、體現民族風格；
- 三、體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及多元的精神。

我們向盟徽設計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圖解：雙手捧着民主之花，花由民、主兩字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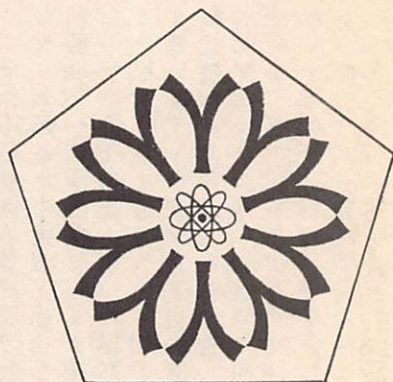
圖解：以中國傳統文字圖為架構，由民、重疊雙中字及兩人字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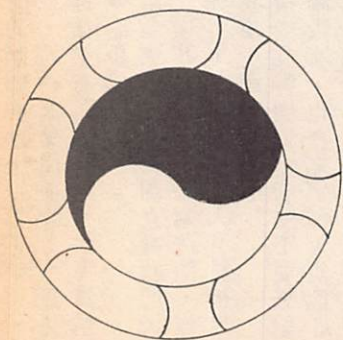
圖解：少象木初生，三少示多元、共存。圓代表中國。全圖為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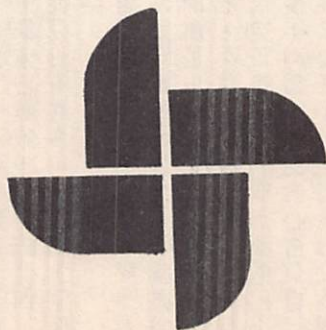
圖解：兩中字重疊，突出的尖角示萌芽的春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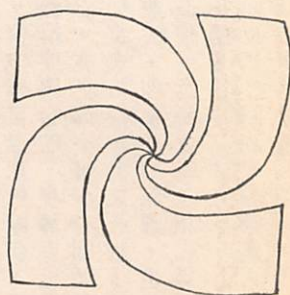
圖解：一切以人為主，十代表衆多。當中標誌示民運與科學不可分。



圖解：五角飛輪象徵多元及運轉不息。軸為陰陽兩極示中國傳統。



圖解：推進器的四翼推動中國達成民聯的四大目標。用藍色設計。



圖解：四瓣代表民聯的四項目標，漩渦示融合，開展為多元的發揮。

優秀作品獲獎・感謝譚純先生

—本刊編輯部—

加拿大溫哥華僑商譚純先生捐出貳千美金刊登徵文啓事、獎勵中國之春優秀作品之舉，鼓舞了作者和編者，提高了中國之春雜誌的質量。

現編輯部在廣泛徵求讀者意見的基礎上，決定廿至廿六期中國之春雜誌中，下述作者獲獎：

1. 二等獎兩名，各獲得六百美元：

(1) 張諱：作品有「巴黎的狂思」等（廿五期）。

(2) 劉田剛：作品有「中國與外國」（廿二期）、「從高薪挖人材所想到的」（廿五期）、「中國科學界不科學的鑒定會」（廿一期）、「節約與消費」（廿期）等。

2. 三等獎兩名，各獲得四百美元：

(1) 肖平：作品為「論官商」和「二論官商」等（廿六期）。

(2) 今之鳴：作品為「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廿三期）。

四名獲獎人，共計貳千美元。獎金滙票及獲獎信即將寄出。

編輯部就評獎的有關事宜說明如下：

1. 我們徵求了不少讀者的意見，大家多認為尚沒有對民運貢獻十分巨大的作品，但較為優秀的作品很多，故決定一等獎缺如，二、三等獎各兩名，讀者及編輯部寄望作者們再接再勵，創造出傑出的大作。

2. 中國民聯總部及各分部全日工作人員（包括中國之春編輯部）的作品也獲得了不少讀者的選票，但這些作者們表示應把獎金發給那些在業餘時間堅持寫作的朋友們，編輯部尊重了他們的意見。

3. 凡本刊轉載公開發表過的文章，不在評獎之例。

編輯部對得獎的作者及作品簡要說明如下：

(1) 張諱：中國居法作家。作品「巴黎的狂思」提出了尖銳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姜敬寬先生曾著專文推荐「巴黎的狂思」（發表在紐約的『華語快報』上）。提出恰當問題是解決問題的開始，張諱起了這種作用。

(2) 劉田剛：中國大陸研究生。他的一系列雜文尖銳潑辣，既針砭時弊，又觸及制度本質問題（如「中國與外國」），深受讀者歡迎。

(3) 肖平：國內民刊「野草」編輯。他關於官商的評述，揭示出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演變，對制訂民運策略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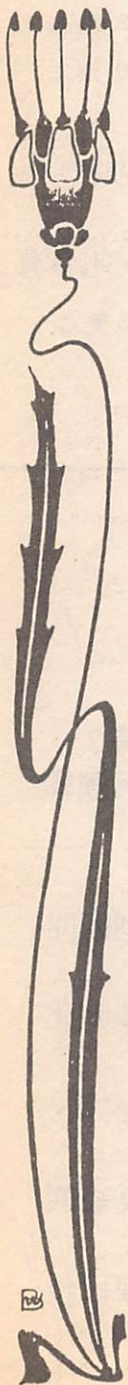
(4) 今之鳴：大陸文革中成長的一代，移民香港。他的專文「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引發出一系列文章，促請了民運人士的反省，對民運起到了促進作用。

中國之春編輯部在此再次向譚純先生表示感謝，向支持、愛護、批評本刊的廣大作者和讀者致意。

我們希望再有熱心的華僑慷慨解囊，舉辦另一次徵文評獎活動。

中國之春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十月一日



優待券 \$3.00 附此券，減少訂費美金三圓，
此券有效期至1985年12月31日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訂 費 (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 關：60 美元 200 港元

普通訂戶：24 美元 72 港元

學生訂戶：18 美元 60 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 **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
272 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Tel: 3-667665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元以上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 中國之春近期徵稿啟事 ○

一、中國之春近幾期專題如下，歡迎撰稿人圍繞這些專題寫稿：

1. 「經濟決定論」的研討：只有先搞好了經濟才能爭取民主嗎？

2. 改革的途徑：進入共產黨內部從事改革的作用與限度；壓力團體及反對派的價值；民主運動的價值；

3. 中國法律制度改革的探討；

4. 留學生專輯（在外學習、生活之體會，回國後的作用及遇到的問題，對留學生政策的建言等）；

5. 多元論的研討（多元論的產生、發展與實踐，中國社會的多元化趨向等）。

二、此外，凡探討中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稿件，不拘形式、內容，均表歡迎。

三、本刊尤其歡迎國內快訊稿及一事一議的短評。留學生園地、文藝園地、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等，都具有特色，請大家投稿。

四、投稿人身份不限，但尤其歡迎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及訪問學者投稿。編輯部對投稿者一律保密。

五、稿酬每千字廿五至卅美元，優秀作品稿費更高。

我也參加捐款行列

讀到美國華僑陳覺文、東南亞華僑黃福瑞的捐款信，久久不能自己。

我是中共立國後六十年代初逃到香港的一個難民，以後經商，小有成績。我曾目睹了大批難民冒着警犬和黨魚襲擊的危險逃亡香港的場面。應該說，香港的繁榮是與大陸難民拼死拼活的工作分不開的。廿多年在港的體會是：只要中國老百姓有自由，他們就會創造一個人間天堂。

可是，今天，香港的自由正在減少，中共對香港的控制越來越大。在中共即將收回香港的形勢下，香港輿論急劇左轉，大批人士開始向共產黨朝貢，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某些人的奴顏和媚骨。不願意屈膝中共者，則設法逃亡海外。真正挺身而出，仗義直言者，又有幾人？哀哉，我中華民族！我們的勇氣哪裏去了？

中國民聯不畏專制的精神感動了我，我準備捐款6,000美金，資助250名中國大陸留學生訂閱中國之春。

已經逃到海外的原香港小商人：林廣凡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

捐款萬圓獎勵留學生訂閱中國之春

我響應美國華盛頓華僑陳覺文的號召，決定捐出美金壹萬圓，資助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免費訂閱中國之春（資助六百名訂閱一年），請留學生寫信至中國之春編輯部，以先後為序。我相信，留學生們將最終動搖現有的專制制度。

我是第三代華僑，祖父為避內亂、災荒、背井離鄉，逃到南洋，後來，事業有了一定成就。我的祖父和父親曾資助過共產黨的革命，希望他們把國家治理好，我也曾對共產黨抱有冀望。直到今年上半年，我回國觀光，看到國內親戚朋友的困苦生活、聽他們訴說三十多年來所遭受到的苦難，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我的同胞為什麼這麼可憐？他們來到世上有什麼罪？尤其令我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僑辦」老爺們崇洋媚外的心態。他們歡迎我們華僑落葉歸根，說老華僑可以得「到百年之後土葬的「優待」，而我在國內的親朋不能享受「土葬」。簡直是莫名其妙！難道國內同胞就不是人？難道他們就低我們一等？共產黨官僚視自己的同胞如草芥，這樣的制度豈能容忍！

我回國走了不少地方，接觸的人當中，百分之九十九不滿專制制度，甚于國民黨時代。看來，世道遲早要變的。

中國之春創刊及中國民聯成立後，我一直在注意着她的發展。她們的表現越來越使我具有信心，她們不同于國共兩黨之處在於——他們崇尚多元，表明包容他人。我覺得，這是中國人民在飽經苦難後得出的結論。不管中國民聯未來的成敗如何，她所揭示的宗旨，代表了今日中國發展的方向。

為了表示對民主事業的支持，除定期捐助中國民聯外，我還決定特捐美金壹萬圓，給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們免費訂閱中國之春之用。

東南亞華僑 黃福瑞

一九八五年七月七日

有一集一，積少成多，遍及各校

徵求大陸留學生通訊錄

親愛的同學和同胞：

自中國之春刊出廣告、徵求中國大陸留學生通訊錄以來，我們收到不少熱心讀者寄來的中國大陸同學名單。但是，讀者反映，有些大學并未印刷完整的中國大陸同學及訪問學者通訊錄，收集全套名單有一定困難。在此我們說明，收集通訊錄的原則是「有一集一、積少成多」。能收集到某個學校全套的大陸留學生名單最好，如果名單不齊全也無妨，提供一兩位也是極為歡迎的。請您告訴我們您所認識的中國大陸留學生、訪問學者的中文姓名及所在校、系即可。有一集一，有二集二，積少成多，遍及各校。您的協助，就是對我們辛苦工作的支持。據反映，有的大陸留學生由于居住地區沒有中文書店，苦苦尋找中國之春雜誌達數月之久。當您讀到中國之春時，要想到，有些您認識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可能正在尋找這份刊物而不知如何獲得呢！

我們為推動收集留學生名單工作而制訂的各項獎勵措施如下：

一、凡寄來包括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名單在內的大學學生錄、中國同學通訊錄者，可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二年；

二、凡寄上二十名以上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地址者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一年；十名以上者，半年；五名以上者，三個月；五名以下者，獲免費贈閱中春簡訊。

三、因學生地址常變，最好寄所在系和教研組的通訊處。
感謝您的協助！

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一九八五年九月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油麻地廟街272號閣樓中國之春書屋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零售價：(美) 2.00美元 (加) 2.50加幣 (港) 6.00港幣

≡ SECOND CLASS ≡
≡ PENDING ≡
≡ FLUSHING N. Y. ≡
≡ ISSN 0735-8237 ≡

T. P. Lee #9511 28-33 (F)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 5